

徐醒民居士講述

妙法蓮華經講記
【二】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法華經之二

目錄

- 廿一、文殊師利·又有菩薩·佛滅度後·供養舍利。又見佛子……………一
- 廿二、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、及諸大士·善男子等……………一九
- 廿三、次復有佛、亦名日月燈明·次復有佛、亦名日月燈明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廿四、時有菩薩·名曰妙光·有八百弟子。是時日月燈明佛……………五一
- 廿五、今見此瑞、與本無異·是故惟忖·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……………六九
- 廿六、佛此夜滅度·如薪盡火滅·分布諸舍利·而起無量塔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廿七、方便品釋品題（第九講表）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廿八、所以者何。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·盡行諸佛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- 廿九、舍利弗·如來知見·廣大深遠·無量無礙·力、無所畏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三十、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·而說偈言·世雄不可量·諸天及世人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目錄

卅一、舍利弗當知·諸佛語無異·與佛所說法·當生大信力	一七三
卅二、佛口所生子·合掌瞻仰待·願出微妙音·時為如實說	一九一
卅三、爾時世尊告舍利弗·汝已慇懃三請·豈得不說·汝今諦聽	二〇九
卅四、佛告舍利弗·如是妙法·諸佛如來、時乃說之·如優曇鉢華	二二五
卅五、舍利弗·諸佛隨宜說法·意趣難解·所以者何·我以無數方便	二三九
附講表	二五五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二）

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

第二十一講

文殊師利。又有菩薩。佛滅度後。供養舍利。又見佛子。造諸塔廟、無數恆沙。嚴飾國界。寶塔高妙、五千由旬。縱廣正等、二千由旬。一一塔廟。各千幢旛。珠交露幔。寶鈴和鳴，諸天龍神、人及非人。香華、伎樂、常以供養。文殊師利。諸佛子等。為供舍利。嚴飾塔廟。國界自然。殊特妙好。如天樹王。其華開敷。

這還是彌勒菩薩在會上代替大眾提出問題，前面是有按照次序的問，現在不按照次序問。問的什麼？問從釋迦牟尼佛放的光，從光裏面見到東方那些國土的菩薩修行六度，從光裏所見的那些法。剛才念的還是問其他那些國土裏面的菩薩還有其他天人，在那些國土的諸佛滅度之後供養舍利，問這個事情。

從文殊師利開始，後面一共有七首偈頌，都是問他方佛土菩薩供養佛的舍利。我們先看第一首：「文殊師利，又有菩薩，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」，這是總說的一首偈子。怎麼說？前面講照見那麼多的佛土，那些佛土裏面有很多佛，那些佛在滅度以後留下舍利，這些舍利就由那佛土的菩薩造的塔，來供養舍利，這是總說的一首。

供養佛的「舍利」，舍利有很多種，不相同的，佛有全身舍利，有分開來的，在荼毘之後靈骨分開來的是碎身舍利，碎是把它磨碎了、燒碎了。除這兩種以外，還有生身舍利，生身舍利是佛他的全部功德感應的那些舍利。還有法身舍利，法身舍利是佛講的法，用文字記載下來的經典，拿我們這世界來講，釋迦牟尼佛講的法，三藏十二部的經文，都是叫舍利，這叫法身舍利。把這些舍利說明白以後，我們就知道為什麼要「供養舍利」。「舍利」還有叫舍利子。普通講舍利有全身舍利、有碎身舍利，舍利子就是在荼毘之後提出來的舍利珠，那是一種，統統說是舍利。無論說那一種，菩薩要學佛，他把佛的舍利造塔來供養。其目的是讓佛的舍利可以繼續來度化眾生，讓眾生看到佛的舍利，自自然然就能發心來學佛。所以他這供養舍利

有不可思議的功德。

接著第二首偈子：「又見佛子，造諸塔廟，無數恆沙，嚴飾國界」。他說又看見他方那麼多佛的世界，東方一萬八千佛土的佛子，就是那些菩薩。菩薩叫作法王子，又叫作佛子，他將來可以繼承佛位，代替佛來弘揚佛法的叫佛子。那些大菩薩「造諸塔廟」，在那些世界裏面，無論那一尊佛教化眾生，那一期的因緣滿了之後，他就涅槃了，涅槃就留下舍利，這些菩薩們就要「供養舍利」。供養舍利在那裏供？造塔廟。塔，我們都知道，印度也造、中國也造，各地方都有這塔的。塔裏面供養是佛的舍利。廟，按照中國講這廟，廟當貌字講，當一個人的容貌講。漢儒講到宗廟的廟，廟當貌字講，為什麼呢？宗廟裏面有祠堂，裏面供的神位代表祖宗，他生前的相貌供在裏面，所以塔廟指的那個，有靈骨、有舍利、有他的相貌。這個造了之後，就供養舍利了。這個塔廟有多少呢？「無數」，說不盡的，「恆沙」，就像恆河沙那麼多，所造的塔廟有恆河沙那麼多。「嚴飾國界」，為什麼嚴飾國界呢？那些東方一萬八千個佛土，每一個佛土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

多少國土，多得數不清。所以恆河沙數國土裏面，為什麼要「嚴飾國界」呢？由於那些塔廟，塔廟造起來，供的是佛的舍利，就這國土來講它是莊嚴的，塔廟把這國土莊嚴嚴飾起來，嚴飾這飾代表各種裝飾。普通人家裏面的裝潢就是裝飾，那是用普通世間粗糙材料裝飾起來的。它這裏莊嚴再加以文飾，這什麼呢，這些塔廟莊嚴嚴飾起來，這個不是普通的裝飾。

「無數恆沙」這是講那些佛土裏面塔廟有無數那麼多。下面開始還是講塔廟，講塔廟這量是什麼樣呢？「寶塔高妙，五千由旬，縱廣正等，二千由旬」。那些世界裏面供養佛的舍利寶塔，又高而且又妙。「高妙」先講有多少？有「五千由旬」，由旬是在古印度那時候計算里程的一個名詞，古時候講軍隊行軍，行軍一天所走的路程那叫一由旬。比如說里程，現在有公里、華里，里程不一樣的。不管里程是大是小，你要知道軍隊他一天能夠走的幾十里、或者五十里、或者多少里，以這多少里為一由旬。在古印度一般講一由旬叫三十里，在佛經裏面通常講十六里。十六里，在台灣說起來十六里也很長，這叫一由旬。「五千由旬」，五千由旬十六里，五千個

十六里，你看看這個有多麼高。當然他這裡不見得指的我們一公里計算，這裡他方世界有長的有短的不一定，不管怎麼講，五千由旬這是很高了。「縱廣正等」，縱廣是橫豎，東西南北來講它是正方形的，這個有「二千由旬」，這個是講塔廟它的高度，四周有多少，佔多少面積。這講塔它的量是分量。

接著講塔廟，塔廟外面看起來的相貌，它的形相，那形相是怎樣的，比如說：「一一塔廟，各千幢幡，珠交露幔，寶鈴和鳴」，我們講這塔的形相。

前面講那麼多的塔廟，就像恆河沙那麼多，數都數不清叫無數。無數塔廟，每一塔廟從外形看起來，怎麼樣呢？「各千幢幡」，幢幡是一個旗子，旗子有旗杆，旗杆頂上，用種種寶珠安置在旗杆頂上，再用種種好的絲織品、布帛把它裝飾起來，放在杆頂上叫「幢」，再由杆頂上用好的綢布一條一條垂下來叫「幡」，叫「幢幡」。每一個塔廟幢幡有多少呢？千幢幡。一個塔廟就有一千多種幢幡在那裏裝飾。「珠交露幔」，「珠交」就是用那些寶珠把它貫穿起來，貫穿起來成為什麼東西呢？「露幔」，「幔」是帳幕那一類的，帳幕是用珠交織而成。這露幔什麼呢？露幔在外面，

在「幢幡」外面的叫「露幔」。這是講塔的一層一層，又是幢幡，又是露幔，那樣把它「嚴飾」起來。這個「和鳴」是什麼呢？「寶鈴和鳴」，寶鈴和鳴就是那些幢幡、珠交露幔上面都有寶珠，寶珠在那裏有鈴子在和鳴，互相在搖動的時候，發出那種音聲出來。那個音聲是非常好聽，就像最好的音樂在那裏演奏出來，這叫「和鳴」。無論是天上的梵音，或是人間最好的音樂，中國古時候來講叫國樂，古時候最好聽的音樂是舜帝的韶樂。那些樂就是和鳴，非常和諧。凡夫眾生一聽到和鳴、和諧的音樂一演奏起來，人身體的精氣神，自自然然和諧流暢在那裏運轉，心理方面自然淨化，雜念就消除掉，所以寶鈴一和鳴就等於聽佛法一樣。

接著這首偈：「諸天龍神、人及非人，香華、伎樂，常以供養」，這首講的跟上面不同。上面文殊師利，下面一句又有菩薩供養，這裏講到寶鈴和鳴，下面是講「諸天龍神」，這不是菩薩的。而是天道那些天人，還有龍神、人以及非人，這是天龍八部，天龍八部他來供養。他用什麼供養呢？「香華伎樂」，用種種香華、還有種種演奏的伎樂。「常以供養」，常是不間斷的，經常的用香華伎樂來供養那些佛塔。

最後這兩首：「文殊師利，諸佛子等，為供舍利，嚴飾塔廟，國界自然，殊特妙好，如天樹王，其華開敷」。

這裏講彌勒菩薩又稱呼文殊師利菩薩說了，「文殊師利，諸佛子等」，那些世界裏面的菩薩們，為了供養那些世界佛涅槃的舍利，「嚴飾塔廟」，用種種寶物像幢幡珠交露幔等等來莊嚴塔廟。「國界自然」，國界是那些國土，凡是一個世界有他的國家，這個國、那個國都有國界，那些國界自自然然就是「殊特妙好」。殊特，「殊」是與普通不相同，「特」是特別，特別的妙好。為什麼特別妙好呢？就是由於塔廟供養的是佛的舍利，又加上種種寶珠等寶物嚴飾塔廟。有這些塔廟，凡是在那一個國家裏面，那個塔廟愈多，這國界自自然然妙好，還不是普通妙好，是特殊的妙好。這個可以拿我們世界，作個比較來看看，比如我們到那一個風景區遊覽，遊覽的時候看風景，這風景好是好，國內國外看的風景再好，那個地方沒有一個特別景點，就是沒有深度。我們中國古時候講名山大川，古時有一句，一般都講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」。凡是名山，山上都有寺廟，中國來講四大名山，那是四尊大菩薩的大道場，

還有十大祖師道場。要去遊覽風景，不是去看風景，而是去看那些道場。還有那些風景地方有塔，一看這不得了，所以我們這個世界如此，其他的世界也是如此。風景特別好，是因為有塔廟、有道場在那裏。所以這裏講供的是舍利，「嚴飾塔廟」，國界自自然然比一切都特殊妙好。

後面這兩句拿東西作比喻，這「殊特妙好」，妙好像什麼樣子，下面就說：「如天樹王，其華開敷」，就像天樹王的花一開放，就那樣妙好。天樹王印度文叫作波利質多羅，波利質多羅樹，這樹有多高呢？有五百由旬那麼高。它的樹枝、樹葉分布出來有五十由旬，樹的高度有五百由旬。開的華結的果，華也香結的果也香，也是徧布到五十由旬。這樹一開花一結果，比如說我們這一洲以須彌山作中心，在南邊的這一洲叫作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的天樹王一開華一結果，南瞻部洲其他的樹也開華也結果，因此叫樹王，是樹中之王。這樹就我們世間來講，它在忉利天，梅檀香我們這世間也有，不限制在忉利天，天樹王是在忉利天的樹。當天樹王華一開，周圍那麼大的範圍一片香氣，那香是我們人間體驗不出來的，比不上的，拿那個比

喻佛塔可見其特殊妙好。

接著這幾首頌是請文殊師利菩薩答復一些疑問，請看經文：

佛放一光。我及眾會。見此國界種種殊妙。諸佛神力、智慧希有。放一淨光。照無量國。我等見此。得未曾有。佛子文殊。願決眾疑。

第一首，「佛放一光。我及眾會，見此國界種種殊妙」，這一首是講我們世間。釋迦牟尼佛從眉間白毫放一道光，照見東方一萬八千佛土。參加法會的這些大眾，我們藉著佛放的光看見此國界，「種種殊妙」。我們看見此國界這還是指我們世間的，從光裏面看見這些，「種種殊妙」是什麼呢？殊妙指的前面六種瑞相。這六種瑞相平常沒有看到，由於佛放的光，藉著這個光，我們才看到前所未有的瑞相。

第二首偈頌：「諸佛神力，智慧希有，放一淨光，照無量國」。第一首說我們在會上那些大眾，從佛放光看見我們世間六種瑞相，前所未見，現在放這光看到了。不但如此，從佛放的光，照見東方一萬八千佛土，那些佛土裏面，每一佛土裏面都

有佛，那些佛也都放光。那些諸佛指的是那些世界的佛，他們都有神通道力。有神力就有智慧，這智慧是希有的。希有就不是普通的，那種希有智慧神力放的光是淨光，清淨的光，這清淨光是跟釋迦牟尼佛眉間白毫光是一樣的。他們每一個世界每一尊佛，就用他們的神力、難能希有的智慧，放出淨光出來，這種淨光照無量國，不只是一萬八千了。釋迦牟尼佛的光照見一萬八千，一萬八千裏面，每一個佛國土裏面每一尊佛又放光，推演起來是無數的，那光照見無量的國土。

從這裏我們可以想像到，現在科學家，你叫他講天文學，在太空裏面探索那些星球，究竟宇宙有多麼大，宇宙裏面的世界有多少？他永久也探測不到，為什麼呢？現在科學家都是凡夫眾生，心量有限。你要把宇宙探測到究竟，必須要成佛。成佛以後，這法身也就是真如本性，全部把它開發出來了。那無窮無盡的世界都在他本性之內，他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我們沒到成佛地步，行菩薩道來學佛，學佛相信聖言量，佛講的話，我們就照著佛的話去相信，這我們就得了智慧。這智慧不是佛的真智慧，是從聖言量得來的相似智慧。這相似的智慧不得了了，能夠深信佛講的宇宙

世間，讓我們心量就放開來，你心量放開有多大你智慧就有多大。所以在《華嚴經》講這世界重重無盡的，這裏講的就是重重無盡的世界，我們心裏一想到世界重重無盡，那我們在世間，為什麼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？爭奪一點點什麼呢？說不出來的渺小。而且為了爭奪一點點小小名利，妨礙了成佛的大事情，妨礙了生死的大事情。這樣一想，我們心量只有放開，不要計較世間那些事情。

最後這一首偈子是要請求文殊師利來解答：「我等見此，得未曾有。佛子文殊，願決眾疑」。「我等」就是我們在法華會上的大眾，「見此」，見到什麼呢？一方面是靈山會上我們世界的國土，佛一放光，我們看見這裏的六種瑞相。再由佛放的光，看見東方一萬八千那些佛土，又有那麼多的光，也有六種瑞相。這些我們過去都沒看過的，沒看過指的什麼呢？《法華經》按照天台宗講五時說法，是第五個時期，最後一個時期。第一個時期是《華嚴經》，然後有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這以前都聽過的。以前雖是聽過的，但是一直到現在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放這光，才把六瑞看清楚，這個世間，他方那些世間，這些以前都沒看過。既是都沒看到過，

大家心理就有疑問了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所以後面就說了：「佛子文殊」，法王子文殊，「願決眾疑」，願意把大家心裏所存的疑問請你來解答，解決這個疑問。

彌勒菩薩是這樣啟請，但是文殊菩薩他是不是馬上解答呢？心裏感到很為難。你那樣啟請是不錯，在法會上大眾都有疑問，看這樣特殊這樣好的瑞相，大家心裏有疑問是不錯，但是我應該怎麼解答法呢？文殊心裏一想感覺很為難，沒有說出來。沒有說出來，彌勒菩薩，這些大菩薩這是不得了，不必說出來，心裏有什麼意思，心裏一動他就知道了。請看經文：

四眾欣仰、瞻仁及我。世尊何故放斯光明。佛子時答。決疑令喜。何所饒益、演斯光明。佛坐道場、所得妙法。為欲說此。為當授記。示諸佛土眾寶嚴淨、及見諸佛。此非小緣。文殊當知。四眾龍神。瞻察仁者、為說何等。

第一首偈子就看了：「四眾欣仰，瞻仁及我，世尊何故放斯光明」。在彌勒菩薩

一啟請「願決眾疑」的時候，文殊菩薩心裏一想，想什麼呢？你來請我替大眾解答這疑問，你是這樣講，但是在會那些大眾，那些大菩薩還有很多這些人，他們不是真的有疑問？你說有疑問，你一個人提出來，其他有沒有疑問，不可知。既然還沒有明瞭在會大眾是不是都有疑問，你要我解答，人家若真正有問題，正好替他解答，他如果沒有疑問，或者只有一部分有疑問，那叫我怎麼解答呢？文殊菩薩心裏有一個難題在這裏。

經文就是這樣的，祖師若沒有注解出來，憑著我們自己看，你把經文每一個字都認得，看也看不明白。祖師注解就把經文文字以外的意思，他都注出來了。剛才講的文殊菩薩心裏感覺為難，那個意思這裏沒有。這裏沒有，但是含義有，含義在那裏呢？四眾。文殊菩薩想，彌勒菩薩你請我解答，是不是在會四眾，都包含所有大眾呢？他們是不是如你所講都有問題，所以在這裏彌勒菩薩講「四眾欣仰」。四眾欣仰在靈山會上四眾弟子，大眾都在欣仰，發歡喜心，看見這瑞相，仰是仰望。仰望誰呢？「瞻仁及我」，瞻仰你，仁者指的文殊菩薩，這四眾都在仰望瞻仰你仁

者，還有及我。及我什麼？希望我代表他們那些大眾請你來解釋這疑問。解釋疑問什麼？問的「世尊何故放斯光明」，釋迦牟尼佛什麼原因放出這樣的光明，從白毫放這樣光明讓我們看到這些瑞相？四眾就這樣出現，根據文殊菩薩心裏所想的，四眾都希望我向你提出啟請。

第二首偈子：「佛子時答，決疑令喜，何所饒益、演斯光明」。這個「佛子時答」，這是怎麼出來的呢？當彌勒菩薩講四眾都在希望我代表他們，請你解答的時候，那文殊師利菩薩又起第二個感覺為難了。他感覺為難什麼呢？既然在會四眾都有這疑問，可見這問題不好解答。那麼可不可以請佛、等到佛出定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在定中放光，他入了定了，從眉間放光。文殊菩薩意思說，大眾都有同樣的疑問，這疑問問題很大，那應該等佛出了定，請佛自己來解答這問題。因此文殊菩薩心裏一動，有這感覺為難的時候，彌勒菩薩就說了：「佛子時答」，你不要等了，不要等佛出定，現在就趕快即時解答這些問題。「決疑令喜」，就不必等佛出定了，你現在就是替大眾解決疑問，解決這疑問之後，讓大家都發歡喜心，這個歡喜心就是大家都想要知

道的，「何所饒益演斯光明」。將來大家等到你把這疑問都解決以後，才知道我們看見佛放光，見到這瑞相，我們大家得到很大的利益。饒益是很豐富的利益，才有這樣的光明，不必等了，現在就請你來解答。

文殊菩薩聽到彌勒菩薩這樣說的時候，他心裏就想：你要我解答這大的問題，我們兩人都還沒成佛，這個大問題要到成佛的時候才知道。現在我們兩人都還沒成佛，要推測佛的意思，把佛的意思推測到了才能解答，我一個人辦不到，我們兩個人商量，我們兩個人研究研究之後，才可以解答這問題。

文殊菩薩心裏這麼一動，彌勒菩薩又知道，下面就說了：「佛坐道場、所得妙法，為欲說此，為當授記」。你心裏所想的，我也正在想，正在想什麼呢？「佛坐道場」，就是佛要說的「所得妙法」，佛在道場裏面入定放光，他就是為了要得這個妙法，就是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說這大經的意義了。「為欲說此」，說這個妙法，「為當授記」，除了說這個妙法，還要說那些人那些菩薩將來怎麼成佛授記。佛心裏所想的要我兩個人研究，我心裏也這樣想。佛在這裏放光，一者要說妙法，一者在這法

會上要授記。

文殊菩薩一聽彌勒菩薩這麼說了，他心裏又想既然你想出來，這兩個問題一個說妙法，一個是授記，已經解答了，還要我說什麼呢？這是文殊菩薩想著這麼一個題目來了。接著針對文殊菩薩這心理，彌勒菩薩又說了：「示諸佛土眾寶嚴淨、及見諸佛。此非小緣」。他說我們世尊放的光，來顯示讓我們看到諸佛土，東方那些佛土，而且又是「眾寶嚴淨」，指的前面那一段講的「及見諸佛」，又看見那些國土的佛。「此非小緣」，這不是小的因緣。這是希有的，這種因緣是大因緣。而且我前面還沒決定，只是「為欲說此，為當授記」之疑，心裏還有不定，還有正在疑慮、猶豫的文辭。意思就說，非你說不可了。

最後這一偈經過前面四首偈，彌勒菩薩就針對文殊菩薩感覺為難的時候，四首偈都講了，文殊菩薩沒有這心理，非解答不可了。所以最後結論：「文殊當知，四眾龍神，瞻察仁者，為說何等」。文殊菩薩你應當知道，我們在這靈山會上的四部眾、還有龍神、天龍八部都在瞻仰觀察仁者，仁者就是指文殊菩薩，都在瞻仰來等

候你。「為說何等」，請你解答這些問題，佛放光為的是什麼？「何等」指的包括那些瑞相，此地的瑞相，他方佛土的瑞相，將來要說那些大法。

看這經文我們也許有這樣的想法，這兩尊大菩薩提出問題，文殊菩薩為什麼不乾脆馬上解答呢？一層一層有感覺為難，還要一層一層啟請呢？這就是中國學問講「尊師重道」。你要請一個高明的老師、善知識，你向他求學，隨隨便便的，老師好像很慈悲，好，我來告訴你，那樣隨便請隨便的講話，不當一回事，那學不好的，必須一再慎重、顯示問題的重要。講出以後，這還是序分，把這問題解釋以後，才感覺到大法不是那麼容易遇到的，解答問題不是這麼容易的，讓人家要起歡喜心，希有難得心，在這裏是讓我們先了解這個道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二十二講

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、及諸大士·善男子等·如我惟忖·
今佛世尊欲說大法·雨大法雨·吹大法螺·擊大法鼓·演大法義。

這是接著前面彌勒菩薩請文殊師利菩薩解答問題，前面那些問題在偈頌裏面都說了很多，說完以後，現在就是文殊菩薩準備答復彌勒菩薩所提的疑問了。我們現在看經文：「爾時文殊師利」，「爾時」，是前面彌勒菩薩提出疑問，請求文殊菩薩解答的時候，這話說完了，這個時候「文殊菩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」，「語」是告訴，告訴彌勒菩薩，摩訶薩是大菩薩，還有「及諸大士」，這些都是法身大士。告訴他什麼呢？善男子，稱呼彌勒菩薩「及諸大士」們，你們這些善男子，「如我惟忖」如同我，「惟」是思維，「忖」在心裏面這樣想，心裏忖度，心裏在那裏猜度的意思。「如我惟忖」，我心裏這樣想，也就是思量的意思。我思量什麼呢？從過去到現在，我想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」。「今佛世尊」是指釋迦牟尼佛，「欲」，正要想說大法的

時候，「雨大法雨」，下面這幾句話，就是把後面要講的作個總題要，把它說出來，有這幾句。

先說「欲說大法」。欲說大法是答復前面問的，佛要說法的時候，就有那些很多瑞相。過去很多佛在說這部經，這部經含有無量的意義，無窮無盡叫無量義，說無量含義的大經。以前所講的權、方便的法門，到這個時候要說本來的本意了，開權顯實，過去佛是如此，現在佛也應該如此。所以要說大法之前放光現出這些瑞相，這是要說《法華經》了。從前講的各種經，都是方便的講法叫權、權說。在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要講實，真實的說，開權顯實了。現在「世尊欲說大法」也應該如此。

怎麼叫開權顯實呢？就天台宗講釋迦牟尼佛說法分五個時候，第一個時候就是《華嚴經》，然後第二是阿含，第三是方等，第四是般若，《法華經》是第五個時候。在第五時以前，如果拿《法華經》來對照的講，前面講的那些法，那都是權說，說了很多，意思很多。現在開權顯實，實就是《法華經》後面講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只有一乘，就是真實大法，《法華經》是實法。這實法就是把無量的法門

歸於一乘的實法，這就是大法。

「雨大法雨」，「雨」就是下雨、落下來的。大法雨就解釋前面問的天雨的華，從天空落下來的，雨是落，落大法雨，這是前面落華的瑞相。這種瑞相，在過去諸佛說大法的時候，天空都會落下那麼多的花，花前面講過了有四種花，小白花、大赤花、小赤花、大赤花，赤是紅色的，四種花。四種花代表是表法的，你要成佛修菩薩道，菩薩道要一步一步的修，他的程度，一步一步往上進步的，有十住位、有十行位、十迴向位、到了十地位。四種花代表四十個菩薩道所修行的，一步一步往上升的階位。

「吹大法螺」，大法螺，這螺在印度常常用的。我們中國過去在作佛事也常用，海裏撿的很大的螺，小的螺我們看過了，大的很大，吹起來聲音傳得很遠。用在佛法上面，聲音一吹很遠就能聽到叫做法螺。這個法螺，是解釋前面大眾一看佛放光等等心裏歡喜，四眾弟子一看瑞相都歡喜，如同聽那法螺，一歡喜，心裏都振奮起來了，有這個意思。四眾弟子一振奮的時候，對於佛講的法，心裏都歸向一乘法。

講這教、講這理，講修行的方法、得的果位。修法的人，都是歸到最高的境界叫一乘法。這就是聽到法螺，心裏這麼一改，原來方便法就改為一乘法。

這些都是根據上面講的「如我惟忖」，如我惟忖就是文殊菩薩講我心裏這麼想、這樣思量。過去的諸佛都是這麼說的，「吹大法螺」聽眾心裏就改了。現在「今佛」，釋迦牟尼佛他放光，也是像過去佛一樣「吹大法螺」，在會大眾心裏都這樣提升自己的境界了。

接著講「擊大法鼓」，這一句是答復前面彌勒菩薩問地在震動的瑞相。地在震動就是講過去諸佛在地一動的時候，就破了無明了。他想現在釋迦牟尼佛也有地動，地動這就是「擊大法鼓」來解答。擊大法鼓，這鼓，在樂器之中這鼓一敲，一擊鼓心裏就震動起來了，代表地動。那麼一震動，不是我們普通的凡夫眾生，聽到鼓聲心裏一震動、振奮而已。就法華會上來講法鼓一擊的時候，在場菩薩就能破無明的，無明一層一層就能破得掉的叫「擊大法鼓」。

「演大法義」，這是說過去諸佛要說大法意義的時候，他怎麼呢？也從眉間白

毫放出那個光，放出光的時候，就說《法華經》，這是過去諸佛在說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從眉間白毫放那光明。過去諸佛如此，現在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從白毫放這光，這種瑞相，文殊菩薩說我想世尊也應該要說《法華經》了。

上面這一段，文殊菩薩「如我惟忖」，如我惟忖是我心裏想是這樣的，我自己心裏猜測，這樣想是如此。接著呢？把曾經看見過的說出來：

諸善男子。我於過去諸佛。曾見此瑞。放斯光已。即說大法。是故當知今佛現光。亦復如是。欲令眾生。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故現斯瑞。

文殊菩薩就說「諸善男子」，就稱呼彌勒菩薩以及靈山會上那些大菩薩們。他說：「我於過去諸佛」，我在過去「諸佛」，很多佛，文殊菩薩久遠劫以來經過的佛實在太多了。「我於過去諸佛」，在那些佛那裏「曾見此瑞」，我曾經見過這個瑞相。就在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放光等等這些瑞相，「我於過去諸佛」那裏曾經見過此瑞

的。看見諸佛放這樣的光，瑞相一共有六種。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放有六種瑞相，他這裏只拿放光的一種作代表。他說我過去看過諸佛瑞相，「放斯光已」，放像世尊這樣的光，眉間白毫放的光。「放斯光已」，已，放完這光「即說大法」，光放出來以後接著就說大法。

「是故當知今佛現光，亦復如是」，古時候諸佛他曾經見過的，放光之後就說大法了。以古時候的來證明現在釋迦牟尼佛也這樣放光，所以應當知道，由此知道。「今佛現光」。「今佛」指的釋迦牟尼佛，現在放出的光，顯出的瑞相「亦復如是」，也要說大法。

「亦復如是」是指的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今佛現這光，他想要使得眾生，「令眾生」就是使得眾生，「咸得」大家都可以「聞知」，聞知是能夠聽聞這個法。知呢？更能夠了解這個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難信之法就是《法華經》講的這個大法，講成佛這個法。成佛那麼容易嗎？把前面五個時期講的法現在歸到這裏一乘法，講最高的義理，萬法歸於一了。這是很不容易了解的，叫難信

之法，在這裏叫大家都能夠聞而且知道這種難信之法。

「聞知」這兩個字，經文裏面簡單講就「聞」到這個法。「知」就是了解，但是這聞法的人根器有利有鈍。「聞」，古時候名詞叫做信行。信行是相信這法能夠照這樣修行，對於鈍的根器來講，他到這個程度。「知」呢？指的法行，法行是什麼呢？一聞到佛所講的法，就能照這法去修行的就知，一聞這法馬上開悟這是知。聞是相信，程度有淺有深。在這裏講，無論是聞、無論是知，對於世間一切難信之法都能夠信。

因為剛才講，為了要使眾生聞知這樣難信之法，過去諸佛現的光，使得那些聞的人、知的人都能信這個法。現在的佛「亦復如是」，也是希望無論鈍根器、利根器，都能信這世間難信的大法。「故現斯瑞」，所以現出這樣的瑞相。瑞相一共有六種，拿放光一種來代表六種瑞相。

文殊師利菩薩講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呢？凡是成佛的人，他到世間來說法就說一個道理，原來在前面的時候，分作幾個時期說那些方便法，到最後都要歸到一乘法，

這叫「佛佛道同」。過去佛如此，現在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。從這裏我們了解，我們現在是末法時期了，什麼叫末法時期呢？佛法本來沒有正法、末法之分，就是學佛的人他的心裏隨著時代在轉變。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的人心非常純粹，到後來慢慢轉變，才有正法、有像法、有末法，是因為學的人學習態度不相同。現在末法時期，往往拿佛法來遷就世間法，比如說世間法作學問的人講考據，過去講的道理現在能不能適用。就拿儒家經典來作比喻，舉個例子說，孔夫子叫人家學禮樂，講修行工夫要敦倫盡分、要講五倫，現在人想法不是如此。現代人說在這個時代還講什麼五倫呢？事實上五倫早就摧毀掉了，大家都講競爭，你還講禮讓，這行不通，這就是孔夫子學說到了末法時期。但是我們研究，孔夫子叫人家講五倫道統、講究禮讓，這個時候要不要？愈是在這時候愈重要。你要挽救現代人倫常往下沈，必須講究禮讓、講究敦倫盡分。所以孔子這個法，沒有正法、像法時期。同樣道理，佛法也是如此，法的本身沒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而是我們學佛的人心理一天一天變壞了。我們今天讀了這一段經，文殊菩薩就是現身說法，他曾經看見過去諸佛是這樣說法，現在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，也是這樣說法，沒有古今之分，「佛佛道同」。

我們可以想到，我們在今日學佛了，千萬不要學現在人學佛的那種態度，研究這個是不是佛說的，那個是不是佛正法時期講的法，現在是不是又有另外一個講法，不可以，這種態度是不行的。我們研究經典，就把祖師注解的經義，原來的意思要看明白。修行的時候，就要照經文的原意去修。

這個是前面講的，概略舉出來，他看見諸佛放光現瑞，再比照現在釋迦牟尼佛也是應該如此。下面再詳細講，我們看經文：

諸善男子。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。爾時有佛。號日月燈明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

這一段詳細舉出來文殊師利菩薩曾經見過的，包括前面那一段，注意「過去」這兩個字。這裏講「如過去無量無邊」，對照前面彌勒菩薩問的，彌勒菩薩是根據釋迦牟尼佛放光，照見東方一萬八千佛土那些瑞相，就眼前空間所見的。那文殊師

利菩薩答復呢？就時間這方面來講，時間有過去、有現在、有未來，把問與答兩者合起來看，彌勒菩薩雖然問的是空間，文殊師利菩薩答復的卻是時間，整個說起來是整體無窮無盡的世界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佛都是如此，首先要明瞭這個道理。

文殊師利菩薩接著又說「諸善男子，如過去」，例如在過去，指過去的時間有多麼長遠呢？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」，這很難算，「阿僧祇劫」這劫字是時間，阿僧祇是一個數目。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無數的，或無央數的，央當盡字講無盡的數目。無盡的數目不是說不可以計算，是可以計算的，無央數在印度它是很大的一個數目字。大的數目字計算，阿僧祇，它要怎麼計算法呢？它是萬萬，兩個萬，萬萬作億。億是計算個拾百千萬億，億後是兆，它這計算是萬萬為億，萬億為兆，先把這定住。就以兆作一個計算單位，一個阿僧祇是一千個萬萬萬萬、萬萬萬萬兆，這是可以計算出來的。但這要大數學家才能夠計算，我們一般人計算不到一半就疲倦了，就計算不下來。它以兆為單位。兆呢？一千萬萬萬萬、萬萬萬萬兆，這是一個阿僧祇劫。這個阿僧祇劫還不算，還有上面的，「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

祇劫」，「無量無邊」，這個在印度也是數目，多得不可思議那麼多的阿僧祇劫。時間那麼長遠，我們普通人算不出來那麼長的時間。

在那麼長遠的時間，「爾時」就是那個時候，「有佛」有一尊佛，「號日月燈明如來」，他的號叫日月燈明，「如來」就是指的日月燈明佛。「日月燈明」，他有含義的。日呢？就是天上的太陽，月是夜間的月亮，沒有月亮的時候那就不用燈來照明的。這個有表示意思，太陽表法是智慧，月亮表法是定功，有智慧有定力，燈明就是燈照出來。前面講日月，智慧與定功是自己修行工夫所得的自受用。燈明，點燈是照亮別人，教化他人的。「日月燈明」是這尊佛他的德，「日月」表示他自己有定功、有智慧，是自己有的；「燈明」是教化他人的功德，叫「日月燈明」。

「日月燈明如來」是指這尊佛他個別的名號，後面有十個號，那是一切佛都有十個號，叫通號：「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」，每尊佛都有這十個通號。普通的，那一尊佛都有十個號，「日月燈明」是別號。這個通號，每一個號都可以按照天台宗四教來解釋，藏通別圓，

境界一層比一層高，這就不必講了，講了佔的時間太多。接著講佛說法，請看經文：
演說正法。初善、中善、後善、其義深遠。其語巧妙。純一無雜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為求聲聞者、說應四諦法。度生老病死。究竟涅槃。為求辟支佛者、說應十二因緣法。為諸菩薩、說應六波羅密。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成一切種智。

這一段是講過去的諸佛「演說正法」，他們那些佛在開始也是先說方便的法門，叫權教、權法，到後來也要說正法了。把權教方便法開示出來，顯示一乘法，就是開權顯實。原來佛說的法有教儀，而教法有頓法、有漸法。頓法對利根說的，沒有次第，漸法是逐漸逐漸來修持。開權顯實以後，都把它歸於說是非頓非漸，頓漸名稱都不存在了，這是一乘法。過去佛，文殊師利菩薩是看過的，現在呢？他說世尊，釋迦牟尼佛，在光裏面所見到，過去佛與現在佛說的法，也應該相同的。

現在我們看「演說正法」，是說頓法，頓不是漸修的。初善、中善、後善三種

善就講頓教，頓教是一乘法，頓教不是跟漸教相對的。講實質上的頓教，他有什麼呢？「初善」就是教法的序分，「中善」是正宗分，「後善」是講的流通分，這三段。這種頓教法，無論是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都善，所以初、中、後都是最善的。善什麼呢？「其義深遠」，它的意義深遠是什麼呢？既深又遠。既是又深又遠的話，修小乘的聲聞緣覺他們沒辦法了解。小乘不能了解的，但在靈山會上二乘也有，他要發大心、發菩薩心，他就能了解。如果不迴小向大的話他是不能了解的。

接著這一句「其語巧妙」，其語巧妙指的頓教經文，比如說我們現在學習的《法華經》的經文就是「其語」，《法華經》的經文就是把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言語記載下來，這經文很「巧妙」。巧妙是什麼呢？直接把很深很遠的意思說出來了，這些發心的菩薩，一聽的時候心開意解，這叫「巧妙」。普通人你參與這一會雖然沒到這程度，但是要發大心。今日之下我們還是凡夫眾生，我們憑什麼學《法華經》呢？我們了解這個之後，心量要放開，放得無窮無盡，就空間來講就像佛放那光，照東方一萬八千個佛土。文殊師利講時間，過去現在未來整個時空合起來，就有那麼大。

我們心量就要放大，放開之後，雖然我們境界沒到那程度，根據經文，我們就能得到受用。對於經的意思就能明白，這很妙，各位可以試試看。

「純一無雜」，純是最純粹，一是指的頓教這一乘法。無雜呢？其中不參雜二乘聲聞緣覺那種程度的，沒有參雜不同的教理，純粹是頓教法門。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，這是圓滿具足了。這表示頓教，對於其餘的教來講，其餘的教不是圓滿的，頓教才是圓滿的叫「具足」。天台宗拿前面那些教法都叫半字教，這是什麼呢？藏教三藏教，三藏教叫半字教。後面通教、別教、圓教叫滿字教。這裏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，這是頓教的滿字法門滿字教。「清白」這兩個字表示頓教、表示中道法。不講一邊空、一邊有，不講那個，不講二邊的，這叫中道，這是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。講到「梵行」是頓教，由頓教起的無緣大慈的那種教法。

前面從「演說正法」到「梵行之相」，這是文殊師利菩薩，他看見過去諸佛講的頓法，跟現在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是相同的。

再下來就講諸佛跟釋迦牟尼佛是一樣的，講過華嚴之後再回過頭來「為求聲聞

者，說應四諦法」，苦集滅道四諦法，為聲聞人講這個法。講四諦法是「度」化聲聞的人，「生老病死」一直到「究竟涅槃」。「為求辟支佛者，說應十二因緣法」，為求辟支佛，二乘的中乘，他說十二因緣法。

「為諸菩薩，說應六波羅密」，大乘菩薩法說六波羅密六度法門。最後「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種智」。要使得以前所講的那些法，到最後都要開權顯實，都要得到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就是無上正等正覺，菩薩法證到佛果了。證到佛果，換成中國的意思是至高無上的正等正覺，成佛才是這樣的境界。最後成就「一切種智」，就是佛的智慧。

前面講華嚴，中間又是二乘、又是菩薩，最後都要讓他們得到一切種智成佛，什麼道理呢？祖師就注解出來了，凡是根器不等的，到了最後佛都是用循循善誘的方便法，三藏教也好、通教也好、別教也好，那些種種的方便法。比如說在《華嚴經》裏面，頓法兼帶別教法，《華嚴經》裏面有頓法、有別教的菩薩法叫「兼」。到了第二時期講《阿含經》，說的三藏教法這叫「但」，但說，其他不說，但說三藏教

法。到了第三方等時期，拿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四教，彼此對待的來講，這叫「對」，相對講。到第四般若時期，以圓教法加帶藏教、通教、別教叫作「帶」。所以在前面那幾個時期，都是叫「兼」、「但」、「對」、「帶」這種種方便法，到最後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把那些方便法成就，都成熟了，都開權顯實了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叫大家都能成佛，成就一切種智。

第二十三講

次復有佛、亦名日月燈明。次復有佛、亦名日月燈明。如是二萬佛、皆同一字。號日月燈明。又同一姓。姓頗羅墮。彌勒當知。初佛後佛。皆同一字。名日月燈明。十號具足。所可說法。初中後善。

這就是因為前面彌勒菩薩看見佛放的光，照見一萬八千佛土裏面那些諸佛說法，種種瑞相，來請文殊菩薩解答疑問。文殊菩薩舉出來了，他曾經看過古時候那些佛。古時候佛分成三類：一、先提出一尊佛，然後有兩萬佛，最後再提出最後的佛。前面一尊佛是日月燈明佛，已經舉過了。剛才念的「次復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」，第二中間舉出二萬佛。

彌勒菩薩是就光裏面照的，釋迦牟尼佛放光照的空間方面。文殊菩薩是就時間過去的佛，這兩者一個是空間、一個是時間，整體來說十方三世佛，佛佛道同，表示這個意思。就是十方三世佛，無論那一個佛土的佛，無論什麼時候的佛，最後所

講的都是《法華經》，表示這個道理。

經文一看就好明白了，「次」就是其次，指的前面舉的「日月燈明佛」。日月燈明佛後來其次復有佛，又有佛亦名，也叫作日月燈明。再說「次復有佛」，「亦名日月燈明」，「如是二萬佛」，兩番講代表兩萬尊佛。這兩萬尊佛「皆同一字」，都同一個字，「號日月燈明」，這經文講皆同一「字」與「號」，這兩者是一個意思，指的都是叫作日月燈明。「又同一姓」，而且又同一個姓，姓什麼？姓「頗羅墮」。頗羅墮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叫作捷疾的意思，很敏捷很快，也翻成利根，又叫作一切都圓滿了。

文殊菩薩說「彌勒當知」，彌勒菩薩你應當知道，「初佛後佛」開頭講初佛到後來那些佛，「皆同一字，名日月燈明」，皆同一個字，前面講號日月燈明，又名日月燈明。按照我們中國過去一般講，有名、有字、有號。在這裏講名、字、號指的都是同一個就是日月燈明。再講號「十號具足」，同一個名、字、號，這個日月燈明這是特別的名稱，這「十號具足」，無論是那一尊佛，只要他成了佛，都有十種號。

十種號前面都講過了，十號是通名，日月燈明是特別名稱，要知道，對某一尊佛來講是他特別的名稱，但是有很多佛跟他名字相同，這裏有二萬尊佛。二萬尊佛與普通的佛又有區別，普通的佛，無論那一尊佛都具有十種號。日月燈明從初佛、中間二萬佛以至到後來佛，他還是有數目的，對這二萬佛來講，他們都算是特殊的、個別的名稱。

二萬尊佛，十號都具足，「所可說法，初中後善」。這二萬尊佛，同一個姓名字號，說的法都是說利頓的頓法，然後說些方便的漸修的漸法，先那樣。比如釋迦牟尼佛先講《華嚴經》，裏面兼帶著方便法。《阿含經》裏面全部講的是方便法、講權法。到最後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開權顯實。開權顯實就把方便的權法，不究竟的，把它解釋開來，實法就是真實法，《法華經》把它顯出來。釋迦牟尼佛是這樣的，前面那些佛也都是這樣的。所以他們這些「所可說法」所說的這些佛法，無論是初、無論是中、無論是後，都是好的善法。接著是最後的佛，一共舉三個例子。各位看經文：

其最後佛·未出家時、有八王子·一名有意·二名善意·三名無量意·四名寶意·五名增意·六名除疑意·七名響意·八名法意。是八王子·威德自在·各領四天下。是諸王子·聞父出家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悉捨王位·亦隨出家·發大乘意·常修梵行·皆為法師·已於千萬佛所、植諸善本。

「其最後佛」，這尊佛沒有出家的時候，他有八個王子。可見這尊佛過去是位國王，他那時候有八個王子。這八個王子各有各的名字，從有意、善意一直到法意，古人有注解的。每一個名字都有他的含意、表法的，這裏不詳細講。這八位王子「威德自在」，都有他的威德，自在呢？就是一切修養到自由自在的那種境界，而且「各領四天下」。各領四天下，不是普通的王子，而且這尊佛未出家之前，他的王也不是普通的王，他的八個王子各領四天下，四天下也是表法的。「諸王子」是指八位王子，「聞父出家」，知道了他的父王出了家，而且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就是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文的文字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

無上正等正覺，就是成佛。八位王子聞他的父王出家證了佛果，「悉捨王位」，都捨棄繼承王位。「亦隨出家」，也跟著他的父王出家了。

這八位王子隨著父親出家了，而且「發大乘意」，發了菩提心，要修成佛的大道。「常修梵行」，「常」是一直、不間斷，「修梵行」，修清淨行。比如說釋迦牟尼佛所傳的法來講，三個總綱：戒定慧，戒定慧修這梵行，戒守得清清白白的，入在定中，心住在定上，不起亂心，智慧也是清淨的，修三綱領都是梵行。梵是清淨的，唯有清淨才能夠證到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他們八位王子發了大乘心，修行的時候都是修清淨心，不雜染其他的法門。在修持的時候，念頭就跟我們念佛一樣，念頭就是在萬德洪名上面，這都是清淨行。而且「皆為法師」，到後來都作了法師。像這樣修了清淨行，又作了法師，一方面自己修，一方面又要說法度化眾生，就是自度又度人。「已於千萬佛所，植諸善本」，已在千萬尊佛那裏，培植諸善本就是善根。

這一尊佛在未出家之前，有了八位王子，跟釋迦牟尼佛，事實是相同的。釋迦牟尼佛在未出家之前，也有一個兒子，表示說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，而且是凡聖

同居土，現出來由凡夫成佛的相。兩萬尊佛，其中最後一尊佛，也是跟釋迦牟尼佛一樣，也是在他們凡聖同居土裏面，表現出來的相跟釋迦牟尼佛相同。而各有所表，事是一樣的，都有一個兒子，和有八個兒子數目是不同的。雖然因緣不同，所表現的事實是相同，佛在出家之前都有結婚又有兒子，事實是相同。

數目不相同也有表法，所謂表法是佛法的專有名詞，意思就說它有它的含義，把它的含義表現出來。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兒子，有他代表的含義；最後那尊佛他有八個兒子，也有八個兒子的含義。一個兒子，在天台宗注解，表什麼？表示一道清淨，修一乘法的道是清淨之法，八位王子表示八正道。學成佛的大法，總體來講，從初發心，中間每一個階段所修持的法，一直到證到佛果，都是要清淨，這裏講是修梵行，修清淨心，這道是清淨的。八位王子是八正道，就我們學淨土宗來講，八正道是在三十七助道品之中，叫做助道。如果用普通法來講，它是正道、是正法。就憑這正道，從凡夫發心學菩薩道，一直到成佛，離不開八正道，所以他這八位王子，表示八正道。

他的父親就是最後一尊佛，證到佛果了。證到佛果，天台宗祖師沒有講的，古注有講。我們凡夫眾生都有第八識就是阿賴耶識。這尊佛沒有出家之前，由阿賴耶識作主，所以又有結婚、又生兒子。證了佛果把生滅法，阿賴耶識全部把它轉乾淨，真如本性完全顯示出來，證到佛果。那八位王子呢？聞到父親證到佛果，就是由阿賴耶識、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，其餘那些也跟著轉，轉成智慧，由八識轉成四智，所以放棄在家而隨父出家。阿賴耶識一轉成智慧，其餘那些識當然是清淨不染了。

出家意義很重要，重要在那裏呢？過去在座長期親近雪公的蓮友都知道，雪公到了晚年，有出家的高僧勸我們老師：「你出家吧」，我們老師就說：我早就出家了。這句話很有禪意，早就出家了，意思就是說，出家就儀式來講，當然要經過剃度、受戒，這是出家。在他本意來講，就是這裏講，心理要清淨不染的，要出了三界家。我們眾生為什麼在三界？在三界就是生死輪迴不能了，在六道裏面輪迴。為什麼在六道輪迴？見思感染污了我們的心，所以才有生死。出家用真正講起來，就是朝這方向，要斷惑。在沒有斷惑之前心理不要受污染，心理總是要出三界的。不能夠一

起念頭，就貪戀三界。我們現在是人道眾生，我們貪戀人間，人間的富貴、功名、利祿這些，再高一等的，外道貪戀天上好的環境，都是在三界之內。要出家，要想成就佛，第一步必得要出三界，要了分段生死，工夫雖然還沒到，心就要出三界。心一出三界，想想看我們在這人世間，就不會跟人家爭名奪利了。只要自己不跟人家爭名奪利，我們眼界寬了，看世間的事情看清楚了，就不算是愚癡。在這裏講「亦隨出家」，就是心要出三界，所以要明瞭出家的意義非常重要。

在這裏講，出家要「發大乘意」，要行菩薩道，不行菩薩道不能成佛的。行菩薩道還不算，還要修梵行，一切行為都是清淨的，不能有一絲一毫污染。作法師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，一方面自度，一方面度化他人，這是法師。我們大家要把出家的意思弄明白，作法師也要明白，現在已經出家的高僧大德，固然是法師了，我們現在沒有出家，怎作法師呢？大家知道我們學淨土法門，你能夠勸一個人修持念佛法門，他能接受你的勸告了，你就是他的法師。你勸十個人、一百個人、一千個人，勸的人愈多，你這法師的功德也愈大。而且這個勸修淨土法門，是特別法門，不同

於普通法門。普通法門過去這尊佛，「已於千萬佛所，植諸善本」。他不只一尊佛那裏，千萬尊佛出世，他在那裏勸人家學佛，把佛法來弘揚出去，經過那麼多佛。我們拿什麼來勸人發心呢？念佛，叫這位學佛的人，讓他能夠發了願，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他這一生只要能成就到極樂世界，就等於成就一尊佛。能當生成就，這功德你想想看，有多麼重大。這是我們研究經文的言外之意，我們就是這個研究法子。所以今日之下，你出了家，剃了髮，形式上固然是法師，若是你在形式上沒有出家，但是你勸人家念佛，甚至於有老年人在壽命終了的時候去助念，在這個時候幫助他往生，你這個功德，尤其殊勝。像這樣的法師，我們人人都可以作。

上面這一段講的是過去那些佛的那些事情，跟現在釋迦牟尼佛的事情相同。最後一尊佛有八個王子，和現在釋迦牟尼佛有一個兒子，是相同的。下面這一段講過去那些佛，所現的那些瑞相，跟現在佛也是相同。接著這一段我們看經文：

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。名無量義、教菩薩法。佛所護念。說是經已。即於大眾中、結跏趺坐。入於無量義處三昧。身心不動。是時、

天雨曼陀羅華·摩訶曼陀羅華·曼殊沙華·摩訶曼殊沙華·而散佛上、及諸大眾。普佛世界·六種震動。爾時會中·比丘·比丘尼·優婆塞·優婆夷·天龍·夜叉·乾闥婆·阿修羅·迦樓羅·緊那羅·摩睺羅伽·人非人·及諸小王·轉輪聖王·等。是諸大眾·得未曾有·歡喜合掌·一心觀佛。爾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·照東方萬八千佛土·靡不周徧。

「是時」，前面講是文殊菩薩見到過去，從無數以前那個時代有尊佛，那「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」，這經典叫作「無量義」。釋迦牟尼佛在講《法華經》之前說的是《無量義經》。實際上《無量義經》，就可以包含在《法華經》之中，一部《法華經》講的都是無量義，那個時候日月燈明佛說的那經叫無量義。

這部《無量義經》說出來是叫佛「教菩薩法」，教大菩薩學這法，是「佛所護念」的，學這法就能得到佛的護念。得佛護念這不得了，比如說我們學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把前面序分、正宗分說完了以後，就有六方佛在同時讚歎護念。我們

學念佛法門、學持名念佛，就有六方恆河沙數那麼多佛，都來護念我們念佛的人。有一尊佛護念就不得了了，何況那麼多佛來護念。得到佛護念，我們修的法門就不會退轉，就是外面有其他的因緣來破壞，得佛護念就破壞不了。所以他在這裏講，「教菩薩法」，修這個法，佛給他護念。

「說是經已」，說這《無量義經》，這部經說完了，「即於大眾中，結跏趺坐」，就在說經的道場，大眾之中結跏趺坐就是佛，我們看佛像就是結跏趺坐。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」，入了這《無量義經》所講的三昧，那個正定，這個正定是不得了的，是大定。「身心不動」，身體也不動，心理也如如不動，入那個定。入了這個大定之後，佛在那裏「身心不動」。

「是時、天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曼殊沙華，摩訶曼殊沙華」，就在佛入定以後，這個時候，天空裏面往下降落有四種華：一個是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曼陀羅華再加一個摩訶是大曼陀羅華；曼殊沙華再加上摩訶曼殊沙華一共有四種華。四華「而散佛上、及諸大眾」，從天上落下這些華，落在佛和那些諸大眾的

身上，大眾有多少？有分類的，各類聽眾，華都落在他們身上。那尊佛有天上落下來來的華，跟釋迦牟尼佛落華的瑞相是一樣的，下面講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」，普佛，一切佛的世界都有六種震動，跟釋迦牟尼佛六種震動的瑞相也是一樣。

「爾時」，就在那個時候，天在雨華，地在震動這時，「會中」，在法會上有「比丘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」四部眾，四部眾就是四眾弟子。四部眾是人道的，還有呢？「天龍，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羅，迦樓羅，緊那羅，摩睺羅伽」這是什麼呢？有天道的眾生。龍是畜生道的。夜叉，這是捷疾鬼不是人道的。還有乾闥婆是香神。阿修羅，大家都知道。迦樓羅，是金翅鳥。緊那羅是樂神這一類。摩睺羅伽，是大蟒神這一類。這些叫天龍八部。

「人非人，及諸小王，轉輪聖王，等」，「人」指的人道眾生，法會上那些人。「非人」，不是人道，就像八部眾這一類的叫非人。還有「及諸小王」，小國的小王。小王多得很多，就拿我們地球上來說，古時候那些小王有多少，數都數不清，古時候就是講過去世。還有「轉輪聖王，等」，把上面所說的，這些個包括人道眾生、八

部眾、非人、諸小王這些，諸小王不是普通的，是有王位的，還有轉輪聖王等。這是當時候看見日月燈明佛說《無量義經》入了無量義處三昧的時候，有那些瑞相，法會之中那些在場的大眾都看見那些瑞相。

這些大眾，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」，上面從四部眾到轉輪聖王等，在會大眾他們得未曾有，看見日月燈明佛講《無量義經》，入了大定，天上雨華瑞相，這個瑞相他們從來沒有看過的。現在看到的，過去未曾看到過的。因此「歡喜合掌，一心觀佛」，大家發出歡喜心，合掌，表示心裏是非常恭敬，一心一意來觀佛，來看日月燈明佛入定。「爾時」，就在大家「一心觀佛」的時候，「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」。那尊佛從他眉間白毫相裏面放出光來了，也跟釋迦牟尼佛現在一樣，那是過去時候，他們也是「照東方萬八千佛土」。往東方照，照有一萬八千佛土。「靡不周徧」，「靡」當無字講，沒有不周徧的。

這一段是講我們這世間，釋迦牟尼佛現在是在靈山會上放光、那些瑞相。這在文殊菩薩看見古時候，古時候那些佛日月燈明佛也在放光，正好跟現在釋迦牟尼佛

完全一樣的，也是六種瑞相。下面經文：

如今所見、是諸佛土。

「如今所見，是諸佛土」這兩句話，這是一般作文章的一種簡化，這裏講的是就在這個世間，此方國土，古佛與今佛對照著看是佛佛道同。下面這兩句是他方佛，他方佛如果要講，也是跟前面一樣的六種瑞相，怎麼樣像日月燈明佛一樣，說無量義，然後入定，那就不簡鍊了，就說「如今所見」，如現在所見的，「是諸佛土」。諸佛的他方那些佛土，也是彌勒佛從釋迦牟尼佛白毫相光裏面，看見他方那些佛土，指的就是如今所見的諸佛土。諸佛土，他方佛土裏面所現的瑞相，六種瑞相跟這裏講的完全相同。

接著這一段，是說古時候日月燈明佛現出瑞相，當時在法會上那些大眾起了疑問了，也跟現在釋迦牟尼佛在法會上一樣。像彌勒菩薩就代表大眾提出疑問，要求文殊師利菩薩給他們解答，下面這一段指的過去那些佛也是這個情形。現在文殊菩薩就講了，請看經文：

彌勒當知·爾時會中·有二十億菩薩、樂欲聽法。是諸菩薩·見此光明、普照佛土·得未曾有·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。

「樂欲聽法」，樂讀樂也可以，「樂」是「歡喜」的意思。文殊菩薩就對彌勒菩薩講，彌勒，你應當知道，「爾時」就是古佛在「會中」，在法會之中有多少菩薩呢？「有二十億菩薩」，那個太多了，有這麼多的菩薩「樂欲聽法」。樂是看見瑞相他就歡喜了，歡樂了。歡樂接著起了欲望，欲是希望要聽佛來講法。

「是諸菩薩」指的「有二十億菩薩」，他們「見此光明，普照佛土」，看見佛從白毫相裏面放出光，這光明普遍的照到諸佛國土。「得未曾有」，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。「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」，凡事必有因緣，小事有小事的因緣，大事有大事的因緣。這個因緣，你看上面，他們看見這光普照諸佛土，從來沒有看見過，這是特殊的因緣了。這種特殊因緣，別說普通人沒看過，也不明瞭，二十億菩薩，這些大菩薩他們都不明瞭，可見這因緣不是普通的。

「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」這句話，就包含前面那個彌勒菩薩，在靈山法會上看見

釋迦牟尼佛放光現瑞，那跟這個一樣發出疑問，然後要求文殊師利菩薩替大家來解釋，這個跟那個意思是一樣。「欲知」，大家都想知道，知道這佛為什麼發這光，發這光為的是什麼因緣？是這個講法。這個「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」，如果按照前面講法，應該也出現一尊大菩薩提出這疑問，然後又有一尊大菩薩來解答。按照文章前後章法應該如此，但是這裏有簡省的方法，問答就不必要了。用「欲知」，欲知代表有疑問，不必有問有答了，跟前面的例子相同。

上面是古時候佛，跟當前的釋迦牟尼佛入定、放光、現瑞相，法會中大眾起的疑問完全相同。後面也是文殊師利菩薩所見古時候佛，與當前的比照來看，有些事情應當相同的，後面講這個。

第二十四講

時有菩薩·名曰妙光·有八百弟子。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·因妙光菩薩、說大乘經·名妙法蓮華、教菩薩法、佛所護念。

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妙光」，「時」是在過去的時候，那尊菩薩叫「妙光」，他「有八百弟子」。他這八百弟子這個時候，「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」，入了定、出了定、從定中起來了。他起來就是為「妙光菩薩說大乘經」，這大乘經名叫《妙法蓮華經》，「教菩薩法」，這裏說行菩薩道教菩薩法，是得「佛所護念」的。

因為這一段開始跟後面幾段，跟前面有不同的。前面都是講過去的佛，那些說法現瑞的事情都是相同的。剛才念的跟前面有些不同。前面分三小段：第一小段講以前古時候，那些佛要講大經的時候，所出現的現象與釋迦牟尼佛完全相同。第二段中間是釋迦牟尼佛在講法華的時候，在靈山會上當前完全相同。前面兩小段說過去了，剛才念這一段，蕩益祖師他的科判裏面講，過去所見的與現在當同，當同是

應當相同。為什麼應當相同呢？這幾小段講的經文，過去佛所表現的那些事實與靈山會上現在有些相同。有些在經文的文字上雖有些不相同，但是在理上面講，在事實上面講應當還是相同的，是這個意思。

比如說，古時候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來的，他除了說妙法蓮華是因為妙光菩薩說的。現在是釋迦牟尼佛從定中出來了，是為了舍利弗來說經的。而舍利弗現的是聲聞相，妙光菩薩是菩薩相，這裏似乎有些不同。所以祖師解釋舍利弗在這經裏面，後來得佛授記了，授記就證明他實在是菩薩的。而相對來講呢？妙光菩薩過去雖然是菩薩，實際上也能夠示現聲聞。這樣一比照、一研究，所以在經文裏面講一個是菩薩、一個是聲聞，講到實際上的意義還是完全相同，叫當同。

這一段是因人而說法相同，下面講說法的時節相同的，經文各位看看：

六十小劫、不起於座。時會聽者、亦坐一處。六十小劫、身心不動。聽佛所說。謂如食頃。是時眾中。無有一人、若身若心而生懈怠。

這是講經時節相同，過去日月燈明佛，他有「六十小劫」那麼長的時間不起於座，坐在那裏不起。當時法會的大眾們也坐在那裏，也是「六十小劫」在那裏身體、心理都不動，一心「聽佛所說」，聽日月燈明佛在那裏說法。聽的時候，我們看這經文講是六十小劫，實際上那尊佛講六十小劫，聽眾也聽六十小劫，而且「身心不動」。但在感覺方面來講「謂如食頃」，如同吃一餐飯那麼短的時間。「是時眾中」就在日月燈明佛講法的時候，在大眾之中「無有一人」，沒有一人，「若身若心而生懈倦」。若身若心，無論他的身體、無論他的心理而生懈倦，身體既不疲倦，心理也不懈怠，身心都沒有懈倦的。

六十小劫的時間有多長呢？先看看這個劫，有小劫計算單位，小劫怎麼算出來呢？拿我們世間人的壽命來算，在人的壽命平均十歲，換句話說世間人的壽命平均只活到十歲，每一百年平均增加一歲，增到八萬四千歲。我們現在人壽平均八十歲，增到最高八萬四千歲是增。從八萬四千歲往下減也是一百年減一歲，一直減下來減到人的壽命平均十歲，一增一減叫一小劫。這樣算起來，一個小劫已經長得不得了，

何況六十個小劫，各位想想看，那個時候日月燈明佛就連續講六十小劫不起座，成了佛當然可以。可是問題在聽眾，那些都還沒成佛的，他們就坐在那裏也身心不動聽佛講了六十小劫，你想想看這時劫怎麼計算？

這個經文是這麼說的，我們看《法華經》，時是時間、空是空間，遇到時空兩個現相，必得要了解一個道理：時間、空間怎麼構成的？由於我們凡夫眾生一念不覺起了無明了，有無明然後不認得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才有見分相分。有相分，好了，世間一切障礙就來了，三途六道什麼都出現了，生死也都出現了。這要找出根源，我們一般認為時間有長有短，在《金剛經》裏面講我們學佛必得要破除四相，這四相是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壽者相就是時間。時間、空間這是什麼呢？有無明才有這些東西。無明本身這東西存在不存在呢？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一層一層分析無明怎麼來的，講心法，教外別傳那個禪宗，根本就否定，否認這無明。無明一否定了，你問那些禪師怎麼了生死，禪師就問你什麼是生死？生死在那裏？他反問你啊，這就說見到自己本性的時候，時、空一切都不存在。所以禪宗形容一個大

徹大悟的人，「大地沈淪、虛空粉碎」，大地沉淪沒有了，我們看看虛空，虛空粉碎了也不存在。這是講見到本性，證到本性的話，六十小劫不起於座，就日月燈明佛來講，他六十小劫就如吃一餐飯那麼短暫，就他那時候，時間、空間都不存在的。那麼聽眾呢？聽眾沒成佛，怎麼聽眾如同食頃呢？這祖師注解了，「佛力所加」，佛大的能力加被在聽眾身上，所以長時間也忘了，是這個道理。懂得一個原則，我們凡夫眼裏所看的，不管你把世間書念得多少，哲學的也好、科學的也好，你研究到什麼程度，都在世間三界之內，超越不了時、空這兩個假相的限制。這兩個假相，自己超越不出去，那了生死沒有分的，成佛更談不到，在這裏講時空這個假相不存在，是講這道理。

這一小段是講古時候日月燈明佛所講的時間，跟我們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在靈山會上講經的時間相同。為什麼相同呢？後面有講，《法華經》釋迦牟尼佛說了五十個小劫，在那個時候感覺起來，五十個小劫不過半天時間那麼長。這樣比較說起來的話，時間也是相同。

接著講日月燈明佛講完這部大經之後，就要入涅槃了，這一層跟釋迦牟尼佛也是相同。我們看經文：

日月燈明佛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。即於梵、魔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及天人、阿修羅、眾中。而宣此言。如來於今日中夜。當入無餘涅槃。

我們先看經文，那個時候「日月燈明佛」，「六十小劫」把這部《法華經》「說是經已」，已是說完了，「即於」當時就在會中向大眾宣布了，這些大眾是誰呢？「梵、魔」，梵是色界天的主。魔是欲界天的天主。這兩位，還有「沙門、婆羅門」，外道的。還有「天、人、阿修羅」在這些大眾之中宣布了。宣布什麼呢？「如來」，是日月燈明佛稱呼自己，「於今日中夜」，在今天半夜的時候，要「入無餘涅槃」了。

日月燈明佛講完《法華經》以後，宣布在當天半夜要入無餘涅槃。就在當前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祖師注解出來了，在後面〈寶塔品〉裏面也講，如來在不久之後要入涅槃。為什麼呢？每一尊佛出現世間的時候，原來都是先講那些方便法，藏教、通教、別教到最後講圓教一乘法。這講完以後，佛到世

間來的任務完了，講《法華經》殊勝的因緣，到這裏也完成了。佛到世間來是應著因緣而來的。眾生學佛有感佛才應，這個因緣具足了，佛到這世間來，因緣圓滿成就了，佛離開這世間。我們凡夫眼裏看是佛離開世間，實際上沒有離開，他只是轉變另外一個環境，又去表現八相成道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日月燈明佛講完《法華經》以後，入無餘涅槃。釋迦牟尼佛呢？在靈山會上講完這部經以後，也說不久之後要入無餘涅槃。

入涅槃的時間，古佛與現在釋迦牟尼佛也相同。接著佛給弟子們授記。我們看經文：

時有菩薩·名曰德藏·日月燈明佛即授其記。告諸比丘·是德藏菩薩·次當作佛·號曰淨身·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。

在那個時候，有一尊菩薩「名曰德藏」，這尊菩薩當時「日月燈明佛」給他授記。授記就是跟他講，同時也「告諸比丘」，比丘是佛的常隨眾。「告諸比丘，是德藏菩薩」，是德藏菩薩，「次當作佛」，他在以後應當成佛。授記是說成佛，連佛的

號都說出來了，這佛才辦得到。德藏菩薩將來作佛，他作佛的號是什麼呢？「號曰淨身，多陀阿伽度」，「淨身，多陀阿伽度」翻成中國的意思叫如來，我們知道如來是佛的一種名號。「阿羅訶」是梵文的名字，翻成中國意思呢？就是應供，應供能夠受人家供養。「三藐三佛陀」翻成中國字叫作正徧知。這一段號叫作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，他將來作佛的號。

這一段是日月燈明佛給德藏菩薩授記將來作佛，他與釋迦牟尼佛給彌勒菩薩授記，將來作補處佛，大意是相同的。不過有點不同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在《法華經》裏面，沒有給彌勒菩薩授補處佛的授記，這有點不同。祖師是這樣解釋的，雖然沒有在《法華經》裏給彌勒菩薩授記，有在其他地方授記，佛在這一個時代所講的全部算起來意思還是一樣，這是一種解釋。再一種解釋，《法華經》前面開頭就講，在印度經文用貝葉寫的，拉長有多少呢？有八里路那麼長，可見在印度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比到中國來的那長得太多太多了。由這看起來，一部《法華經》翻譯過來的，我們收集的有這麼多，沒有翻譯過來的還很多。我們從這部經裏面，沒有看到

佛給彌勒菩薩授記，也許沒有翻譯過來，在印度古時候用貝葉寫成的《法華經》，也許在那裏有授記，祖師有這樣解釋。這樣看起來古時候日月燈明佛授記，與現在釋迦牟尼佛授記，也應當相同。

這段是講日月燈明佛授記。經文又說了：

佛授記已・便於中夜、入無餘涅槃。

「佛授記已」，佛跟德藏菩薩授記將來要成佛的，授記完之後，「便於中夜，入無餘涅槃」，就在當天中夜，就是半夜，入無餘涅槃了。

入了無餘涅槃，就是永久不在世間了，連身體一切都離開了，這是我們普通人的見解。在這裏祖師注解特別解釋無餘涅槃，先解釋涅槃的意義。「涅槃」就一般講，在《法華經》的天台宗講法，一個是「性淨涅槃」，性是本性清淨的涅槃，這指的法身，是人人都有的。這種涅槃任何一個眾生都有，不但人道眾生，就是三途的眾生，天道的眾生都有。第二種是「圓淨涅槃」，圓是圓滿，淨是清淨，這就是

般若性德。煩惱障、所知障一切都破除乾淨了，除了一切障礙，圓滿了，這是般若德。第三種叫作「方便涅槃」，方便涅槃是什麼呢？自己已經成佛了，他為了方便度化眾生，所以示現有生有滅。比如說釋迦牟尼佛這個時代八相成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《法華經》說完以後不久入涅槃了，有生有滅。佛為度化眾生方便示現，叫方便涅槃，屬於解脫德。解脫什麼呢？他一切自由自在的。在我們凡夫看起來佛是有生有滅，實際上他無一而不是自由自在，表現有生有滅，是方便度化眾生而已。

除了上面三種涅槃以外，祖師還舉出唯識宗四種涅槃。這四種涅槃，第一種和天台宗講的法身「性淨涅槃」是一樣，人人都有。它又加上後面三種，一是「有餘依涅槃」，有餘依涅槃是什麼呢？就是斷了煩惱，成佛一定要斷煩惱障，還有所知障，它是有餘依，煩惱障斷除以後見到自己本性了，還有身體存在，叫有餘依涅槃。另外叫「無餘依涅槃」，無餘依涅槃就是菩薩煩惱完全斷除乾淨了，斷除乾淨之後，依報和正報的身體也不要，不存在了，叫無餘依涅槃，離開人世了。這個有餘依、無餘依是這麼說的，後面再加上「無住處涅槃」。無住處就是《金剛經》裏面講：「應

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唯識學在這裏叫無住處，無住處是不限制在那裏住的。這個時候真正成了佛了，不但煩惱障斷除了，所知障也斷得乾乾淨淨的。二障斷乾淨了，斷除了，已成了佛了。成佛有大悲的心理，既不住在生死，也不住在涅槃，一直永久在人世間度化眾生，就證到無住處涅槃。成了佛之後那裏都可以去，去的目的是度化眾生叫無住處涅槃。

前面就一般的來分析，天台宗講三種涅槃，唯識講四種涅槃。四種涅槃第一種「自性清淨的涅槃」人人都有，成佛、大菩薩、二乘、凡夫眾生都有，因為它是法身。其次就唯識所講的「有餘依涅槃」，這是聲聞緣覺他們證到無學的時候，斷了煩惱障的時候身體還在，叫有餘依涅槃。他們身體不要，整個就是把有餘依，依報、正報統統不取、不要了，就真正入滅了，叫「無餘依涅槃」。就二乘來講有餘依、無餘依不是同時有的，是有先後的。這個「無住處涅槃」，二乘談不上，成佛以後才談得上。就這部《法華經》講的，前面日月燈明佛入了無餘依涅槃，釋迦牟尼佛講完《法華經》以及《涅槃經》以後，也入了無餘依涅槃。但是祖師為什麼要加以

解釋？叫我們明瞭，不但是在講完《法華經》以後入於無餘依涅槃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的時候，四種涅槃同時都具備，他與一般不同。

釋迦牟尼佛是這樣，日月燈明佛在成佛的時候，也是四種涅槃同時具備的。這怎麼說呢？這性淨涅槃不必說，成佛、未成佛，一切凡夫都有性淨涅槃。講到無餘依涅槃，無餘依，依就是依報，那就是佛成道以後，他的煩惱障、所知障都斷除乾淨了，成了佛了。斷除乾淨的時候，他的身體，就我們凡夫看這身體，佛的身體跟我們身體是一樣的，但是不同。我們的身體是苦報，苦餘依。佛這身體，煩惱障、所知障破除乾淨了，那個依報由有漏的轉成無漏的。這個就唯識宗大家可以知道，唯識宗第八識的相分，凡夫眾生的相分是有漏的，而成了佛，相分是無漏的，他與本性是一樣的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成了佛，他的依報是無漏的。無漏就這個意義來講叫無餘依涅槃，苦餘依永久沒有了，這是無餘依。這個有餘依，釋迦牟尼佛也具備的，釋迦牟尼佛這個有餘依跟凡夫眾生的有餘依不同，凡夫眾生的有餘依，就是五蘊和合起來的，有我們的身體。釋迦牟尼佛這個有餘依，他這是前面講苦餘依轉為

無漏依。無漏依分開來講，我們凡夫叫五蘊，佛呢？就是五蘊變成的是真常，真性永恆在那裏。我們凡夫五蘊是無常，佛的無漏五蘊是與真如本性融合在一起，真常的，這叫作有餘依，這有餘依是永恆存在。

有餘依既是把苦果這身體的苦報完全沒有了，這怎麼體會呢？我們都沒有成佛，但是從古代那些高僧大德，以及現在我們有很多念佛有工夫的蓮友，在臨命終的時候也有很多病，病痛在別人看起來，這個病很苦，但就往生的大德們來講，他們自己感覺沒有痛苦。沒有痛苦為什麼呢？他念佛有工夫的時候，工夫好自己證到這境界，真正得到一心不亂了，這病的假相完全消除了，在別人看起來有病的痛苦，但是他本身沒有苦。有的境界沒有到這程度，他相信佛法，也相信道理的話，他也可以轉移，別人看見有痛苦，他自己感覺沒有痛苦，這個可以從佛的教理上，可以理解佛有餘依、無餘依，是這個道理。

講到最後佛的無住處涅槃，無住處涅槃就是任意到那裏，隨便到那個世界，都可以表現八相成道，不住在一定的世間、一定的地方，那一尊佛都是如此。

這四種涅槃看起來，經文裏面講，日月燈明佛授記以後，便於當天中夜入無餘依涅槃。就凡夫眾生看起來，好像入無餘依涅槃，日月燈明佛就不會再來了。另外就釋迦牟尼佛來講，在入於無餘依涅槃之後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沒看見第二位釋迦牟尼佛到我們人間來，這是佛示現給誰看呢？大菩薩看得出來，是示現給還沒到大菩薩的程度，二乘人和我們凡夫眾生，示現給我們看，佛入無餘依涅槃了。這表示一種方便度化眾生，用方便法讓我們了解，佛有出現到世間，有入涅槃的時候，讓我們知道聽到這佛法不容易的。佛到世間不是無緣無故到世間來，他有很殊勝的因緣才到世間來。到世間來講完法華以後，在我們看入涅槃了，實際上，他到另外一個環境去了。所以在這個時間，入無餘依涅槃是給我們看的，讓我們知道能學到法華、聽到法華，好不容易的。既然有這因緣聽到《法華經》，就要好好聽，就如同日月燈明佛，在那裏講，六十小劫，聽眾在那裏一點懈怠都沒有。我們果然深信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我們自己在看《法華經》也好，就能進入情況。但必須要有殊勝因緣、難得的心理，才有這種境界出現。

接著就講日月燈明佛入無餘依涅槃以後，他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還是繼續由那些菩薩來把這部經能夠弘揚出去、流通出去，接著就看經文了：

佛滅度後·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·滿八十小劫、為人演說。日月燈明佛八子、皆師妙光。妙光教化·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諸王子、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·皆成佛道·其最後成佛者·名曰然燈。八百弟子中·有一人、號曰求名·貪著利養·雖復讀誦眾經·而不通利·多所忘失·故號求名。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·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·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

妙光菩薩了不起，在日月燈明佛入涅槃以後，他就修持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滿了八十小劫而且講給別人聽。

接著又說「日月燈明佛八子」，日月燈明佛在未出家之前，他結婚有八個兒子。「皆師妙光」，皆拜妙光菩薩作老師。「妙光教化」，妙光菩薩教化日月燈明佛八個

兒子，「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教他們堅固什麼呢？修這個法，堅持的永久不要退轉，長久地去學，學的是什麼呢？終究要成佛。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是無上正等正覺，堅持這個，最後必能成佛。

「是諸王子」指八子，「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，皆成佛道」，那八位王子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。這講普通法門，雖是法華按照普通法門來學的話，你看供養那麼多的佛然後才成佛。要跟那麼多尊佛來學佛法，最後這些王子都成了佛。

這八子之中，「其最後成佛者，名曰然燈」，就是然燈佛，他是在釋迦牟尼佛之前的，然燈佛教化有八百弟子。「其中有一人，號曰求名」，八百弟子之中，其中有一人叫求名。「貪著利養」，貪求信眾給他的利養。「雖復讀誦眾經，而不通利」，雖然他很辛苦很勤奮的讀了各種經，但是能夠徹悟或者是得的利益不多，所以「多所忘失」，讀了以後又忘記了。為什麼呢？由於他求名，貪求名利，「故號求名」。

「是人」，就是這位求名菩薩，他雖然貪求名聞利養，可是呢？「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」，也是因為他培種很多善根因緣，所以他能夠「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」，

他能夠遇到無量百千萬億諸佛。都能「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」，對於那些佛恭敬、尊重也讚歎那麼多的佛。

這個把古時候歷史講完，要歸到當前了，經文又說：

彌勒當知·爾時妙光菩薩、豈異人乎·我身是也·求名菩薩·汝身是也。

「彌勒當知」，文殊菩薩叫彌勒你應當知道，「爾時妙光菩薩，豈異人乎」，那個時候的妙光菩薩是什麼人啊？「我身是也」是我，我現在是文殊，那個時候就是妙光菩薩。「求名菩薩」是誰？「汝身是也」，那個求名菩薩就是你，彌勒菩薩。

文殊菩薩根據他所見的，把古時候那些佛，那些事情都說完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二十五講

今見此瑞、與本無異。是故惟忖。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。名妙法蓮華、教菩薩法、佛所護念。

從這裏開始講偈頌，偈頌就是把前面長行文裏面的那些意思，扼要的重說一遍。因為用偈頌的文念起來、背誦起來容易記得，所以它有很多好處。

剛才念的這一段經文，就是把前面做結束的幾句話，他說「今見此瑞，與本無異」，現在見到這些瑞相與本，本，原來的和過去的，沒有不同。「是故惟忖」，因此我想，忖是自己在那裏推想，我想是「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」，今日指在靈山會上，世尊應當現在要說大乘經，這部經名字叫《妙法蓮華經》。這跟過去那些尊佛講經也現這些瑞相，完全是一致的，所以他現在一定要說《妙法蓮華經》了。這部《法華經》是教什麼呢？「教菩薩法」，專門是教菩薩的。必須要學菩薩道的，他才能了解這部經。既是教菩薩法，菩薩來學這部經的話，就得到「佛所護念」。

佛要護念那個可不得了，比如說我們對這部經，要研究得非常透徹，自己還不夠那麼通達的時候，有佛一護念，很奇特就能通達了。我們在修道的時候，有時境界上面轉不過來，你往前進一步，前面境界就比原來又困難了。比如說我們在人世間跟眾生相處沒那麼順利，行菩薩道要修忍辱精進，你這個時候小境界忍辱過去了，過些時候，它又來一個大的境界，看你忍得過去忍不過去。忍得過去，你這境界又通過去了。如果忍不過，受了挫折，就不能進步了，那就退轉了。我們在人世間，自己想想看，我們在家庭裏面，在公家機關作事情，與社會一般人來往，時時刻刻遇見那些境界來給我們磨練的，你要能夠忍辱就過去了。但是遇到很重大的，有些人毫無道理的來擾亂你，使你心不能夠平靜，這時候佛護念就重要了。佛跟你一護念，那心就能夠平靜下來，這個境界就通過去了。忍辱如此，其他一切菩薩道都是如此。所以教菩薩法，菩薩法有很多，共通的是六度法。這六度法，我們自己能力還不到的時候，能夠得到佛一護念，無論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一直到最後開智慧，都須要佛來護念的。所以這部經是教菩薩法的，誰願意發心來學這部經，就是要學菩薩法，他就能得到佛來護念。

接著要說偈頌了。請看經文：

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。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我念過去世。無量無數劫。有佛人中尊。號日月燈明。
世尊演說法。度無量眾生。無數億菩薩。令入佛智慧。

「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，爾時就在這個時候。文殊師利菩薩講完了以後，今日世尊一定要講《妙法蓮華經》了。這個時候在大眾中，「欲重宣此義」，重宣是再把前面長文裏面的意思重說一遍，然後「而說偈言」，下面五個字一句的偈頌，四句是一首頌。

「我念過去世，無量無數劫，有佛人中尊，號日月燈明。世尊演說法，度無量眾生，無數億菩薩，令入佛智慧」。

這兩首頌，是重說前面講過，在過去世、在古時候，有一尊佛叫日月燈明佛，他要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種種瑞相跟現在是相同的。同時他說了法以後，度的眾

生是無量，數不清有多少，在後面講無數億菩薩，學佛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都能夠令他入佛的智慧，開了智慧。

接著有一首偈是講最後一尊佛，請看經文：

佛未出家時、所生八王子。見大聖出家。亦隨修梵行。

這是在前面講的，曾經見到過去佛那些事跡，跟現在的完全相同。在下面就說那些相同的呢？請看經文：

時佛說大乘。經名無量義。於諸大眾中。而為廣分別。
佛說此經已。即於法座上。跏趺坐三昧。名無量義處。
天雨曼陀華。天鼓自然鳴。諸天龍鬼神。供養人中尊。
一切諸佛土。即時大震動。佛放眉間光。現諸希有事。

剛才念的這幾首偈子，是說現那些瑞相呢？現的有六種瑞相。同樣六種瑞相是釋迦牟尼佛這世間叫此土，後面有他方佛的那些國土，剛才念的是此土，我們這世

間。過去那一尊佛他有六種瑞相，其中這裏「天鼓自然鳴」，這個天鼓自然鳴，祖師特別注解出來了，其餘的意思前面都講過了。在這裏天鼓自然鳴是自鳴，自然鳴的意思到後面〈方便品〉裏面，〈方便品〉每一品有沒有啟請？不必啟請，就是有天鼓自鳴的意思，就表示無問自說。在三藏十二部裏面，有無問自說部。因為普通說法的狀況，佛在說法之前，一定有或者是大菩薩、或是常隨眾弟子來啟請。這裏天鼓自鳴表示佛說法的時候，不要人來啟請，無問自說，佛自動把法門說出來，有表示這個意思。

這四首偈頌不能把前面六種瑞相，每一種都說出來，因為偈頌非常簡單扼要，就在後面那一句「現諸希有事」，希有很少有的事情，這不是平常能夠看得到的。講的前面長行文裏的六種瑞相，就用這一句把它包含起來了。

接著這頌就說，他方佛土現的六種瑞相，也跟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，放光現的瑞相相同。我們就看這頌：

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·示一切眾生·生死業報處。

有見諸佛土·以眾寶莊嚴·琉璃玻瓈色·斯由佛光照。

這光往東方照，照一萬八千佛土，在那些佛土裏面「示一切眾生，生死業報處」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每一個佛土裏面有一切眾生，那眾生太多了，他們在那個世界裏面，在那一道生又在那一道死，死了之後又轉往到那一道。生死流轉憑什麼呢？憑著業力。造的是那一道的業就到那一道去，就受業報，受報應。這生死業報，那些地處，照得清清楚楚。

這個講照見六道眾生的生死業報，這非常重要，由佛的光照出來了，讓法會大眾都看見了。那看見之後就不得了，真正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完全眼看清楚了。我們現在學佛，為什麼有些境界轉不過來呢？明明說這事情不能作，作了這事情要背因果、要墮落三途的，有些人他就不相信，佛經是這樣講他就不相信，那些惡業他照樣照作。為的什麼呢？如果他有這善根，得到佛的光加被，他把六道眾生生死流轉看清楚了，他絕對不敢造這惡業了，這是一定的。不敢造惡業人身可以保得住，那學佛就穩當了。問題是他對六道輪迴三世因果，他不肯相信。不肯相信的原因是

無始劫來在世間不好的習氣，造了惡業就染上一層一層的習氣，習氣在那裏障礙了他，雖然佛經裏面講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沒有親眼看到，他不能夠深信。在這裏是佛光一照清清楚楚的，今日之下，我們在這裏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果然照這經文所講的，深信不疑，就等於佛光加被照明我們，眼睛照明了可以看六道輪迴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六道輪迴生死業報看清楚了，想想看，我們在世間，還會跟人家爭名奪利，背因果的事情我們還敢作嗎？有這種深信因果的修養，對於我們念佛來講，就是最好的助工夫。所以我們講念佛法門正助雙修，正工夫一句佛號，果然從這句經文「示一切眾生，生死業報處」來體會，我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，能對於經文所講的深信不疑，就等於看到一樣的。以這個來幫助念佛，這種助工夫多麼大。

「有見諸佛土，以眾寶莊嚴」，他方萬八千佛土的六道眾生，生死業報都是造業受報，都是相同的，但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加個「有」字。「有」字說明有些佛土他的世界比較特殊。特殊在那裏呢？「以眾寶莊嚴」。有很多的寶在那莊嚴世間。還有「琉璃玻瓈色」，這是眾寶其中的幾種，琉璃色、玻瓈色這都是透明的、清淨

的。這些都是由於佛光照了以後才現出來的，讓法會上的大眾能夠看得到。這表示在那些佛土的世界裏面，也有眾寶莊嚴琉璃玻瓈清淨的依報世間，所以有相同的有特殊的。下面經文就講了：

及見諸天、人、龍神、夜叉眾、乾闥、緊那羅。各供養其佛。

這首偈子是講那些世界裏面，有天道、人道、龍神、夜叉這些八部，就整體說六道裏面，要注意的是什麼呢？「各供養其佛」。在六道當中，當然我們所了解的，有天道、有人道，佛有時在天道說法，最常見到是在我們人間說法，成佛都是在人間表現八相成道的。這裏你看看各供養其佛，各不是指的那一道，在天、人、龍神、夜叉眾，以至乾闥、緊那羅，每一道裏面都有這一類的眾生來供養佛，從這裏可以看出，佛六道他都去度化那些眾生。下面兩首，我們看經文：

**又見諸如來。自然成佛道。身色如金山。端嚴甚微妙。
如淨琉璃中。內現真金像。世尊在大眾。敷演深法義。**

這兩首偈頌是講一萬八千佛土，每一佛土裏面都有一尊佛，所以叫「諸如來」。他們「自然成佛道」，成佛道以後說法，在大眾中「敷演深法義」，敷演就是開講，講深的法義，指的《法華經》一樣深奧的意義。

再講「自然成佛道」，所謂自然這兩個字，印度那時有一種外道叫自然外道，這裏不是那個意思，這些國土裏面，諸如來在行菩薩道的時候，行到什麼程度呢？行到開發真道了。開發真道就是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了，就是可以成為法身大士了。見到自己真如本性，他一切的行為包括自己的修行、度化眾生，一切自自然然的，我們看那些菩薩好像吃了很辛苦，跑來跑去，到這裏度化、到那裏度眾生，就菩薩法身大士來講他是自然的，絲毫不著力，這就從自己本性來講，自然與本性相合，這叫自然成佛道，到了這種工夫可以成佛了。

一切修持的行為與本性自然相合，這個在修的時候，分成四教來講。就藏教菩薩來說，他到這個時候，平常修的八忍八智，八忍八智再加上無礙解脫，整個算起來有三十四個心。這三十四心就在修行的時候，那種心理的境界在那轉變。普通修

三十四心，都在用工夫了，剛才跟各位說的話，遇到任何境界要忍、要通過，沒有通過就被這境界擋住了。他這藏教菩薩，這些心到了發真道的時候，自自然然與自己本性相合了，這是藏教菩薩。

到了通教菩薩快成佛的時候與一念相應，他跟藏教不同，藏教菩薩成佛的時候，就拿釋迦牟尼佛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在印度成佛，那是表示藏教佛，藏教佛是我們凡夫可以看得見的。他在菩提樹下成佛，三十四心，一下結在心裏面，一次斷除，就證到道了、就成佛了。通教菩薩呢？不必那麼麻煩，一念相應就成佛，就與自己本性相合。講到別教菩薩、圓教菩薩，更不得了，圓教菩薩要成佛的時候，一發現一切的境界跟本來的真如本性完全相合，所以《華嚴經》所講的，世尊在成道的時候，看見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跟本有的完全自然相合。有這四種教，各有不同的，講到別教、圓教到妙覺境界，別教菩薩到了妙覺、圓教菩薩到了妙覺都是一樣了，他那個叫自然成佛道，得了報身，這裏講最高的境界。

就算我們釋迦牟尼佛，那時候在菩提樹下成道，就我們凡夫看來是藏教佛。就

通教、別教、圓教菩薩看的都不相同的。所以佛成佛開始講經，講什麼？講《華嚴經》，凡夫眾生有那一位在法會上？而別教、圓教菩薩成佛的那種報身。報身高大，凡夫眼看見報身佛嗎？看不到，我們凡夫看報身佛，如同螞蟻看台灣阿里山一樣，螞蟻牠看得到嗎？不但看不到，由別人告訴牠，牠想像也想像不到。但是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多年以前成佛的時候，他有藏身佛，是我們凡夫看得到的。而別教、通教成佛的報身佛，這是那些大菩薩才能看得到的。

這裏也是一樣，那些諸佛國土的諸如來，他成佛道以後，報身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」，一看大家都知道。「如淨琉璃中，內現真金像」，「琉璃」指的法身，法身本來是清淨的，《楞嚴經》講「清淨本然」。「內現真金像」，真金像就在法身之中感應，眾生有感他就來應化，他應化眾生現出真金像。上面講清楚以後，世尊在大眾之中演說，「敷演深法義」，指的這部經。

這兩首是說他方佛土諸佛說法的這種瑞相，接著是講聽眾的人了。

一一諸佛土·聲聞眾無數·因佛光所照·悉見彼大眾。

或有諸比丘·在於山林中·精進持淨戒·猶如護明珠。

每一佛土諸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那些聲聞大眾，包含藏教的聲聞、緣覺都在內的。他們有多少呢？有無數的那些聲聞眾，太多了。他們都因為佛光所照，照了之後看見那些大眾，文殊菩薩講，那些「聲聞眾無數」，都因為佛光照了以後，才讓我們法會上的大菩薩見到那些大眾。見到那些大眾，或者有些比丘在山林裏面，「精進持淨戒」，持淨戒持得多麼清淨呢？「猶如護明珠」，明珠是一個寶珠，猶如保護明珠。持戒持得精進的，如同保護明珠，不要使其受到傷害。

這兩首是他方佛說法的時候，有無數聲聞眾在聽法。這就跟釋迦牟尼佛在我們世間一樣的，先講漸教，漸教就是逐漸逐漸來修行的。漸教到因緣成熟了，就是那些聲聞眾也能參加法華法會，就能把漸教開示出來學頓教。他方佛是如此，跟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也是相同。接著講菩薩了，請看偈頌：

**又見諸菩薩·行施忍辱等·其數如恆沙·斯由佛光照。
又見諸菩薩·深入諸禪定·身心寂不動·以求無上道。**

又見諸菩薩·知法寂滅相·各於其國土·說法求佛道。

這三首偈頌是講他方佛土，那些諸佛教化的那些菩薩，菩薩行六度，種種的瑞相。既是六度每一尊菩薩都要修的，就教理來講，跟釋迦牟尼佛在這世間所講的大乘法，有方等的、般若的相同。

接著就講前面長文裏面，彌勒菩薩看見釋迦牟尼佛放光，見到種種瑞相，起了疑問。下面他方佛也是，請看經文：

爾時四部眾·見日月燈佛、現大神通力·其心皆歡喜·
各各自相問·是事何因緣。

這個過去所見的那些佛，所現的那些瑞相，與釋迦牟尼佛現在的瑞相完全相同，說到這裏，瑞相相同，起的疑問念頭也是相同。所以說是「各各自相問，是事何因緣」，跟長文講的疑問是相同。

接著說文殊菩薩講他過去所見的諸佛，曾經見到諸佛所現的瑞相，那些事情與

現在釋迦牟尼佛靈山會上的事情，應當是相同的。前面所講的與現在完全相同，以下所講的有些看起來不相同，實際上一研究起來應當是相同。接著偈頌就講：

天人所奉尊、適從三昧起·讚妙光菩薩·汝為世間眼·
一切所歸信·能奉持法藏·如我所說法·唯汝能證知·
世尊既讚歎·令妙光歡喜·說是法華經·

這文一看就明瞭，對照前面長行文看。「一切所歸信，能奉持法藏，如我所說法，唯汝能證知」，這文殊菩薩講，說那些過去所見到的那些佛是什麼呢？是從天人所尊奉的佛，從三昧起來，就是讚歎妙光菩薩，妙光菩薩是當機眾。「汝為世間眼」，你是世間的眼目。「一切所歸信」，你能夠奉持法藏。如我所說的法，唯有你能夠證知。這是讚歎妙光菩薩。那個時候佛讚歎妙光菩薩，能夠奉持這樣的大法，能夠證知這樣的大法。「世尊既讚歎，令妙光歡喜，說是法華經」，這是佛讚歎，讓妙光歡喜，然後就說這部《法華經》。在那時佛說法有多久呢？滿六十劫時間。請看經文：

滿六十小劫、不起於此座。所說上妙法·是妙光法師、悉皆能受持。

這是講妙光菩薩能夠受持這樣的《法華經》。每一尊佛到世間來，都是度化眾生。度化什麼呢？度化有緣的眾生。凡是有緣的眾生化完了，那不是說我把眾生化完了，我在世間享受一下，清閒自在享受一下不是如此。有因緣度化完了，就要離開。離開到別的環境、別的世界去，這個普通講叫入涅槃。實際上不是入涅槃，佛那裏都可以去。經文就說了：

**佛說是法華·令眾歡喜已·尋即於是日·告於天人眾·
諸法實相義·已為汝等說·我今於中夜·當入於涅槃·
汝一心精進·當離於放逸·諸佛甚難值·億劫時一遇。**

這一段所講的佛，這是「諸法實相義」，諸法實相義就是《法華經》講的開權顯實，把真如本性直接說出來，讓人藉著這個成佛。這個大法，佛到最後才講這個大法，所以告訴大眾說「諸佛甚難值」。難值什麼？億劫，一億個劫才能遇到一尊

佛出世。這樣想起來能夠學到這樣的大法談何容易，非有宿世殊勝的善根因緣遇不到。別說佛在世靈山會遇不到，就是我們現在末法時代，這一部《法華經》自己翻開來看看都不容易遇到的。接著幾首偈子是佛授記，經文就說了：

**世尊諸子等、聞佛入涅槃。各各懷悲惱。佛滅一何速。
聖主法之王。安慰無量眾。我若滅度時。汝等勿憂怖。
是德藏菩薩。於無漏實相、心已得通達。其次當作佛。
號曰為淨身。亦度無量眾。**

無論那一世界、無論那一尊佛都是慈悲。佛要入涅槃，想到入涅槃的時候這世間眾生怎麼辦呢？他授記。這裏說明那些聞法的世尊諸子，就是佛子，聽到佛要入涅槃的時候，人人都懷悲惱，佛怎麼這樣快就要入涅槃呢？這時候「聖主法之王」，就是這尊佛安慰大眾。大眾有多少？有無量眾。告訴無量大眾你們大家不要憂愁，不要恐怖，為什麼呢？我入滅之後，還有佛再來的。就是告訴大眾，將來還有佛來，不是我入滅了以後，就沒有佛了。

「聖主法之王」來安慰大眾之後，他就講，我入滅之後，還有菩薩，「是德藏菩薩，於無漏實相」，德藏菩薩對於這無漏實相，就指的真如本性。「心已得通達」，他的心跟實相完全通達了。「其次當作佛」，日月燈明佛說，在我之後，德藏菩薩再繼續到世間來作佛，這就授記了。既是授記了，將來他來作佛，名是什麼呢？「號曰為淨身」，淨身佛。這位淨身佛，將來到世間「亦度無量眾」，他是跟日月燈明佛一樣的，度化無量眾生。

由這裏可以比照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講過《法華經》，《涅槃經》之後就入滅了。在入滅之前他也授記，授記誰呢？彌勒菩薩。將來世間這些眾生依靠誰？現在我們還是學釋迦牟尼佛的法，雖然釋迦牟尼佛的法有正法、有像法、有末法，現在末法時期，還是釋迦牟尼佛的法。釋迦牟尼佛涅槃以後這世間誰來呢？彌勒菩薩那時候來成佛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把未來的佛法，度化眾生的佛法，交待彌勒菩薩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二十六講

佛此夜滅度。如薪盡火滅。分布諸舍利。而起無量塔。
比丘、比丘尼。其數如恆沙。倍復加精進。以求無上道。

這是繼續前面講完授記之後，佛就告訴大眾當天晚上要滅度了。滅度以後那些學佛的菩薩們，如何的精進。

這是佛在當夜滅度了，「如薪盡火滅」。像薪盡火滅，修小乘的人比如說證了羅漢果了，或者是證了辟支佛，他這身體如同薪，薪就柴火、木料這一類的。他證了果，比如說證了四果羅漢他有智慧的，有智慧叫火，證了羅漢果他要不住在世間的話，這報身就不要了，不要就等於這薪盡了，智慧也跟著報身入滅了。這是小乘的。大乘有點不同，是佛也好、菩薩也好，這菩薩當然是大菩薩了，他到世間是應機度化眾生來的。機是什麼呢？機是學佛各種根機的人，機就等於薪。這個火呢？這是佛菩薩來感應，來應化的應身，這個叫作火。比如說釋迦牟尼佛他到世間來，他為

什麼來呢？這一次到世間來的有好多弟子，其中有聲聞、緣覺、有菩薩多少啊，這些都是機，應這些機來的。機是根機，佛應該度這些根機都度完了，度完什麼呢？就是圓滿了，應度已經得度了，佛到這世間來度化眾生的機緣就完成了，這個時候這應身就可以不必繼續在這世間，大乘菩薩以及佛是這樣的薪火。換句話說，這裏講的佛是日月燈明佛，他在那時候應該度化的眾生都度完了，那是有緣的。那個無緣的不在數，有緣的應該度化的度完了這薪盡了，日月燈明佛他這應身既然薪盡了，火也隨著滅了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「佛此夜滅度」就「如薪盡火滅」，薪盡火滅這兩個還是比喻的話，當作表法就是剛才講的，應該度化的眾生各種根機，佛的應身是這火，表示這個意思。

佛薪盡火滅，就是滅度，為什麼要這樣解釋呢？就是佛的應身，他從這個地方離了之後，又在另外一個地方出現。應身從那起來？從法身起來，法身徧一切處，應身也是徧一切處，那裏有法身那裏就有應身，就看眾生有感，然後就有應。眾生有沒有感，就看學佛的人，是不是腳踏實地的學，沒有切實的學，也就沒有感應。

必須學佛的人，學得實實在在的，老老實實在學，他自然就有感應。我們在這裏學，有感應，你在地球任何一個地方，只要照著佛法來學，就有感應。這樣看起來，佛，那時講日月燈明佛，薪盡火滅了，是我們凡夫眼看應身佛，好像入滅了，連身體也入滅了。實際上，佛沒有滅的時候，只有隱時。所謂滅度是因為我們凡夫眼看不到，實際上徧一切處都是，談不上滅。這裏講薪盡火滅，是就佛的應身來講，事實上沒有滅的時候。

剛才念的兩首頌，第一首頌說佛「如薪盡火滅」滅度了，雖然滅度，佛很慈悲，把他那些舍利分布到各處。佛的舍利分布到各地方，各各地方都起了塔，建塔是供佛的舍利，讓人家見塔、見到佛的舍利。一見到佛的舍利，學佛的人，那就如同佛在世一樣，精進的學佛。

第二首頌說了「比丘、比丘尼」這是出家的二眾，當中當然要含在家二眾，有四眾弟子。這些弟子「其數如恆沙」，有多少呢？像印度恆河沙，有那麼多的弟子。「倍復加精進」，復就是看到佛滅度以後再加緊的、加倍的精進。佛在世的時候，

這些弟子固然精進，佛滅度之後，那比以前增加一倍的用工夫來往前精進。精進什麼呢？「以求無上道」，就是求成佛。

他加倍來精進，就由於佛留下這舍利建了塔。佛住在這世間固然是度化眾生，入涅槃以後留下舍利，還是用舍利來誘導那些佛弟子加倍用功。祖師注解就講，比如說，觀世音菩薩，「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」。佛以涅槃得度的，就現涅槃相而為說法。所以佛無論表現什麼樣的相，他都是來為眾生說法的，他現在入了滅度，滅度之後就入了涅槃，入涅槃就用入涅槃相在說法度化眾生。問題是我們學佛的人，必須了解這個道理，然後我們才能得到利益。如果這道理不明瞭的話，我們見到佛塔、見到佛的舍利，毫無作用。我們現在學《法華經》了，知道過去佛是如此，現在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。釋迦牟尼佛滅度的時候，他的舍利有多少，目前在前在中國有多少。不但如此，有很多佛教徒供養釋迦牟尼佛的舍利，供著供著又生出很多了，這都是感應。所以佛現涅槃相，還是在說法度眾生。我們只要明瞭這道理的時候，隨時如同見到佛是一樣。

這兩首完了以後，下面這幾首，說的是什麼呢，那尊佛滅度以後，那些菩薩經過多少小劫以後，在那裏弘揚這部《法華經》，然後都有成就，這幾首是講這個意思。後面這幾首偈子，我們現在一首一首地看。

是妙光法師·奉持佛法藏·八十小劫中、廣宣法華經。

在這裏講妙光法師，那時候是行菩薩道的。在那尊佛滅度之後，他就「奉持佛法藏」，把佛傳授給他的法，法藏是包含全部的佛法來修持，「奉持」就是奉行修持。修持到什麼時間呢？「八十小劫中」，這劫在前面跟各位說過了，那時間長久得很。一個小劫一增一減那就計算不出來，何況有八十個小劫。他在八十小劫之中，一方面自己奉持，一方面「廣宣法華經」，廣泛來宣揚這部《法華經》。經文就講了：

是諸八王子·妙光所開化·堅固無上道·當見無數佛。

這是講妙光法師，八十小劫中廣泛的宣揚《法華經》。那麼其中有八王子，是日月燈明佛的八個兒子，「妙光所開化」，他們皆是拜妙光法師，也就是從妙光菩薩

學。妙光菩薩他就開示八王子，讓他們得到《法華經》的教化。「堅固無上道」，八王子修持修得很堅定，固是擇善固執，固的是什麼呢？無上道，一定要求成佛。「當見無數佛」，這個到後來他們能見無數的佛，見到無數佛，就跟無數佛來學，這個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後面經文接著講：

供養諸佛已・隨順行大道・相繼得成佛・轉次而授記。

這八王子見到無數佛，見到佛就供養那些佛。「供養諸佛已」，供養諸佛以後，「隨順行大道」，隨著順從佛所教化的修持方法來行大道。後來「相繼得成佛」，八王子相繼的不是同時，都能夠成佛了，而且轉次而得了授記。

所以在這裏講見到無數佛，供養無數佛，佛都為他們說法，在八十小劫中。我們學念佛法門《阿彌陀經》裏面講得多麼清楚，一往生到極樂世界的時候，每天早晨用衣祴盛眾妙華，供養他方十萬億佛。每天早晨供養十萬億佛，十萬億佛都會為其說法。這是雪公在世常常講的，佛受人供養就跟他說法。每天供養十萬億佛，十萬億佛都跟他說十萬億法，你看這多少啊？往生極樂世界，為什麼一生就能成佛

呢？從經文裏面，處處都能體驗出來那種特殊的法門，特殊就特殊在那裏。而八王子要經過八十小劫，供養無數佛。

最後天中天·號曰然燈佛·諸仙之導師·度脫無量眾。

八王子相繼成佛，天中天是成佛的名稱，最後成了佛以後，他的別號，就是然燈佛。這尊然燈佛，「諸仙之導師，度脫無量眾」，他是一切仙，仙是神仙，不但是

一切修道的人間神仙，這尊佛是諸仙之導師。佛也就是大仙，他是諸仙導師。「度脫無量眾」，這位然燈佛他度了無量眾生。

是妙光法師·時有一弟子·心常懷懈怠·貪著於名利。

八王子的老師就是妙光法師，他有一位弟子，這位弟子「心常懷懈怠」。他在修佛的時候，心理常常有懈怠心，修了之後感覺就想休息。不但懈怠而且「貪著於名利」，心理還有名利心在那裏，貪求名利。他怎麼貪得無厭呢？

求名利無厭·多游族姓家·棄舍所習誦·廢忘不通利。

他這位弟子貪求名利，求得無厭。厭是滿足，無厭是求得不滿足，名利愈多愈好。因為這關係他「多游」。「游」是到處攀緣。攀緣那幾家呢？那些大族、貴族貴姓之家。在印度那時，你看王家、婆羅門，這些都是貴族之家，他那時候攀緣這些族姓家。「棄舍所習誦」，「棄」就放棄了，「舍」就捨棄他原來所學習的，所誦的學習、誦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誦《法華經》，他不學了放棄了，他到那些族姓之家去攀緣。

《法華經》我們現在研究它裏面所講的道理，明瞭這個道理，就能夠明瞭自己的本性，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，那就是第一義。就算是沒有明瞭道理，只要習誦那也不得了。能夠把《法華經》這樣習誦，這部經後面都有講感應的，過去拿我們中國來講，很多佛弟子不但拿整部《法華經》來誦，就算是誦其中幾句偈子，他的感應都是很多的，得的利益很多。何況還研究其中道理，如法來修行那更不得了，那利益大得很。但這位妙光弟子捨棄不習誦了，然後怎麼呢？「廢忘不通利」，廢棄了，忘了，忘了什麼呢？把經也忘記了。不通利，通是什麼呢？通是通這部經，利

是得到這部經的利益。他忘記，那有什麼利益在那裏呢？

以是因緣故·號之為求名·亦行眾善業·得見無數佛。

這位弟子，「以是」就因為這個因緣，他到處攀緣，《法華經》也放下來不學了，也不誦了，誦是背誦。後來他有個號叫求名，你看這個不得了，學佛學成一個求名的名號。雖然如此，他有善根的。「亦行眾善業」，他雖然是求名，經也放棄沒有習誦了，可是他好行眾善業，他作了很多善業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「得見無數佛」，他能夠見到佛，佛有多少呢？無數尊的佛。見到無數佛，就供養無數佛。見到那一尊佛，他就去供養那一尊佛，供養佛也是無數的。

供養於諸佛·隨順行大道·具六波羅密·今見釋師子。

號曰求名的是妙光法師的弟子，他就是「供養於諸佛」。供養諸佛，這諸佛是前面所講他見的無數佛。我們現在學佛見到佛像怎麼供養？至誠心向他一拜就是供養。用香華這一類的當然是供養，但是禮拜就是供養。所以他供養諸佛，也就是供

養無數佛。「隨順行大道」，那一尊佛講的佛法都是佛佛道同。因緣成熟了都是《法華經》，都是開權顯實，就是教學佛的人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點。「隨順行大道」，大道就是明瞭自己有本性，然後一步一步把本性開發出來叫大道。學二乘的不算是大道，學人天，人天的也不是大道。但是我們學佛人從守五戒、修十善開始學，五戒十善這是基本，雖不是大道卻是基本的。有了基本，要知道必得要發大心，要明瞭自己有本性，明瞭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我們持戒修十善，本來是人天的善業，明瞭這大道，知道怎麼樣修這大道，就把五戒十善轉變成修大道的修持法門，所以明理非常重要。

「具六波羅密，今見釋師子」，這位妙光法師的弟子他呢？由於供養那麼多的佛，隨著佛所教他的法，如法來行，行就是修這大道，成佛的大道。修成佛大道，就拿我們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來講，無論是那一宗都要行六度法門。禪宗、密宗、天台宗和念佛的淨土宗，這六度法門是共同的必須要學。所以他「具六波羅密」，他修行這六波羅密就是六度。六度法門要注意一個字「具」字，「具」是具備了，

六種波羅密完全在那裏修。所以那麼長的時間，見到那麼多佛，又供養那麼多佛，如法來行，行的是把六波羅密都完全在那裏修持。「今見釋師子」，在這個時候見到「釋」就是釋迦牟尼佛。「師子」，我們中國是老虎，虎是萬獸之王，在印度則獅子是萬獸之王。這個師字與加犬字邊的獅是一個字，經典裏面都是用這個師字。比如說佛在說法的時候如同獅子吼，獅子一吼，山上萬獸都被獅子一吼之後，嚇得不敢動了。這是一個比喻的話，釋迦牟尼佛一說法，那些邪魔外道、邪知邪見的人都不敢出聲音了，所以佛說法，就如同獅子在吼是一樣的，因此在這裏講的，「釋師子」指的是釋迦牟尼佛。「今」，這位弟子具足六波羅密，現在他見到釋迦牟尼佛了。

其後當作佛·號名曰彌勒·廣度諸眾生·其數無有量。

「其後」，「其」指的是這位求名弟子，到後來應當作佛，這佛「號名曰彌勒」。在釋迦牟尼佛法會上，前面提出問題的彌勒菩薩，他得到佛的授記，他將來成佛，就是彌勒佛。彌勒佛將來成佛的時候，「廣度諸眾生」。他成佛以後不得了，眾生是諸眾生，各類的眾生他都度，「廣」是普度的意思，都能把他們度化過來。度多少

呢？「其數無有量」，那些無量的眾生接受彌勒佛的度化，有數不清的數量。請看經文：

彼佛滅度後·懈怠者汝是·妙光法師者·今則我身是。

「彼佛滅度後，懈怠者汝是」，這是文殊菩薩跟彌勒菩薩講了，彼佛指的日月燈明佛，彼佛滅度以後，「懈怠者汝是」，汝是，就是你彌勒菩薩。「妙光法師者」，那位妙光法師，教那些弟子的，「今則我身是」，現在我就是。

這是從過去到靈山會上，你看這兩尊菩薩，一個是彌勒菩薩，一個是文殊菩薩，這兩尊菩薩多少生多少劫以前有這種因緣。想想看我們在人世間，在我們家庭裏面，在學校讀書、教書，在社會上各各團體作事情，為什麼在一起呢？因緣，懂得因緣都不是偶然的。一個家庭裏面父子關係、夫妻關係、兄弟關係都不是這一生才有這因緣，往往都是多生多劫以來的。想到這裏，遇到任何意見不合的時候，彼此想到這因緣不容易，自自然然問題可以解決，不要互相爭執。到後來一想，真的都不須要有那些意見的。所以這兩尊菩薩你想想看，那麼長遠的時間，因緣到現在又

碰到在一起，都得到諸佛護念的。接著經文又講：

我見燈明佛·本光瑞如此·以是知今佛、欲說法華經。

文殊菩薩就說了，我見到過去日月燈明佛。「本光瑞」，本是原來最初，放的光現的瑞相，就像前面所講的那個樣子，那麼從燈明佛過去放光現瑞。「以是」，因此，是指的燈明佛的本光瑞，因此我們就知道「今佛」，今佛指的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，他現在放光現瑞了，這有什麼預兆呢？「欲說法華經」，他就要說《法華經》了。他現在放光現瑞，跟日月燈明佛那時候相同，因此佛現在也會說《法華經》。

今相如本瑞·是諸佛方便·今佛放光明·助發實相義。

現在釋迦牟尼佛所現的相，是佛在靈山會上，從眉間白毫放出這光，照見東方一萬八千佛土，現出六種瑞相，這個相「如本瑞」，如同過去日月燈明佛本地的瑞相。為什麼過去佛也是這樣現瑞相，現在佛也這樣現瑞相，為什麼呢？「是諸佛方便」。一切佛他要說《法華經》這部大法的時候，都要放光現瑞的，這是一種方便。

必須以這種方便，讓人家了解這部經，不是那麼容易能夠學的。如果因緣不到，或者學的人善根不夠，別說學不到，連《法華經》的名稱也聽都聽不到。諸佛為了讓學的人把善根開發出來，用種種方法把他的知見開發出來，這個必須要方便法就是現瑞。

「今佛放光明」，「今佛」指的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，他現在放那光明了。「助發實相義」，光明放出來，就幫助這些大菩薩來開發實相義。靈山會上這些菩薩都了不得的，這因緣成熟了，所以才看到佛放的光，從這光裏面，幫助開發每一個人自己的實相。

「實相」這兩個字，天台宗的經典《法華經》講的實相就是真如本性，也就是一真法界。這裏講實相這兩個字，可不能把這兩個字分開來講，分開來就講不明白。過去雪公剛剛到台中來，有從國外回來學佛的人，那位佛弟子拿英文翻譯的一些佛學名詞來請問雪公，雪公講的跟他講的，兩個對不起來。後來雪公說實相這兩個字怎麼解釋？那一位說，實是真實，相是外表，真實的外表就是「實相」。好了，你

把實相解釋為真實的外表，那解釋到那裏去？因此千萬不可以分開來講，也不能望文生義。在這裏，實相我們怎麼樣去體驗它呢？怎麼樣去了解呢？世間萬法都是生滅的，都是假法。我們自己研究研究看看，我們本身這身體如果是真實的，身體就永久存在，不會有生老病死；有生老病死，就證明我們身體不是實在的。身體是色是物質，在身體裏面，同時存在的就是心理，我們心裏的念頭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動，現在所想的，一轉眼想的又是另外一個念頭，自己控制不住。自己都不能控制，你說這是真實嗎？這都不是真實的。本身這是我們的正報，外面的山河大地，以及社會上各種人羣組織，無一不是生生滅滅的假東西，把這一切假東西都否定了，不會生滅的東西是什麼？那才是真實的。什麼才是真實不變的？只有我們的真如本性，我們成佛就憑這個才成佛。所以靈山會上，佛放光明幫助在會大眾，要明瞭自己有實相。明瞭自己有實相，自己才能修，才能開發本有的實相。

諸人今當知·合掌一心待·佛當雨法雨·充足求道者。

文殊菩薩就說「諸人」，你們在會大眾們，「今當知」，現在應當了解，了解什

麼呢？要「合掌一心待」，合掌，是把手指合起來，表示誠心誠意、一心在那裏等待。等待什麼呢？「佛當雨法雨」，釋迦牟尼佛，就世尊他一定「雨」，第一個「雨」當降字講，降下法雨來。法雨是比喻，大地上有雨，萬物才能很順利成長，沒有雨水滋潤，萬物不能夠成長的。佛說法叫法雨，佛一說法，我們就能開發自己的智慧，實相就能夠明瞭，所以佛應當雨這法雨。雨法雨之後，「充足求道者」，充足就是滿足，現在會上大家都在一心求道，佛一說法就滿足大家的求道之心了。

這兩首頌，祖師科判叫「教菩薩法」，是佛教菩薩法。佛教菩薩講的是什麼法啊？大家看看：實相、實相義就是教菩薩法。菩薩學什麼？菩薩學法第一個叫我們明瞭自己有這實相，在明瞭之後就把自己實相完全開發出來。怎麼開發呢？藉著佛的光明，這就是菩薩法了。我們現在學念佛法門，《阿彌陀經》講得多麼清楚，「阿彌陀」這三個字就是無量，無量光、無量壽，我們一念佛心裏就充滿無量光，這一句就能開發自己的實相。因為我們的工夫在娑婆世界不容易用得上，還是藉著無量光，往生到極樂世界。到極樂世界還是在無量光中藉著佛號開發自己的實相。在那

裏快得很一生成佛，總原則就是開發實相義，任何一宗都是「助發實相義」，一切法都是方便法，就是幫助開發自己的本性。最後這一首：

諸求三乘人·若有疑悔者·佛當為除斷·令盡無有餘。

「諸求」，在靈山會上求無上道的人，包括「三乘」的這些「人」，因緣成熟了。他們還有「疑悔」的話，心理上還有不明瞭，還有疑惑，還有這些情況的話，「佛當為除斷」。佛一定為大家把疑悔消除掉、斷除掉。斷除得怎麼樣呢？「令盡無有餘」，斷得乾乾淨淨，這就是祖師講的「護念」。我們眾生如果對於這個法門，還有將信將疑的話，那就不能修了。必得要深信、切願，深信不疑才能夠修得成功。那麼，當我們稍微有點疑惑的時候，佛就將它斷除。我們有任何疑問的時候，在世間遇到種種問題，馬上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不但阿彌陀佛本身來護念，《阿彌陀經》裏面講：六方佛都來護念的，六方佛護念就代表十方佛護念。問題是，我們要肯念佛，誠心念佛十方佛都來護念，阿彌陀佛一樣必定來護念我們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二十七講

前面〈敍品〉講完，今天開始講〈方便品〉。〈方便品〉在這部經裏面，特別有一品，專門講這意思，因此開頭就把這一品的名稱〈方便品〉的「方便」先看一看。關於〈方便品〉祖師的注解，從智者大師到蕩益祖師解釋都非常詳細，我們沒有辦法按照那個方法來講，我們用講表。講表是過去雪公作的，請各位看第九張講表第二五五頁。各位看表中間〈方便品〉後面那一段「方便義」。方便義就是解釋方便它的意義，這列表出來，也是根據蕩益祖師的注解，不過把注解簡化，成為現在這表，我們先看看。

方便意義第一個講法，「方便」這兩個字，「方」當法字講，是方法，「便」是當用字講，方便這兩個字是方法的一種用處。表上面第一行講「法之用也」，方法的一種用處。下面再解釋方法的一種用處是指的什麼意思呢？「偏圓逗機」，所謂偏圓逗機，偏是按天台宗講的權教，權教—藏、通、別這三教是偏的；圓是藏通別圓最後的圓教。這個方法、這個作用，就是屬於偏教根機的人，就用偏教來教化他。

屬於圓教根機的人，就用圓教來度化他，這叫逗機，正適合各種根機的。重要的是它講方便，方便的意義：用那一種教講，都是教學習的人「令離諸著」，離開各種執著。有各種什麼執著呢？比如說藏教的他偏於空，就執著空，這個也不行；再呢？別教偏於有，各有所偏的，必須把各教所執著的意思都要離開。「諸著」很多，剛才舉的例子，執著有、執著空不過是兩大類而已。分開來講包括小乘的證到四果，得了涅槃了，得了涅槃執著涅槃也是執著，所以這都是執著。這方法用處就針對各種根機，都要使他們所執著的那些法，都要離開執著。

第二種方便的意思就是「門也」，方便這兩個字當門講。門是什麼呢？這門裏面代表真實的意義。一個東西，必須要開了門，從門進去，才能得到裏面真實的東西。所以這裏說這門「一切的權略，作真實門」，佛講的其他一切法，都可以當作門來講。就是一切的權略，權就是方便法，略是方略，用這些方便的權法，它就像門一樣——門一打開，可以從門進到裏面去，得到裏面一切真實的東西，叫作真實門。

這個後面經文有講到的，講什麼呢？「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」，開這方便門，

這門一開了以後，示是指示，指示真實相，真實相就是實相。從這個意義來看，一切的經典，這大乘經典都是方便門。從經文研究，研究就是了解實相，這是門的一種作用。所以一切權略作真實門，我們必得要從門打開以後，看見門裏面，實相就是我們自己的真如本性。

上面這兩種解釋，方便是方法、作用，方便就是如同一個門，這兩種解釋是「釋他經」，其他各種經，都可以用這兩種方式來解釋方便。只有《法華經》，特別這一品〈方便品〉，它有特別的意義。這〈方便品〉講「方便」的意思，後面第三條各位看看：「祕妙也」，「方」當祕字講。「便」當妙字講，所以在這一品講方便的意思就是祕妙。這祕妙究竟怎麼講法呢？下面解釋了：「於昔成祕，今開成妙」，在以前學佛的人都不了解，這是祕密法。今開，現在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開示了，開什麼呢？開權顯實。以前講的都是權——權法，祕密。現在開權顯實，把實際這個法，《法華經》所講的一乘法開示出來，這叫妙。一開始大家看佛指示出來，大家才了解這叫妙。所以祕妙這兩個字，就是〈方便品〉裏面方便的意義。所以「釋今經」，

就是這部《法華經》。

把〈方便品〉方便兩個字解釋祕妙，是根據後面經文所講的，釋迦牟尼佛就說了，前面講開示悟入，這個真實相，佛講「唯我知實相」，唯有我知道實相，我就是釋迦牟尼佛。不但我如此，十方佛成了佛都是這樣，也只有我跟十方佛知道這真實相。除了佛、除了十方佛以外，其餘的，佛講你們執著，你們一講，講不到真實的意義，為什麼呢？「我法妙難思」，我所說的真實相這個法，微妙得難以想像，想都想不到，微妙難思，這後面經文有講的。祖師根據經文講，這方便意思就是祕妙這兩個字，那就是說祕妙只有佛那種境界，他才徹底了解。佛不開示，其餘的人誰也不了解。

這個方便，一般講方便是方便法門，只講權，權變方法。與權相對的就是講真實的實，權實這兩個意義，一般是對照著講。但是在這部經裏，就〈方便品〉來講，祖師用四句話來解釋，下面是「權實四句」，各位看看，權實四句下面列出來——「一切法皆權，一切法皆實，一切法皆亦權亦實，一切法皆非權非實」，這四句話把權

實這兩個字整體都解釋了。

現在看權實用四句話解釋，先看「一切法皆權」，佛講的一切法都是權。為什麼都是權呢？比如說前面祖師都說出來了，講十個法，如是相、如是法、如是性、如是體，十個如是，前面表列出來了，這些代表百界千如，一切法。這一切法作用是什麼呢？都是佛拿這些法，來開示我們學佛的人入佛知見，見到自己的實相，就是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所以一切的經講的一切法都是權，就像《金剛經》所講的，佛所說的經法，就像過海用的船一樣，在內地過長江、黃河，我們在這裏過海用什麼呢？用船。有的用小船，大的海用大船。不管小船、大船，都是用來過海用的。所以佛講的一切經法，就跟船是一樣的，這就是權。權是使眾生度過水，這就是它的作用，所以一切法皆是權。

第二條講「一切法皆實」，實是真實的。這怎麼說呢？佛說的一切法，我們學佛的人，你要把佛法明白了、聽得懂了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學佛得到法喜，喜是歡喜。為什麼聽佛所講的法會歡喜？佛所講的法記載在經文裏面，我們研究經文的意思研

究明白了，都心裏很歡喜，這叫法喜。這歡喜是什麼呢？自己得了真實的意義了，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在沒有了解這意思之前，我們心是飄浮不定的。世間的人講這個道理、講那個道理，我們也辨別不出那個是對、那個是不對。世間人是你爭我奪的，沒有一個善惡準則在那裏，一般人跟著大家學，社會風氣好就跟著學好，風氣壞就跟著壞學，這表示我們一個人心理是不定的，沒有法喜。學了佛法，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，這才是真我。有了真我，自己一切都變化出來，了解真實的意思了，就發生歡喜，所以經文裏面有講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。諸法是一切的法，佛所說的一切法。正報是我們眾生的身體、心理、生命的現象；依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，以及人世間各種社會組織。這是什麼呢？要從真實這方面來講，「常自寂滅相」，寂滅相就是真實相，本來如是相、如是性，性相圓融，都是真實的，看我們覺悟不覺悟。不覺悟，別說現在社會現象、山河大地是假的；就是我們自己真如本性，我們也不了解，也得不到真實的意思。覺悟以後，自己知道本有的真如本性不生不滅，那個才是真我。除了真我不生不滅之外，其他那是寂滅相。有寂滅相，起相的時候起什麼相啊？釋迦牟尼佛他要是如如不動的時候，沒有相，任何人

看不見。他現在要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他就要起現相，那時候他八相成道，有了相，這個相我們要問，相是寂滅相，還是非寂滅相啊？就遇緣道理來講，八相成道都是寂滅相。不但釋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寂滅相，就是我們人在六道輪迴，來來回回、生生滅滅的，還是寂滅相。如果不是寂滅相的話，那佛、大菩薩到地獄裏面，不是墮落地獄道的眾生所見的地獄，佛菩薩到地獄，那地獄比天堂還好，是清淨的。這就是說覺悟以後，佛的一切法，常自寂滅相，這一切法皆實。

第三條「一切法皆亦權亦實」，這一切法包括所有的法，亦是權亦是實。比喻說，後面經文有講「諸法如實相」，諸法講一切法，如實相，這一句話表示一切法也是權也是實。祖師舉出一個例子來，比如說，修行用工夫，普通作不淨觀。觀察我們自己身體，從入了母胎，出了胎以後，自己有了身體，分析分析自己身體裏面，沒有任何一個東西是清潔的，都是污濁不堪。普通人，自己洗洗臉、洗洗澡覺得很清潔了。如果說你早上洗了臉，到了中午再看看臉上，就有很多微細灰塵落到臉上去。一天不洗臉，臉上就染污了，三天不洗臉那更不得了。再說洗澡，洗了澡之後，

感覺自己身體很清爽。你一天、兩天、三天不洗澡自己聞聞看，氣味自己都受不了。這還是外面的，裏面的，你們想想看，我們吃的好東西，很爽口的食物，吃下去，變成食物廢的渣子，存在體內。在腸子裏面，帶到那裏，那個大便解出來以後，你叫他說大便是你的，在你身體裏面的，你帶著走吧，誰也不肯，這很臭。既然在身體裏面，你不帶也不行，可見得身體裏面很髒的東西太多了。「觀身不淨」，我們觀自己身體不乾淨的，這就是不淨觀。從這個不淨觀來看，也是虛的、也是實的。也是權、也是實。權就是虛的，實就是實在的。為什麼講實在呢？我們一般人不了解自己身體這麼污染、這麼髒，對自己、對異體，對自己的己體、對他人的異體，又愛護自己又貪愛對方，不淨觀就是對治這個貪愛心。兩性，就說男性，男性不了解自己身體那麼不清淨，對自己貪愛執著。對於對方他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對方不清淨，也貪愛。不淨觀是針對這個貪愛心。從對治這方法來講，它是實在的，沒有這法不能對治。但講這觀，觀是觀想。這觀想無論對自己也好，對他人身體的觀也好，觀是假想的。假想的，它就是權法，不是真實的。就這一句話來講，「諸法如實相」，拿這不淨觀這個觀法來說，以這一個法做例子來講，這個法既然亦權亦實，推廣來

講一切法都是亦權亦實。

第四條講「一切法皆非權非實」，佛所說的一切法，前面講亦權亦實，又恐怕學的人執著亦是權亦是實，後面再加上非權非實。執著亦權亦實也不對，必須加上非權非實。為什麼非權非實呢？佛所講的有上等的法、中等的法、下等的法，還有講有為法、無為法，說起來是有權有實。真正說起來的話，權實都不能說，不能說就是非權非實。為什麼非權非實呢？就天台宗解釋教理意思來講都是如實相，都是實相，也就是指的一真法界。講一真法界這些名相全部都談不上，一般講十法界。十法界還有界，凡夫六道，六道以上四聖界，合起來十法界。這個十法界還是有界限的，不究竟。講到非權非實的時候，就是一真法界，那就是非權非實了，在這裏講一切皆是如實相。

權實這兩個字，用這四句話解釋，就是叫我們學《法華經》，學〈方便品〉的人，開頭就要明瞭，雖然是開權顯實，從方便法要知道真實法。講方便、講權、講實，我們不能把權實分開來，權就是權、實就是實，必須圓融起來看。從皆權來講

一切法皆權，從皆實來講一切法皆實，然後照應亦權亦實、非權非實。整體叫我們見到任何法，這裏所講的每一句經文，都是叫我們這樣去研究，圓融去看。這四句話講的權實，就經文後面講的，包含有自己修學的時候，有權有實。度化眾生的時候，也有權有實。分開來講那更多，意思更詳細了，那就不必那樣詳細研究。

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

為上根猛利直說
法體說法一周

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·告舍利弗·諸佛智慧·甚深無量·其智慧門·難解難入·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所不能知。

「爾時」，就是文殊菩薩解答彌勒菩薩所提的疑問，解答完了的時候，「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」，這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從三昧之中，很安詳地起來，起來就是出了定，三昧是大定。為什麼要從三昧安詳而起？這個時候他為了度化眾生。如果不是為了度化眾生，佛是在三昧之中安安靜靜，那多好，何必要從三昧起來，出定作什麼呢？出定就是為了度化眾生。無論是那一道眾生，就說我們人道眾生，在凡夫

看起來，某個人很好，他又有地位又有財富。很好是很好，但是有政治地位的人，也不見得心理就那麼安然快樂。自古以來，古時候作皇帝的人，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把政治辦好。辦不好會怎麼樣？辦不好，君主時代就有人起來革命，就要把他的政權推翻掉，所以心理不安。發了財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，他也不見得很安然快樂。你說那一個有錢的人不生病，生小病還可以找醫師給他治療，有些病，再好的醫師也治不好的，那只有佛才能夠治。世間醫師只能作醫師，不能作醫王，釋迦牟尼佛是醫王，他是醫師之王，他能給眾生治病。世間再高明的醫師治不好的病，釋迦牟尼佛能夠治得好，所以他是醫王。不但能夠治病，生死都能治得好，這就是學佛，普通人不學佛就不知道。話說回來，他政治地位像古時候作了大皇帝，或財富像古時候的石崇，有一個很富有的人家，帶了一個珊瑚樹來給他看看，問你來看我的珊瑚樹是不是很寶貴？石崇一看，你跟我過來，帶那人去看看，他滿房屋裏面盡是珊瑚樹，除了珊瑚樹以外，其他的珍寶太多太多。結果怎麼樣？就是因為財富那麼多，後來那時有政權、有權威的人，要他最寵愛的一個小太太，石崇說你要我家什麼都可以給你，你要我的小太太（綠珠），那辦不到。人家就給他定一個罪名，你不肯

捨棄綠珠，連你本人生命都保不了。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」？在他勢力範圍之下，他給你定什麼罪，你就犯什麼罪，結果被抓去了，綠珠也從樓上跳下來死了。你看錢財多了，有什麼用？這一切眾生，在佛看起來都是可憐，都是值得哀傷。就如同周文王到外面巡察、巡視，看看一般民眾，好像受到傷害一樣的。他想老百姓太苦了，他想辦法實施仁政，替老百姓解決痛苦問題，所以文王「視民如傷」。釋迦牟尼佛從定中起來，也是視民如傷，也是視一般眾生都像受到傷害一樣可悲愍，所以從三昧之中安詳而起。起來就是為了要說法，還不是說普通法，說這《法華經》，就是成佛的法華，讓人家知道法華講的是一乘法，依《法華經》修行就能成佛，所以佛哀愍眾生而從三昧起來。

接著佛「告舍利弗」，他從三昧大定裏面出了定，然後跟舍利弗講，為什麼在會那麼多的聽眾，只告訴舍利弗呢？舍利弗是常隨眾，而且在常隨眾之中智慧第一，舍利弗是聲聞眾智慧第一，菩薩眾之中文殊菩薩是智慧第一。所以他告訴常隨眾舍利弗，他才能了解佛講的《法華經》。

接著佛就告訴舍利弗：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，「諸佛智慧」，凡是成了佛的智慧是「甚深無量」。諸佛智慧普通講，一心三智。三智指的什麼？天台宗修的觀行法門，空觀得了一切智，修這假觀得道種智，修中觀得一切種智。三種觀行法門普通是按照次序、次第來修，先修空觀、再修假觀、再修中觀。成佛的時候，一心三觀就在一心中同時證到這三智。三觀同時證到空假中，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一心中同時證到這些智慧，叫一心三智。

這個一心三智，佛在一心中證到了。證到這三智，這三智究竟怎麼樣呢？跟菩薩的智慧、跟聲聞緣覺的智慧，有什麼不同呢？佛就解釋了，「甚深無量」，甚深是講他的智慧到最徹底了，沒有其他人的智慧能夠到達他這樣的程度。這個無量是就空間來講的，就橫的這一方面來講，橫徧十方無量無邊的，就講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沒有邊際叫無量。甚深是講豎的，從豎的這一方面來講；無量是從橫的這方面來講。豎的最徹底無窮無盡，橫的無量也是無邊際，這是佛的智慧。他證到一真法界的智慧，就跟一真法界同樣的深，那樣的無量。

這個「甚深無量」是佛自己證到的境界、得的智慧。他要把這智慧開示給人家，讓人家也能夠得到這智慧，佛講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」。那智慧門，就〈方便品〉所講的，講方便的權法，這裏的權，跟一般經的權不同的，他這智慧門是權智。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這個智慧叫門，開這門，他門雖然開出來，可是難解難入。要想從門裏面了解佛的真實法，難啊，要能入這門，得到這個真實法更難，難解難入。這個難解難入，真正了解，要到什麼呢？到了十住菩薩才了解。入要登地、地上菩薩才能入，才能得到法身。

既是這樣難解難入，佛講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所不能知」，聲聞、辟支佛是小乘、中乘。除了這個以外，祖師注解，七方便人，七方便人都難解難入，都不知道。那個七方便？第二五六頁這表各位看看：「七方便」，人是人道眾生，天是天道眾生，學佛的聲聞、緣覺這四種。就是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。後面三種是菩薩，菩薩有藏教菩薩、有通教菩薩、有別教菩薩，這七方便。而七方便有兩種，這是其中一種。另外，天台宗祖師注解什麼？藏教有二乘，通教有二乘，通教菩薩，

別教三賢位菩薩，圓教十信位菩薩，這合起來有七方便人。

七種方便的人，無論是第一種講法，包括人天在內的，後面藏通別三教菩薩，固然難入，都不知道。第二種講法，藏通別甚至圓教十信菩薩都還不能知。到圓教十住，他才能了解。因此後面這經文說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，包含菩薩，所不能知。這些人都不能知道，可見得唯有佛才能知道。唯有佛開出權智的智慧門，要到什麼程度的人，才能知道呢？這個七方便人知道難解難入，趕快要用工夫。用工夫怎麼用法呢？這裏就講開權顯實。藉著佛講這大法，自己要發心往佛法裏面求。一發心，自己知見就會提升。我們普通人學佛，總是感覺智慧不開，念佛工夫也不進步了，實在說，最重要自己要發心。發什麼心呢？發廣大心、發平等心。不要小心眼、小裏小氣，那個不行的，那個智慧開發不出來。一發心，境界就能轉變。所以在這裏講，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所不能知」，聲聞辟支佛知道這個難解難入，回小向大趕快發心，加緊用功，他就能夠解能夠入。

祖師注解就說出來了，為什麼七方便人難解難入呢？問題是七方便人都有他們

的執著。就拿凡夫眾生來講，我們現在都是凡夫眾生，我們現在學佛，學佛為什麼感覺佛經這麼難了解呢？對於無生法、真如本性難解呢？問題是自己執著生滅法。生生滅滅的那個法，世間一切法都是生滅法，不究竟、靠不住的假法。我們就把假法執著當作真法，執著假法不肯放棄，那智慧怎麼開呢？真法不了解，也見不到，所以自己要破除這執著。那個高深的聲聞緣覺不必講，就我們凡夫地位來講，要想在這部經能夠研究明白、得到好處，必須放棄世間的生滅法，要能看得破，看破以後完全把它放下去、不執著，才能談得上學這部經。如果我學這部經，也讀了、也了解，對於世間名利絲毫不肯放棄的話，那你就是把這部經背得很熟，天天在背誦這經典，拜這經典，也還是難解難入，所以最重要是自己要放下這些執著。

第二十八講

所以者何。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。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勇猛精進。名稱普聞。

這是〈方便品〉，上次開頭講的是開權顯實，大略地講，講過之後再詳細說。這還是概略的講開權顯實，這是屬於什麼呢？《法華經》裏面有本地的意思，有當前事迹的迹，迹是當前的事情，這還是當前的叫迹門。迹門從上回開始講的，還不是本門，本門那就更深遠了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諸佛的智慧難解難入？下面就解釋了：「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。這佛，在智者大師以前，有古注講指的是釋迦牟尼佛。智者大師的解釋，諸佛、一切佛都包含在內叫諸佛，曾經親近過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。換句話說成就一尊佛，他從凡夫地位發菩提心，一直往上修，修成佛可不容易，那要親近多少佛？這裏講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。可想而知了，所以普通學的經文知道，成

就一尊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三大阿僧祇劫這學習過程中，要親近多少佛呢？這裏講要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。親近這麼多的佛，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親近那麼多的佛，他跟那麼多的佛來學，學就是開發自己的智慧，這就是解釋前面的智慧門，那樣難解難入。這智慧這樣深，是由於親近過去那麼多的佛，親近每一尊佛，都要跟每一尊佛去學。而且盡行，就是完全照佛修行的方法，那樣去修行叫盡行。盡行諸佛無量的道法，無量的道法，那就是說有無量道法，這個法門是無量無邊的。在祖師注解裏面講，從橫的方面來講是非常廣，從豎的方面來講非常高，所以又高深又廣大，這是無量的道法。親近這麼多的佛，根據每一尊佛的無量道法，都在那裏修行。

每一尊佛他講的智慧有兩種，一是自己本性裏面開發出來的智慧，是實智，實實在在的實智，自己本有具備的。有了實智以後再有權智，權智是權巧方便的權智。權的智慧是用來度化眾生用的，必須先有實智，然後才能開發權智。前面講的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，而且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那是每尊佛開發自己的實智。

接著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」，這是成就佛以後，他要度化眾生的話，他就是要有權智，這兩句是講佛的權智。由於他勇猛精進，這就前面來講，諸佛的智慧都是難解難入，既然難解難入，他用勇猛精進這種學習的精神在那裏學，入了門了，入門之後他就有權智了。有了權智，就可以普度眾生，那麼他就是「名稱普聞」了。能普度眾生，那些受度化的眾生都知道，是佛來度化了，所以這兩句是講，讚歎諸佛的權智。

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・隨宜所說・意趣難解。

這是把實智、權智在一起，作了一個小的結論，講究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。所謂「成就」是什麼呢？成佛他在智慧上能夠成就，跟沒有成佛以前那菩薩的智慧不相同。菩薩，當然要開發智慧的，但是他智慧還不徹底。必得成佛，他的智慧甚深，深到最徹底的智慧了。成就這個甚深的智慧，佛才談得上甚深。「未曾有法」，成就這個法，能夠開發這樣最徹底的智慧，這個從來未曾有的，沒有成佛見不到。成佛以後才能成就，「未曾有法」現在成就了，這個指的是什麼？實智。實有的，

由自己本性裏面，一步一步從開始行菩薩道，一步一步到成佛的地位，這種未曾有法，現在成就了，他的實智在這裏成就。

「隨宜所說，義趣難解」，隨宜就是指學佛根機來講，隨著眾生他是那一種根機，就成佛的人來講，都能隨著眾生根機來說，說成佛這個法。這個法雖然在佛來講是「隨宜所說」，可是這「義趣難解」。義趣所講的意義，它的旨趣可不是那麼容易了解，這是指佛度化眾生的權智。這種權智這裏講義趣難解，難解是有那些人不容易了解。

這七方便，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這四種，後面藏教菩薩、通教菩薩、別教菩薩合起來七方便。七方便有兩種講法這是其中之一，我們現在在這裏看祖師注解，「隨宜所說，義趣難解」，這七方便人都不知道。七方便人就是指的表裏面看的，不但人天聲聞緣覺不知道，就是藏通別三教的菩薩都難解。換句話說《法華經》講圓教法門，必須到圓教的菩薩，在這裏才了解這權智。

以上所講的都是諸佛他的權智實智，接著就講釋迦牟尼佛的這兩種智慧了。經

文各位看看：

舍利弗·吾從成佛已來·種種因緣·種種譬喻·廣演言教·無數方便、
引導眾生·令離諸著。

這裏是釋迦牟尼佛，他就叫舍利弗的名字：「舍利弗，吾從成佛已來」這一句就是講釋迦牟尼佛的實智，我從過去行菩薩道一直到成佛，從成佛已來到現在。成佛，換句話說實智一定要完成的，實智不完成的話就不能成佛。成佛一定是實智開發出來了，這是讚歎佛的實智。

「種種因緣」從這個以下是講佛的權智。所謂「種種因緣」就講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，就那個時候有四十多年，因為在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這一次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。所以在講《法華經》〈方便品〉的時候，可以說是種種因緣，就是在四十年前種種因緣，說其他法門度化眾生，以各種智慧應機說法，對那一種根器的眾生就說那一種法門，所以叫種種因緣。

佛說法，有用言語直接把這個法、這個道理說出來；假如道理說出來，人家不容易明瞭，就說因緣；因緣人家還是不容易了解，再說譬喻。前面講種種因緣，接著就說譬喻，「種種的譬喻」，《阿含經》裏面，大乘法門，大經裏面都有。比如說《金剛經》裏面講：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」，夢幻泡影就是譬喻。在這裏講種種譬喻，像小乘的法門，比如說有叫五種譬喻，五種譬喻什麼呢？有水沫（水的泡沫）、有陽焰、有蕉（芭蕉這一類的）、有幻法，大致分有五種。所以在這裏講，就小乘法門說的譬喻：芭蕉、水沫等等。在大乘經典裏面也有說，比如乾闥婆城那些幻法事情，什麼叫乾闥婆城呢？乾闥婆用種種幻法幻現出來的樓台庭閣。在我們東方中國也講，譬如海市蜃樓，是自然界海上的水蒸氣，經陽光一照顯示出來的，看到空中樓台經閣，和實際上景物一樣，不過實際上那是自然界幻現出來。這裏講乾闥婆是懂得音樂的人，他知道幻法可以做出那些幻現，譬如城堡樓台這一類的，大乘經裏面常常舉的譬喻。

用種種因緣譬喻是「廣演言教」，廣是廣泛的，演就是開演這些言教。這廣演

言教，佛法裏面有開有合，合就是把萬法合為一法，開就是演，把一個法開為無窮無盡無量的道理。廣演言教，就是把佛法義理講到無窮無盡的，這叫無量義，就用種種方法把教理能夠演說出來。

接著說「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」。無數方便，前面講方便有七種人，七種方便，那些人都難解。既是難解難入，佛有權智，那些人難解的話，用種種方便適合七種人各種根機，適合他能聽得懂的。佛就用這些方便法來度化，讓他們一步一步了解義理，所以說用無數的方便，說起來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歸結起來，有七種方便，這七種方便法，針對七種方便人，讓他難解能夠了解。用這些方便法「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」，不但讓他了解言教的道理，最重要的是讓他能夠去掉執著。眾生都有執著，這裏講諸著，大致有兩大類：一個是我執，一個是法執。詳細分，按照修行人到什麼地位，就有什麼樣的執著，祖師就注解出來了，諸著分成以下各個層次，都要離開。

先從淺的方面來講，這講引導眾生，從六道凡夫眾生開始說。六道眾生最苦的

是三途裏的眾生，不想墮三途的話，就要在人間來修。修什麼呢？修十善業，可以不墮三途。現在再研究，為什麼眾生會墮落三途呢？注意這個「著」字，著是執著。眾生墮落到三途，就是因為他執著什麼呢？執著自己私人的利益，就是自私自利。私人的財富、權力、名聲，完全執著這個，那麼他心裏所想的、言語所說的、再表現出來那些事情，都是損人利己。都是執著求自己的名利，求自己名利愈重，他執著愈重，然後造的業就愈多，這就墮入到三途裏面去了。如果修十善業，就可以對名利的執著不那麼嚴重。就普通人在人間，你叫他放棄私人的利益、名聲當然不可能的，但是你勸他修修善業，做到某種程度，可以保住人身不會墮入三途的。所以修十善業，可以避免墮落三途，就可以離開三途。

十善業的反面就是十惡業。他修十善業就不會造十惡業，造十惡業要墮落三途的。這個造了十惡業墮落三途，就是由於一個人權利心太重，想發財想升官，想得好的虛名，想到最嚴重的話，不惜造了十惡業了。殺人、放火、綁票，用種種方法，把人家的錢財奪取過來，這就墮落三途了。修十善業不會墮落三途，修十善業可以

保持住人身，修得再好一點，可以生到天上去，人天小果。但是人天小果，雖是由修十善業來的，人天小果執著人天，還是一種執著。人到人世間來，一個人他在世間受了種種痛苦，你叫他放棄人身吧，他不肯放棄的，這是對於人身的執著。生到天上，更不必說了，那天上環境那麼好，也不肯放棄。要想人間的執著、天上的執著都放棄的話，那修十善業就不夠了。修十善業普通講「散善」，散散漫漫的，雖然修十善業還有人我，還有自己私人的利害存在心中，造善事是造善事，還是離不開自私的心。那麼，必須進一步修清淨的善業，清淨善業怎麼樣呢？把自己的私人慾望都不要講了，都破除了。就是在作十善業，而不要存著自己作十善業，將來人家回報我，我怎麼待人，將來人家怎麼樣對待我，這就不清淨的。清淨十善業是你儘量去作十善業，但不要求將來人家怎麼回報我們，這是清淨善業。清淨的十善業，可以超越人間的執著，超越欲界天的執著，他可以進步到色界天。所以佛說了清淨的十善。你儘管作了十善，你不要存著人家來回報你，這就是清淨十善。如果能夠照佛這樣行十善，生到天上可以超越欲界天。

超越欲界天，上面還有色界、無色界，當然都是要有禪定工夫了。雖然有禪定工夫，生到上面色界、無色界，但還在三界之內，還有生死，因此佛再說小乘法，叫三藏教法。三藏小乘裏面有經律論，這個最重要是叫他斷除見惑、思惑。見思惑分析起來很多，最重要的是那些邪知邪見，不合乎佛法的見解都是邪知邪見。還有做人這方面，人人都有貪瞋癡慢疑這三毒，簡單講三毒是最根本的，其他還有很多，整個說起來就是見惑思惑。見惑是在見了道，懂得道理見了道，見惑就可以破除；思惑是一定要用工夫修行，修道才能把貪瞋癡全部斷乾淨，思惑就斷除了。佛所說的三藏法，就是教學的人，把見思惑都斷除乾淨了，這可以超出三界。出了三界，他又有執著，執著什麼呢？執著涅槃。比如說小乘證了羅漢果，羅漢果就入了涅槃，那個涅槃是小涅槃，不究竟還沒有成佛，他又執著。原來他執著見思惑，見思惑就是一種執著。怎麼說見思惑就是一種執著呢？他對他的邪知邪見執著，不肯破除；貪瞋癡這種習氣煩惱，他也執著。他不執著就沒有這些煩惱，就是因為有這種執著才有煩惱。見思惑就有見思執著，見思執著破除以後，雖然出了三界，可是他入了涅槃，又有涅槃的執著了，你看這多麼麻煩呢？

為了破除對於涅槃的執著，佛又說菩薩法。菩薩就是教那些學小乘的人，要回小向大。說你證羅漢果，這小涅槃距離成佛還遠，這不究竟，所以又說種種菩薩法，讓他離開涅槃的執著。離開涅槃修菩薩道，這個不容易了，我們必須明瞭修菩薩法，每一個階段有他的地位。這個地位，比如說，就別教菩薩來講有三賢位、十地位。三賢位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。然後有十地，十地修圓滿了，有等覺、妙覺，到妙覺就成佛了。圓教菩薩也有這些階位的。

這裏祖師注解說了：離諸著到最後，重要的是就修菩薩道來講，要說佛法。前面是說菩薩法，菩薩法是教小乘證涅槃的人叫他放棄，放棄而學這菩薩法。再學菩薩法，每一階段當中，他都發生執著。這裏無論是別教菩薩、圓教菩薩，就從十信位開始講。十信位信的是什麼呢？信的是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。十信位修滿對真如本性深信不疑，再有什麼力量也不能讓他改變，這叫十信位修滿了。到十信位修滿的時候，就拿圓教菩薩來講，圓教菩薩修滿了十信位，「六根清淨」。為什麼六根清淨呢？我們自己可以體驗體驗，我們一想到自己本來就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

萬德萬能，要什麼有什麼，一切都可以現出來。只要有這信心的話，我們在世間看這些人，他們求名求利、陷害別人，無非是求自己的財富、地位。我們對於自己真如本性，確確實實深信不疑的話，我們六根就清淨了。眼看外邊那些一切好看的東西，我們不稀罕，我們自己清淨本有。耳朵聽外面再好的聲音、再好的讚美，甚至毀謗也好，我們自己感覺那一切不是本有的，我們自己一切具備耳根清淨。這樣說起來，這色聲香味觸法都不能染污我們六根。到了圓教十信位就是六根清淨了，到這時候說修道，順著這道路，就在這個時候容易發生一種愛叫「法愛」。順乎這道而發生這法愛，一發生這法愛，就不能再往前進步了。所以在這時候有執著，這種執著是順道的法愛執著。

這個順道法愛，順著道，這個道從十信位，到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到十地、等覺，這都是順道。每一個階段他都在修道，可是在每一個階段，他都有發生愛好的心理，在十信位的時候，六根清淨，這很好。我得六根清淨了，執著這個就不行。這個還不能執著要往前進步，不執著六根清淨的境界就進入初住。初住有初住的執

著，破除初住有二住。這樣一直修上去，每一個階段，都有它的執著，順道法愛就指的這些大乘菩薩道，每一階段都有這種執著。「令離諸著」，就是把所有在成佛以前，每一個好的境界，都能發生法愛，把好的境界統統不執著，才能很順利一直到成佛，這就是「令離諸著」。

叫學佛的人，從凡夫眾生離開三途的執著，一直到大菩薩的地位，每一個階段的執著，你要叫他放棄，很不容易，愈到後來愈難。所以，這些都不容易，佛他用智慧，權巧智慧，用種種方便法，讓這些人都能離開一切執著，而能夠最後成佛，這個智慧是佛的權智。

從這裏一想，佛有這樣的智慧，我們現在都還是凡夫，雖然是凡夫我們要發大心，發大心自行化他。一方面自己修行，自己修行，離開這些執著當然很難；我們勸人家學佛，叫人家離開執著也很難，那怎麼辦呢？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深入經藏研究佛法教理。所以我們今天要發大心，不研究教理是不能夠行菩薩道，是行不通的，一定要發大心研究這教理。

後面這兩句是解釋實智與權智，經文這麼說了：

所以者何。如來方便知見波羅密、皆已具足。

「如來」指佛的實智，「方便」指佛的權智。「知見波羅密」就是權智實智合起來講，佛「皆已具足」了。知見這兩個字在這裏要稍微解釋一下，這張講表一看就容易了解，各位看第二五六頁「權實知見」。

「權實知見」講「三智」跟「五眼」。三智指的是「一切智，道種智，一切種智」，一切智在這裏講，指的二乘所證的智慧破見思惑，斷了見思惑，就得了一切智了。道種智是菩薩的智慧，一切種智是佛的智慧。在「五眼」方面來講，一是「肉眼」，再是「天眼」，後來是「慧眼」，第四是「法眼」，第五是「佛眼」。

就知見兩方面來講，實智是實知，知見道種智，成了佛有一切種智，一切種智是實知了。這道種智呢？權知。五眼方面來講：法眼是權見；佛眼是實見。

這裏我們稍微注意一下：比如道種智是權知，道種智是菩薩智，那麼是權知，

這個知是菩薩的智慧嗎？成了佛，他固然是——一切種智，這一切種智之中就有道種智。所以這個道種智，權知是佛的道種智，不是菩薩的道種智。這個好懂，列出三種智慧，實際上這個權知是佛的權知。

實見、權見也是這個道理，實見是佛眼，實在的看見了。權見是法眼，法眼是佛見一切法，見世間出世間一切法，這叫權見。權見雖然是法眼，成了佛的人，他前面這五眼都有，所以在這裏藉著法眼來說明佛眼，用法眼來見的，叫權見。

有實智、權智，有實見、權見都是具備波羅密。波羅密就是到彼岸了。事理一切到了究竟的地位了，所以一切具備。成佛是權實二智完全具備，這是結論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二十九講

舍利弗·如來知見·廣大深遠·無量無礙·力、無所畏、禪定、解脫
三昧、深入無際·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

這是接著前面講讚歎佛的智慧，智慧分成實智跟權智兩種。讚歎佛又分兩種，一開始釋迦牟尼佛從定中起來了，出了定，然後說，諸佛的智慧非常深，難解難入。從那讚歎諸佛的實智跟權智，到後來，講釋迦牟尼佛的實智跟權智，剛才念的是讚歎釋迦牟尼佛兩種智慧的結論。

所謂實智就是從發菩提心，一直經過多生多劫的修行成了佛，就證到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，那個智慧從真如本性開發出來是實智。權智是什麼呢？在多生多劫學佛的過程之中，行菩薩道所學的世間一切法，普通說我們現在行菩薩道，我們要求世間的學問，只有一生是不夠的。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每一生每一世每一劫都要學，一方面是開發自己的本性，一方面就是學習世間萬事萬物之法。這個等成佛以

後，才知道世間萬法，這叫權智。權智是因為實智開發出來以後才有權智，為什麼呢？有實智，再指導權智，這個權智才是正確不會錯誤的。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學世間學術，但是如果不學佛法，那麼我們學世間的學問不知道如何用。不但不知道如何用出去，而且知道也不透徹。必須明瞭佛法，用世間學問還談不上權智，不過守住佛法這道理之後，不要違背佛法，我們運用世間的學問就正確了，才不會走上偏路去了。成佛那是不同，他實智整個真如本性都開發出來，全體就是實智。然後再用出來度化眾生的權智，有實智在那裏作根本，那權智怎麼樣用都是正確的。這兩種智到了成佛地位，不是我們普通人能夠了解的，所以在這裏讚歎佛的兩種智慧。

現在看經文：世尊就告訴舍利弗，因為舍利弗在世尊常隨弟子之中他的智慧第一，他智慧超過其他那些大弟子。文殊師利菩薩在菩薩眾之中智慧第一，佛在這裏告訴舍利弗，他說：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」，如來知見就是成了佛的人他的知，知道的事情，見是能夠見到的事情，包括見解，廣大深遠。一個廣大的廣字，一個深遠的深字，就是把空間與時間都能交織而成了。廣大就空間來講，無所

不在。深遠就時間來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無論在什麼時候來說，一般沒有到佛的境界都不了解，所以廣大深遠。無量無礙，無量是什麼呢？佛他的大慈大悲度化眾生的慈悲喜捨，是無量的，說不出一個數量出來。無礙就是到了佛的地位，一切都無礙了。菩薩也有無礙，這裏講佛的無礙，一共有四種。

無礙有四種，普通講辯才，辯才就是一個人他的說話、辯論的才華。普通人跟人家辯論，總是有窮的時候，有辯不勝的時候。佛這辯才，那就無礙。無礙，對一般人來講，我們任何人說話，跟人家討論一樁事情，處處都有礙的。你說的人家不願意接受，你辯的理論，人家一下就把你駁倒了，這都是有了妨礙。佛這是無礙的，到大菩薩地位也有無礙，但是沒到佛這種境界，還不算圓滿，佛這四無礙就是圓滿了。

第一是法無礙。法是佛法的法，法指的是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當時說法的時候，就是跟演講一樣，不要先寫個文稿。他隨時一上座，一出了定，隨意這麼說，說出來都是法。然後由佛弟子把它用文字記載下來，現在三藏十二部藏經裏面這都

是法。怎麼說無礙呢？藏經裏面，所用的每一個名辭都是無礙的。講什麼名辭呢？拿真如本性來講，有時說真如本性，有時說一真法界，有時說如來藏，有時說實相。佛在那個法會隨意用什麼名辭，然後一看，把這個名辭跟那個名辭，研究對照一看都通，沒有互相滯礙的情況。講如來藏，講實相跟一真法界是同一回事情。名辭雖多，說到後來都是沒有任何阻礙。礙是什麼呢？礙好像是往前走路，行不通了，阻礙了。佛是沒有阻礙的，這是法無礙。

第二是義無礙。義是義理，義就是三藏十二部裏面，用文字記載，文字所含的義理無礙。比如說無論那一部經裏面，講到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隨使用什麼名辭，本性的名辭雖然不同，指的那個本性意義是一致的。解釋本性是如此，講因果、因緣果報，講這意義也是沒有一切阻礙，都是通達無礙。

第三是辭無礙。辭是言辭，比如說中國人說中國的言語，中國人是用中文的文辭，外國人有外國人的言辭。外國人還分很多，有英國人、法國人、西班牙、俄國人，那不同。每一個國家，各有他們說話的言語文辭這叫辭。我們普通人，學外交

的，你除了學本國的言語文字以外，你要辦外交，當然要學外文。你學外文頂多學個幾種，把全世界所有那些外國言語、文字，完全學好恐怕也不多吧。除了這個以外，這是人類的，還有那些動物。鳥獸有鳥獸的言語，中國古時候就有人通達，在周禮上面，專門設立一個官位，專門選擇懂得山林裏面鳥獸言語的，由他來管理。在《論語》裏面有記載，孔子弟子公冶長，鳥的言語他也懂得。這是我們人類懂得鳥獸的言語算是特殊學問了。而成了佛什麼言語他都知道，所以在佛經裏面講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眾生你是那一類的，那一種類的法，佛都懂得，這就是由於佛的言辭無礙的。人類那一個國家的言辭，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，佛都清楚、都了解，了解就是無礙的。

第四就是樂說無礙。樂是歡樂。前面三種，一個是法無礙，一個是義無礙，一個是辭無礙，佛以這三種無礙，在那裏對眾生自由自在說法，沒有任何不通的。不通就是障礙，佛是沒有任何阻礙的，所以第四種叫作樂說無礙。

無礙後面就是力，「力、無所畏」，力是成佛之後，有十種力量，這個前面講過

了，佛有十力。無所畏呢？佛有四種，有四無所畏。四無所畏也不完全講，他的一切智慧無畏。普通人求學問，有世間的世智辯聰，一般認為那是智慧，其實那不算真智慧。真智慧必須開發自己真如本性了，有了實智，才有智慧。這是什麼呢？法身大士，他有智慧了。但是法身大士沒有到成佛的時候，他智慧不圓滿，佛呢？智慧圓滿了。他之所以智慧圓滿，就是因為一切煩惱、無明全部斷乾淨了。一切外來的障礙，比如說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那些外道，或者在印度那些大外道，學問也好、工夫也好，非常多，也不是普通的。但佛對於那些障礙佛法的那些外道，佛也無所畏。最後講的時候，我們眾生在世間感覺到一切都是痛苦的，六道眾生固然是痛苦的，學二乘的證到四果，他還沒到成佛地位，他守住涅槃坑，他還是有痛苦，他有執著就有痛苦。所以成佛的時候，苦一切都沒有了、盡了，合起來有四種無畏。這四種無畏：「一切智無畏」、「漏盡無畏」、「說障道無畏」，對外道來障礙佛法的障道無畏，「說盡苦道無畏」。盡苦道，一切凡夫眾生以及沒成佛那些修道的人，所有的苦都盡了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有無明存在，都還有苦，就有苦道。無明破乾淨了，苦道就盡了，一共有四種無所畏。

接著講「禪定」。禪是什麼呢？講佛的禪，是證到實相了，證到真如本性了，他的禪定不是普通的禪定，這是禪。定是什麼呢？就是首楞嚴大定這是佛得的。「解脫三昧」，就是三昧之王，這三昧是定中之王。解脫這讀解脫，注解《金剛經》那位老居士他主張讀卸脫。卸脫就好像古時候犯罪的人上面戴枷，下面腳鐐手拷刑具的解，他主張讀卸脫。但在這裏讀解脫，解脫跟卸脫有點不一樣，卸脫，就講那個刑法器具，脫離掉了。這個解脫，指無明煩惱、見思惑等等這些東西就像一根繩子，把我們眾生捆綁起來，一點自由都沒有，生死不能自主的。好像用繩子束縛起來，現在把它解開來，解開來叫解脫，所以這裏讀解脫三昧。

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，佛得到智慧，深入到什麼程度呢？無際。「深入無際」，際就是邊際，有個界限的，深入到沒有界限。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，就是這個法在橫的方面，一切法都成就了。前面「深入無際」是講豎的這方面，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是在橫的這方面，這兩者總結前面佛的權智。佛的實智在那裏呢？就開頭講：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」，這兩句是佛的實智。實智你說它是橫的、是豎

的，是空間的、是時間的，都說不上，只有藉著言語、文字來表達，表達佛的實智是那樣廣大深遠。從「無量無礙」一直到「解脫三昧」，是讚歎佛的權智。權智也是有橫有豎，這個「深入無際」是在豎的這方面很深；後面最後一句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是在橫的方面，這是讚歎佛的權智。這段經文裏面，把佛的實智、權智歸結起來，在這裏讚歎。

說到這裏為止，讚歎佛的實智、權智，還是用言語文字表達出來，這叫作「寄言歎」，寄是寄託，寄託言語來讚歎，到這裏說完了。下面不是寄言歎了，是「絕言歎」，絕是斷絕了。什麼叫斷絕呢？言語道斷，能用言語來講，那道你一說出來，這道就不是、就斷了。真正的真理，講到真如本性上面，那不是言語能說得明白的。老子也講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。那不是用言語說的，叫絕言歎，下面就說絕言歎了。我們看經文：

舍利弗·如來能種種分別·巧說諸法·言辭柔軟·悅可眾心。

從這裏開始講絕言歎了，絕言歎先說明為什麼如來這兩種智慧，不是能用言語

可以說得出來，先說這個原因。

第一個，世尊就叫舍利弗說了：「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」，他能夠用種種分別就是巧說諸法，對萬法都能辯才無礙的，用種種方法來說這是權智。

「言辭柔輒，悅可眾心」，如來用他柔輒的言辭，什麼叫作言辭柔輒？比如說我們現在看看大家說話，我們修道的人知道，說話不要傷到人家，不要叫人家難堪。普通人一說話，有意的、無意的，都叫對方受不了，嚴重的叫人家受傷害。佛的言辭柔輒什麼呢？說出來的言辭、佛說的法，都能叫眾生的心裏發生法喜，法喜就是悅字。「悅可眾心」，眾生心裏一聽，佛用柔輒言辭說出法來，大家都認可、說得對，然後就發生歡喜心。一發生歡喜心，就可以順乎這個心開發自己的心性，就能開發自己的本性。本性一開發出來就能得到實智，所以這兩句話指佛的實智來講的。

這裏稍微辨別一下，不辨別也沒有關係，不過要是研究經典的話，要稍微辨別一下。這裏講「分別巧說諸法」，這是先講權智，後面「言辭柔輒」這是講究實智。權智說在前面，實智說在後面，與前面有點相反的。前面那一段把佛的實智說在前

面，權智說在後面，這個什麼原因呢？天台宗祖師智者大師就說出來了，前面是寄言歎。寄言歎就是從一法可以開發到無量法，所以從實智說到權智。這裏是講絕言歎，絕言是注重什麼呢？把萬法收歸到一法，所以先講權法，然後權智收歸到實智，次序上有一點不同。後面就講絕言歎所須要歎的境界，請看經文：

舍利弗·取要言之·無量無邊未曾有法·佛悉成就。

「取要言之」，就是取其大要的義理來說說，佛所了解的無量無邊未曾有的，未曾有的就是沒有成佛的人，從來未曾有的。成了佛以後，才有這些無量無邊的法。這些法到成佛以後，「佛悉成就」了。悉這個字，悉就是當皆字講，指的就是權智、實智。「無量無邊」是權智，佛度化眾生，無量無邊、無窮無盡的眾生，眾生的心理，用什麼方法來度化眾生，佛都知道，這是權智。「未曾有法」這是實智。成就了，這兩種都成就了，叫作悉，悉就是皆成就了。雖是這樣講，在悉字裏面，把權實兩種智，都是融合起來講，從權智上面就看出實智，從實智上面就看出權智。這兩者融合起來講，用悉字包含了。

這兩者說到這裏，就說明佛的實智權智都是這樣，沒有到成佛地位的人，都沒有辦法了解。普通我們說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的議是什麼呢？你沒有辦法用言語文字說得出來；思呢？你沒有辦法用你的思想想得清楚，叫不可思議。佛這兩種智慧，別說我們普通人，就是到了大菩薩地位，還沒成佛的時候，都是不可思議的。因為不可思議，所以是叫絕言歎，你用任何言語都用不上，所以舉出前面絕言歎的理由在這裏。接著經文就說了：

止·舍利弗·不須復說。

釋迦牟尼佛把上面理由說完以後，他就告訴「舍利弗」，你停止，停止什麼呢？「不須復說」了，不能再說了。再說也是沒有辦法表達出來，既然言語道斷不可思議，就沒有辦法說。勉強說人家聽不懂，反而傷了他的信心，所以不能再說了。

不能用讚歎，也就不能用言語文字讚歎的意思，經文就說了：

所以者何。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。唯佛與佛、乃能究盡諸法實

相。所謂諸法、如是相。如是性。如是體。如是力。如是作。如是因。如是緣。如是果。如是報。如是本末究竟等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？為什麼不須復說呢？就是指出佛所「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」。這種法，成佛的人才能成就。這個法誰能了解呢？「唯佛與佛」，只有成佛的人，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他才能究盡，究盡是研究到盡處了，他才能夠了解諸法實相。諸法是什麼？實相是什麼？下面就解釋，列出十種如是諸法。把諸法了解之後，才明瞭它是什麼實相。

十個如是，後面有講表。按照祖師注解講的話，那要花很長的時間。用講表列出來，大家一看，可以得一個要領。請看第二五六頁，後面的「十如」，「十如應約四釋」，約就是分成四部分來解釋。

十如怎麼出來的呢？「一念三千」，我們眾生或者是已經成佛的人，包括四聖六凡叫十法界。十法界的每一位，一個念頭之中有三千界。一念三千之中，基本的講十法界。十法界裏面，每一個法界互相包含。比如說我們人道裏面，就包含其餘

九界，天道眾生也包含其餘九界，甚至在地獄道眾生他也包含九界，十法界整個互相圓融的。所以十法界互具有十界，就有一百界。一百界每一界裏面都有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，一共說起來有十個如是，這叫百界千如。這裏就知道十如怎麼出來的，十如就是每一個眾生念頭裏面，一念三千，一念就包括三千那麼多的法，其中有十如。十如現在就解釋了，十如分四方面來解釋。

要講一念三千，其中講十如，我們要知道它的用法。天台宗講這個道理，叫我們要觀心，觀心是觀自己的念頭。這個念頭起來，普通人不知道自己念頭在那裏。詳細講念頭起來落在那一念、落在那一個境界上面，必須懂得一念三千才知道。我們念佛的人，一句佛號提起來，這一句佛號，心在佛號上面，就在佛的境界。我們普通人念佛工夫不好，念著念著，念頭就跑了，跑到那裏去了呢？自己也不知道。懂得一念三千的時候，尤其懂得十如的時候，自己大概知道一點。這當中有性、有相，用在十法界的時候，就知道這個相，是在地獄、還是在畜生道、還是在人間、還是在天上、還是在聖道。如果念頭不跑，念茲在茲在佛號上面，那就在佛的法界。

如果口裏還在念阿彌陀佛，心裏跑到外面，跟人家吵架去了，或者想到人家有那一樁事情對不起我，或者跟人家爭奪這種事情，爭奪那種事情，大概是在三途裏面去了。懂得一念三千，我們念佛念頭就不敢亂跑，一跑一發覺這念頭不在佛號上面，自己要恐懼了，要懺悔，所以懂得這個對於我們念佛很有幫助。

現在請看第二五六頁這表：第一個從「十法界」來解釋，十法界是什麼呢？十法界是每一個法界互相具備的。比如說我們人在人的法界之中，我們是其中之一。我們人雖然在人的法界，其餘三途四聖，九法界都包含在我們心中。其餘的那一道都是如此，互相包含在內的。這種道理不可思議，成佛之後才了解，我們普通人誰也不了解。成佛以後唯佛與佛才能究盡，他才了解十法界，十個如是。

再從「佛法界」來解釋，佛法界就十如來講，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，就佛法來講，一切都不是。非如是相，非如是性，非相非性，非因緣這更不可思議了。

再從「離合」來講，離是開，把它分開來講，合是合起來講。成佛的人，他一念之中，他所觀察的十界、十如，以至百界千如的話，都是至高無上的相、至高無

上的性，以至到果報、本末究竟等，都是至高無上的，沒有任何人跟他相比，只有一個佛的法界，這是合。要分開來講，那佛的權智，百界千如我們普通人誰知道？但是佛清清楚楚的，無量無邊一切法門，佛都全部了解——離合。

第四個講到「位」，位是菩薩各個修到什麼階位的位。比如說三賢、十聖、等覺，這都是位。就位來講，怎麼算法呢？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這三個如是很重要。修道的人，如是相你要了解，這是實相起來的現相，如是相就是本性起來這個相。如是性是指第一義是真空，如是體是中道。這樣說起來相是代表妙有，性是代表真空，體是妙有真空整個合起來中道的理，這三者叫三德。你修三德，你在什麼地位，就是到什麼程度。

意思說學這三德的時候，到十信位，他才了解如是力、如是作。力是用什麼功力，你用工夫用到什麼程度。作是講修持的種種行為，到十信位才了解。到了四十一位，那就從十住到十地，講圓教這叫如是因、如是緣。十住以上，才真正懂得因緣。我們普通人講因緣，只知道一點點而已，徹底到那種程度，你才知道。到了成

佛的時候，才知道如是果如是報，果報才真了解。

這表看清楚之後，再看下面經文，我們一看就明瞭了。佛就說：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佛的實智、權智不能用言語講呢？「佛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」，這個法是佛成就的。這種法只有佛與佛，成佛的人才能夠互相關知道，「乃能究盡」，才能夠知道「諸法實相」。諸法指前面講的百界千如，一念三千拿十如來作代表。了解這些諸法，把這些諸法明瞭之後，這些諸法從那裏出來的？從實相出來的。我們凡夫自己不明實相，諸法都亂了，就造業了。明瞭這實相，成佛的人任何一法運用自如，都是有利於眾生的，所以究盡佛才知道。

接著諸法明瞭了，「所謂諸法」就是「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」。

從這裏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什麼呢？注意這個位。我們一般學佛的人，當然要研究佛理。佛家最重要的是解行並進。你要完全把佛理完全研究透徹了，沒辦法。你必須知道一部分，就按照佛法用工夫去實行，行一步才知道這道理。這就說到十信

位才知道力、作。到了十住以上才知道因緣，最後才知道果報。這就是難信之法，所以要解行並進。另外一點就是《阿彌陀經》大家都知道，釋迦牟尼佛說乃是難信之法，也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為什麼到後面六方佛來證明、來流通？假如不是六方佛，其他到任何地位的大菩薩，都不足以來證明的。可見得《阿彌陀經》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。既是這樣，我們念佛才知道，就在十法界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心就在佛法界上。那這境界，有其他那一法門能夠這樣比呢？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世雄不可量。諸天及世人、一切眾生類。無能知佛者。
佛力無所畏、解脫諸三昧。及佛諸餘法。無能測量者。

這裏開始講偈頌，偈頌就是把前面長行講的意思，再用頌的文體，把它述說出來。不過頌的文體裏面，意思有把前面包含起來，也有另外詳細解釋的。最重要的是能夠好記誦，能夠背熟了，就對於前面長文記得清楚，重要意思在這裏。

現在就開始說了，「爾時世尊」，釋迦牟尼佛在前面，把諸佛以及釋迦牟尼佛自己成佛以後所得的智慧，這個智慧包括從本性裏面開發出來真實的智慧，叫實智；再呢？多生多劫行菩薩道所得的智慧，叫權智。這兩種智慧，前面在長行文裏面都講過，這裏偈頌再重複說一遍。說一遍的好處，前面跟各位報告過了，我們中國過去讀書人從兒童開始，兒童所讀的課本，比如說《三字經》三個字一句。有些地方

要押韻，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，還有《神童詩》、《千家詩》，句法都很整齊都要押韻的。兒童讀起來，小時候背誦起來，一輩子都記得。尤其是歷史，中國幾千年歷史多麼久遠，歷史上事情很多，有一本叫《鑑略》，是五個字一句，小孩讀了以後，這二十五史它重大的政治變動，好多事情都能記得，中國過去教育的方法真是非常妙。佛經裏面也是如此，可見得真正好的教育，中國是這樣，在古印度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佛法也是這樣。它每部經裏面有偈頌，方便背誦，背熟了就記得，這對自己研究經典非常重要。

現在看偈頌：「世雄不可量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」，這四句是一首頌。開頭這一句，「世雄」就指的佛，成就任何一尊佛都叫作世雄。佛的智慧包括實智權智，「不可量」，就是沒辦法測量的。誰沒辦法測量呢？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」，一切眾生類包含廣了，十法界除了佛法界，其餘沒有成佛的，都是包含在內。「無能知佛者」，沒有一個眾生，能夠知道佛的這兩種智慧。

第二首頌「佛力無所畏」，成了佛，一般講，佛有十力，十力還是大致說一說，

要分別講是講不盡的。無所畏，前面講四無所畏，長文裏面都說過了。「解脫諸三昧」，是說佛得的解脫，得諸三昧包括王三昧在內。「及佛諸餘法」，諸餘法指度化他人的這些智慧。也可以這麼說，祖師在這裏用科判來解釋，前面「世雄不可量」到「無能知佛者」這一首，是講釋迦牟尼佛以及諸佛他得的實智，成佛以後從本性裏面出來真實的智慧。第二首「佛力無所畏，解脫諸三昧，及佛諸餘法」，這第二首頌，是讚歎諸佛以及釋迦牟尼佛度化一切眾生的權智。權智到後面這兩句「及佛諸餘法」。餘法是總括起來，度化眾生的權智實智都在這裏。這樣說起來「無能測量者」，無論是佛的實智，佛的權智，沒一個眾生能夠測量得清楚的。

這兩種智慧都是「無能測量者」，為什麼呢？實智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當然我們任何人沒到成佛的境界，誰也沒辦法知道佛的智慧多麼廣大，測量不到的。就算是權智，我們任何人也不知道，大菩薩沒到佛的地位也不知道。為什麼呢？佛從凡夫發菩提心要學佛，從那時開始，一直到成佛三大阿僧祇劫，這麼長遠的時間，他都要度化眾生。不是小乘，大乘法就是要度化眾生，生生世世要度化眾生。眾生那

種習氣，有好的、有不好的，千差萬別。行菩薩道都要跟那些眾生來接觸、來接引他。他的心理你要了解，他在世間學的那一種學問，你都要了解。所以成一尊佛，他的權智那麼廣大，我們一般人想像不到。這還不說，再一個重要的意義來講，凡夫眾生，比如說我們在人世間有很多好學的人，他在世間求學，從小學到大學到研究院學的很多，學很多是很多，如果跟佛那個三大阿僧祇劫比起來，怎麼能夠比。就算不比，你這個人，你一生學這麼多了，學這麼多，你用的時候，一用就偏了，用出來都是為自己，自私自利來用的。要不為自己自私自利來作用的話，那麼現在世間這些研究尖端科技的人，他發明某一種產品，你叫他放棄智慧財產權，看他肯不肯？如果是大菩薩再來，他發明任何產品，他不要智慧財產權，著作的——寫文章著的書，藝術——那些藝術的成就，他也不要任何權利。你看現在那一位能夠辦得到？為什麼？因為這些人他們沒有實智。

佛是有實智，有了實智再結合權智，這個權智跟實智融會在一起，他就把權智完全用來度化一切眾生。而且運用這權智，對於那一類眾生，用什麼智慧，用什麼

方法來度化他，都正好適合那一類的眾生。我們今日之下，你說你在世間讀書，你書念得那麼多，恐怕第一個叫你放棄智慧財產權、放棄著作權，你必不肯放棄。就算你肯放棄的話，你來利益人羣，你也辦不到像佛這種權智適合所有的人，都能夠受用。問題就是現在全世界所有的那些讀書人、科學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、藝術家，沒有真實從本性裏面開發智慧出來。佛在這裏講什麼？講到後面諸餘法，諸餘法講的是權智。實際上權智就是實智，實智就是權智。權實一如，這個我們更難測量了，不到佛地位更是不了解。

後面是結歎，是諸佛以及釋迦牟尼佛，請看經文：

**本從無數佛·具足行諸道·甚深微妙法·難見難可了。
於無量億劫·行此諸道已·道場得成果·我已悉知見。**

這兩首頌，是把諸佛跟釋迦牟尼佛的兩種智慧，歸結起來讚歎。先看第一首偈子：「本從無數佛」，釋迦牟尼佛說了，我以及一切已經成佛的那些諸佛，我們本來，我們這個佛怎麼成的？跟從無數的佛學習。過去要成佛，跟誰學呢？跟佛學。比如

我們現在學佛就跟釋迦牟尼佛學，不跟釋迦牟尼佛學，你跟外道學嗎？還是跟其他的人學？比如在財富上有權威的人，古時候作了大皇帝，政治上有權威的人，跟他學嗎？學佛就跟佛學。不但我們現在要跟佛學，佛自己過去也是從其他佛學習來的。而且不只跟一尊佛學，你看他從無數佛，跟無數佛學來的。

「具足行諸道」，具足了，具是具備了，具足這兩個字好懂的話，就是具備、完備的，指的「行諸道」。諸道，道就是學的佛法。行諸道那諸字，包含無量的佛法，就是四弘誓願裏講的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法門是無量的，無量法門我們都要學。我們都要發心來學，跟誰學？你要成佛，絕對不是跟一尊佛就學得成就的。你想要跟一尊佛學成就，到那裏去？唯一的一個辦法，現在我們要發願到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學，只有這個辦法。否則用普通法，都是要經過無數佛，從無數佛學，學的法門是無窮的、無量的。無窮無量的這個道法，「甚深微妙法」，這些無量的佛法，無論那一種法，講的那一法門，都是甚深微妙。甚深就是非常的深，微妙，好到極處就是妙，微妙這微字就是一般人都不了解的。佛就說「難見難可了」，既然你見

不到，你要求了解也難。

「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，我已悉知見」，就是在這無量億劫，普通說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在這裏實在說是無量億劫。億劫已經了不得了，再加上無量，更是數不清的，那麼長遠的時間。所以「行此諸道」，修行無量的法門，「已」就是學完了，畢業了。然後「道場得成果」，坐在道場，這道場，我們現在這學佛的地方就是道場，就學的人心理來講，直心是道場。你心理順乎自己的本性出來的意思叫直心，凡是加上私人的虛妄分別，考慮到私人利益的這個都不算是直心。直心在本性上平等無私的，那個也是道場。在這裏道場就以釋迦牟尼佛來講，表現出來的八相成道，最後在菩提樹下成就佛果了。那個座位叫金剛座，坐在金剛座。我們看看，現在也有蓮友到那裏去禮拜過的，菩提樹還是菩提樹，金剛座在那裏？不是我們凡夫眾生能看得見的。八相成道坐在菩提樹下，我們凡夫眾生能夠見的是釋迦牟尼佛普通的丈六金身，大菩薩看的何止丈六金身，那就是實報莊嚴的報身佛，那就是金剛座了。我們凡夫看不出來的，看不到，所以佛坐這「道場得成果」，成

果就是成就佛果。「我已悉知見」，釋迦牟尼佛說，我，悉是完全，完全知道完全見到的，包括諸佛，一切佛，釋迦牟尼佛自己當然不必說了，全部在內。凡是成佛的人都是這樣，最後在道場都成了佛果。

「悉知見」，完全知道諸佛以及釋迦牟尼佛，兩種智慧都圓滿了。「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」，那麼長遠的時間行菩薩道，一方面自己學，一方面度化眾生，那是權智。到成佛的時候，權智圓滿了，「道場得成果」，實智。佛的實智是自己真如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圓滿了，這兩種智慧都圓滿。怎麼樣圓滿的？佛說「我已悉知見」，我統統知道，這個不到佛的地位，誰也不知道。

這裏要注意「行此諸道已」這「行」字，學佛、研究理論固然重要，不實實在在去修行的話，理論有什麼用？理論就是指導修行的。只研究理論不去修行，別說要經過無量億劫，就是再多的無量億劫，只求研究學理而不去實行，永久成不了佛，所以修行非常重要。

到這裏為止，讚歎佛以及諸佛的兩種智慧，這是還可以用言語表達出來。下面

就說，不是能夠用言語表達出來的，叫作「絕言歎」。前面是「寄言歎」，寄是寄託，寄託言語來讚歎佛的兩種智慧。下面就說，你用什麼樣的言語也沒辦法讚歎出來叫作絕言歎，絕是斷絕的意思，你要用任何言語來讚歎，讚歎不了，等於斷絕的意思。接著經文我們看看：

如是大果報·種種性相義·我及十方佛·乃能知是事。

大果報是指成佛來講，成了佛所得的佛果，得的這果報是大果報，沒有人能比得上的。這大果報從那來的？前面講「具足行諸道」，經過無量億劫行諸道，從那裏一路走來的。那是因，有了因才如是，指的現在得了大果報了，成了佛了。得了大果報以後，佛講「種種性相義」，在這裏它是偈頌，本來經文每一句經文都含有很多的意思，偈頌含義更多。所以種種性相義把前面長行文裏面所講的意思，都包含在裏面。前面長行文裏面所講的是什麼呢？百界千如，再分開來講一念三千。起了一念，就可以包含三千那些法，在一念之中，就能包含起來。這個百界千如的法，千差萬別的，大概的講，前面講十如。十如就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力、如是作，

最後如是本末究竟，十如是，都加上如是，到成佛地位一切都如是。在眾生看起來，這些彼此不能夠融合，相是相、性是性、力量是力量、造作是造作，彼此圓不起來。我們在人世間，你看看有十法界，十法界裏面有六凡夫法界。六凡夫法界我們是人道的，就在人道之中有中國人、外國人，中國人有本省的、有外省的，那千差萬別，這些界限我們凡夫才有的。到了成佛的時候，一切都如是如是如是，我們要研究就從如是兩個字研究起，你要覺悟。所以「種種性相義」就是一切如是，分開來講百界千如、一念三千，圓融起來就是一切如是。這個「義」字就是包含最後本末究竟，全部在內。

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」，「乃能」專指我們成佛的人才能知道是事，「事」是指的此事，指的種種性相義。那就是說沒有成佛的誰也不知道，就前面長行文所講，「唯佛與佛、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這首頌意思是包含前面的。換句話說「唯佛與佛、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的意義，沒到成佛，一切凡夫眾生以及那些大菩薩，他都沒辦法，這講絕言歎。你要叫那些大菩薩叫他們用言語來讚歎，他也沒辦法，這

是絕言歎，所以在這裏佛說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」。注意這兩句話，不是釋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佛，誰能知道種種性相義？不知道，就不能夠用言語來讚歎。

接著講讚歎所以然的道理，為什麼不能用言語來讚歎。現在看經文：

**是法不可示·言辭相寂滅·諸餘眾生類·無有能得解·
除諸菩薩眾、信力堅固者。**

「是法」這兩個字是就這個法，「是」當這個講、當此講。「法」此法「不可示」，這個法不可以拿言語文字表示出來。這法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成佛以後，他有實智、有權智，實智所反觀，反觀是觀到自己的本性，權智是照到外面一切的境界、一切法，權實二智所照的內外一切諸法實相。內在的真如本性固然是實相，外在的山河大地、社會人羣、十法界都是實相，就像是這兩個字表示的都是實相。這些實相、這些法不可示。為什麼不可示呢？「言辭相寂滅」，言辭相，一切的言語都有它的相，用文字寫出來當然看得見有相。不用文字寫出來，用音聲，音聲也有音聲的相。所以他說言辭相寂滅，這就是言語道斷，這一切用言語來解釋的話，這些法

都蒙上一層凡夫的無明，蒙上去了。我們的言語，甚至我們自己心裏的念頭，都是一層一層無明在起作用的，用這些無明來解釋寂滅相，解釋不到。所以一切言語相，沒有辦法解釋那個諸法實相。

接著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」，除佛以外一切眾生沒有能夠了解的。沒能了解，前面講不可示，我們研究教理這個地方要注意，你把這道理跟人家說，人家要問：成佛，他可以示，如果成佛的人，他還沒有能力示，那他成什麼佛呢？佛當然可以示，能夠說出來，為什麼在這裏不可示呢？佛講「諸餘眾生類」，佛是一定能夠說，但是說了，說出很深很妙的道理，「無有能得解」。有那個眾生能夠得解？不得解，佛說出來有什麼用？佛說出來眾生不了解，反而回頭來謗佛，佛說這些話有什麼意思？所以說是前面講不可示，為的就是諸眾生。就算佛能夠說出來，眾生也沒辦法能夠了解。

雖然如此，接著兩句講：「除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」，諸餘眾生不能得解，但也有例外的，什麼例外呢？那些菩薩眾，他可以了解，他憑什麼可以了解呢？「信

力堅固者」。他對於佛法有了信心，信心有了力量，而且是堅固的信心。這個堅固信心不是普通的信，祖師在這裏注解出來；圓教十信修滿了，就是十住。圓教初住就是法身大士了，證到自己真如本性了。這圓教十信位等於別教地前菩薩——三賢位那些地位。有這樣的他們信心信力堅固者，指的圓教十信位的這些諸菩薩眾，他們可以聞到佛所開示，這種前面講的佛所知道的權實二智，這道理他能夠了解。接著一共有十幾首偈頌，就是講有那一些人不了解。

**諸佛弟子眾·曾供養諸佛·一切漏已盡·住是最後身·
如是諸人等·其力所不堪。**

這裏所謂「諸佛弟子眾」是常隨眾，諸佛的二乘弟子。二乘弟子是聲聞緣覺，他們「曾供養諸佛」，就釋迦牟尼佛這些常隨弟子前面講過的，過去也供養很多佛。他們「一切漏已盡」，一切煩惱已盡了。「住是最後身」，證到二乘證到果位，這些人證羅漢的證羅漢，證辟支佛的證辟支佛果。這些人「其力所不堪」，上面講的諸法實相道理他們不知道。在釋迦牟尼佛諸弟子之中，就常隨眾來說，智慧最高的就

是舍利弗，請看下面經文：

假使滿世間·皆如舍利弗·盡思共度量·不能測佛智。

假使有那麼多的舍利弗那樣的智慧，他們盡量共同來思考、來度量，都不能測度佛的智慧。上面這一段專門講舍利弗，下面再講拿舍利弗以及諸弟子：

**正使滿十方、皆如舍利弗·及餘諸弟子、亦滿十方剎·
盡思共度量·亦復不能知。**

就像那些諸弟子也都像舍利弗那樣的智慧，那弟子多少呢？滿十方剎。有那麼多的諸弟子，「盡思共度量」，讓他們來度量，「亦復不能知」。

**辟支佛利智·無漏最後身·亦滿十方界·其數如竹林·
斯等共一心·於億無量劫、欲思佛實智·莫能知少分。**

辟支佛比聲聞智慧高，為什麼呢？聲聞他是依照四諦法，修四諦法證果的，證

到四果的。辟支佛修十二因緣法，比他智慧要利。所以「辟支佛利智，無漏最後身」，最後也證到辟支佛果。「亦滿十方界」，十方界他「其數如竹林」，每一方界數目像竹林那麼多，「斯等共一心」，他們共同和合一心，「於億無量劫、欲思佛實智」。像佛的實智，別說權智，二乘權智都談不上。講實智，「莫能知少分」。

**新發意菩薩。供養無數佛。了達諸義趣。又能善說法。
如稻麻竹葦。充滿十方剎。一心以妙智。於恆河沙劫、
咸皆共思量。不能知佛智。**

接著是菩薩了，所謂「新發意菩薩」，新發意菩薩，發就是發心。新發心菩薩指的初發心，以及到發心之後，行菩薩道修六度法，要修到三大阿僧祇劫，沒有滿，沒有斷惑的這些菩薩，包括沒有到這種程度這些發心的菩薩。這些新發意的菩薩，「供養無數佛」。已經供養無數佛了，「了達諸義趣」，既是供養無數佛了，也了達很多的義理。「又能善說法」，也能夠很善巧方便的說法。這個數目，「如稻麻竹葦」，就像農田種的稻那個麻，還有竹子蘆葦這一類的。「充滿十方剎」，充滿十方佛剎。

「一心以妙智，於恆河沙劫，咸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」，你看看新發意菩薩他們也不知道佛的智慧。最後講不退諸菩薩，請看經文：

不退諸菩薩·其數如恆沙·一心共思求·亦復不能知。

這不退菩薩指的通教的菩薩，三界以內的惑，三界以內是見思惑已斷了，得了不退，但是別教的道理他不懂。別教菩薩三賢菩薩，他的位、他的信，也不退了，可是不知道中道法。中道法是一切法都合乎中道，這個道理不了解。這些不退菩薩數目多少呢？恆河沙數那麼多。把那麼多的不退菩薩，相聚會合起來，由他們「一心共思求，亦復不能知」，也不知道諸佛跟釋迦牟尼佛他們的權實二智，他們都不知道。這些從二乘到不退菩薩都不知道，誰知道？經文就說了：

**又告舍利弗·無漏不思議、甚深微妙法·我今已具得·
唯我知是相·十方佛亦然。**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舍利弗說，這些「無漏不思議」的境界，「甚深微妙」的諸

法實相，這些法，「我今已具得」。具是完備，我完全圓滿得到了。唯有我知道，為什麼呢？「我今已具得，唯我知是相」，是相我知道。「十方佛亦然」，十方佛他們也都知道。

這一段除了佛，別人不知道。前面講諸菩薩眾，諸菩薩眾知道不知道呢？當然不知道。佛講「信力堅固者」，他能夠解。佛用種種方便方法說出來，那些菩薩眾有十信位的菩薩，圓教十信位菩薩，他們可以一步一步求其了解，了解與知是不同。

所以我們學《法華經》，自己要具備堅固的信心，就可以了解，這是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一講

舍利弗當知·諸佛語無異·與佛所說法·當生大信力·
世尊法、久後要當說真實。

「舍利弗當知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先叫舍利弗你應當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「諸佛語無異」，「諸佛」，凡是已經成佛的人，十方世界的諸佛，「語無異」，不但十方世界，過去的一切佛所說的真實道理沒有不同的，同一個意思，道理只是一個叫語無異。為什麼呢？祖師就注解出來了，一切佛他要度化眾生，所以教化的都是教眾生開發自己的本性。用的言語，雖然用各種方式講出來，但最重要是教人家覺悟，開發自己本性。教化的道理都是相同的，叫無異。

後面兩句「於佛所說法，當生大信力」，這是頂著上面諸佛語無異來的。諸佛為什麼要言語呢？言語都是用來教化眾生，任何一尊佛，都是教人啟發自己的本性，因此對於諸佛所說的法，都要生起大的信力。對諸佛所說的言語要有信心，有

信心還不夠，要有力量。怎麼樣才有力量？要生起信心，遇到任何外緣，不管它是什麼樣大的能力，都不會被這外緣轉變，這才有力量。我們可以說一般學佛人，自己在沒有力量之前，我們不能離開道場共修，大家互相提醒。如果單獨修的話，遇到外緣很容易退轉。什麼是單獨修呢？或者遇到其他普通法門那一宗，從國外來的人，以為外來的會念經，我就很相信他了，這是教內的。一般人的習氣，遇到大富大貴的人，大富的人，大財團的董事長；大貴的人，在政治上到了最高位子的時候，一般人學佛，現在好像自己沒跟他接觸。假使這些人來找你，叫你不要念佛了，先到我這裏來，幫助我作一點事情。作什麼事？我給你一個很高的位置，好了，這一說，我們念佛的心就發生動搖了。我念佛時間未來還長得很，現在我先把把握眼前，有了這位置我先作了再說，這下證明自己信心毫無能力。有了能力的時候，你別說人世間大富大貴來影響，就是天魔外道，天魔來了，或天上六欲天，他能夠變化萬千要什麼有什麼，隨意變化，你想什麼他都可以隨時給你的。真正有力量的人，再多天魔來，再好的東西，我的信心還是不動，這叫有力量。所以在這裏說，世尊告訴舍利弗，首先你要了解諸佛所說的話，都是沒有兩樣，目的就是叫大家明瞭自己

本性，要開發本性。因此你對於諸佛所說的法，要生起非常大的信心，而且有力量。

「世尊法，久後要當說真實」，世尊這個法，所說的佛法到久後，就是到後來說真實語了。在說真實語之前，必得說些方便的言語，否則真實語沒辦法說。沒有方便，真實語說不出來的。就是說了方便語，真實語還是不能夠用言語說出來。藉著方便言語教聽的人自己再悟，經文裏叫顯，由方便語顯示出真實語。所以這裏講「世尊法，久後要當說真實」，這是《法華經》前面那幾個時期都過去了，現在要說真實的道理了，那就是說開權顯實，說真實語就是要顯實。說顯實在前面要生大信力，聽眾要生起信心來，而且這信心要有力量，否則的話，一聽到真實的道理就起了種種疑問。起了什麼種種疑問呢？在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各個時期所講的，尤其對於聲聞弟子，講的都是方便的話，而且那些聲聞弟子們有的都是證果了，證四果的很多。在他們認為，我真的已經根據佛所講的道理來修了，修也證果了。現在一聽，還有真實語，證明以前所講的不是真實，為了防止一般弟子起了這種疑問，所以開頭叫大家要生大信力。

上面一首半偈子，是講諸佛所講真實道理要生信心。下面這兩首是講釋迦牟尼佛的開示，請看經文：

**告諸聲聞眾、及求緣覺乘。我令脫苦縛。逮得涅槃者。
佛以方便力。示以三乘教。眾生處處著。引之令得出。**

這兩首，第一首是講釋迦牟尼佛在講《法華經》以前所開的，開是開示，開示的三乘教。三乘是什麼呢？小乘聲聞，中乘緣覺，大乘菩薩。第一首偈子就是「告諸聲聞眾」，常跟隨佛的，是那些聲聞眾的弟子。「及求緣覺乘」，緣覺有兩種：一個是佛在世間跟佛學；一個是佛不在世間的時候，他自己憑著過去世學的，他在這一生，單獨的學，就叫獨覺。這講緣覺，是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出現的緣覺。他們所不同的是什麼？聲聞是聽到佛所講的苦集滅道四諦法，他可以照著學，證到羅漢果。緣覺聽到佛講的是十二因緣法，依照這個法來學，可以證到緣覺，二者不同的。而且緣覺比較聰明，學十二因緣法，當生一次能夠成就，這是二乘。接著「我令脫苦縛，逮得涅槃者」，脫苦，苦是縛，縛是一種煩惱。我一釋迦牟尼佛說，我

就教那些脫苦縛的，他憑什麼脫苦縛？行菩薩道，修那一個法門都要行持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這六度。修這六度法可以脫離一切苦縛。《心經》裏面所講：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他憑著這三大阿僧祇劫行這六度。行六度不是我們普通人的六度，那是三輪體空。必須三輪體空，才像《心經》所講的，五蘊皆空。行六度的時候不能三輪體空，到那一年、那一生、那一世，才能夠五蘊皆空？辦不到，三大阿僧祇劫都要行六度，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布施，拿財物給人家，就想到將來享好的福報；就是沒有享到這福報，也想到我布施出去，將來我有很多功德，這個念頭都不准許有。一存有功德的話，那還是存著希望有回報的，還不算三輪體空。必須要三輪體空，三大阿僧祇劫的時候，才可以脫離苦縛，然後能夠得到涅槃，這是大乘菩薩。前面四句講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

後面這四句就說出原因出來了，「佛以方便力，示以三乘教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說了，他說我以方便的能力，成佛都有方便，種種方便力就是用權，用方便法。示以三乘教，示就開出來，佛開示出小中大三乘教化的。三乘教為什麼要開示呢？

因為眾生處處在執著，你就針對眾生執著講三乘的法，使他們出來，就放棄執著。一放棄執著，那就可以得到真實法了。「引之令得出」，藉三乘教的方便法，目的就是引導三乘人，除去他們的執著，能夠接受真實的道理。

這意思不容易了解，我們舉個例子供給各位研究參考。釋迦牟尼佛講四諦法，四諦法一開始就講苦集。苦集這個就是生滅法，苦也是有生有滅。集是有苦的因。我們眾生為什麼遭遇世間種種痛苦？貧窮、遭遇別人的陷害、自己的名譽權利跟人家相衝突了，這些種種都是感覺痛苦；或自己身體上有病了，這都是痛苦；戰亂的時候，跟家庭裏的人，妻離子散，生離死別這都是苦惱，這講的都是世間的生滅法。要問：佛為什麼要講生滅法？為什麼不直截了當，教我們明瞭人有真如本性，馬上把真如本性顯現清楚，馬上用本性就好了，這樣一講不是直截了當嗎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佛講生滅法，我們現代人有幾個人能夠相信能夠懂？你叫他不要追逐世間的財富、政治地位，不要跟人爭名奪利，跟他講，他認為是對的，一轉身過來，他與現實社會一接觸的時候，把你跟他講的話又忘記了。他又跟社會一般人一樣了，這就

是他對生滅法不了解。對於生滅法不了解，你講真實法，他更不了解。所以由這看，必須由方便法體驗很深入，有了基礎了，再進一步講真實法，他才能夠覺悟，否則怎麼覺悟法呢？這就是開權顯實的道理。

必須先要開立這權、方便法，然後才顯示出來這真實法。如同我們一個人在世間，你講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這些苦，我們在台灣這些年輕人你講他聽不懂。他以為在學校念書，念書以後父母供給他出國留學，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錢，錢從那來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認為父母供給兒女出國留學的教育費是應該的，這個不懂。遠的不講，講最近現代的，在抗戰時候，無論是在台灣、在內地，那個戰士軍隊不必說了，兩方作戰什麼時候死，都不知道，就是一般民眾飯也沒得吃、衣服也沒得穿，那種苦惱，現在講這個，年輕人認為那是神話，因此必得經歷那種生活，跟家人妻離子散，到外面流亡，衣食都沒有，痛苦經過了以後才了解，苦集滅道這生滅法，他才感受出來了。有這種感受，你告訴他有真實法。或者他生了大病的時候，你告訴他本性裏面沒有生老病死這些現象。果然他病治好了，他還不相信。必得他得了

絕症，治不好的時候，生命快完了，這告訴他，他相信了。所以不經過艱難困苦，對生滅法都不了解，那真實法談何容易，所以講生滅法，讓眾生好好體驗體驗，然後真實法可以顯示出來。

佛在這裏說為什麼要開示三乘的方便法，目的就是要顯示真實法。在以前講的都是方便法，現在講真實法了。這個說明以後，雖然佛叫大家生信心而且有力量，可是在場大眾就不然，起了疑問了。我們看經文：

爾時大眾中。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阿若憍陳如、等、千二百人。及發聲聞辟支佛心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各作是念。

這段經文很容易明瞭，「爾時」是釋迦牟尼佛前面那一段話講完了以後，就說了：「有諸聲聞」，有在會上那些聲聞眾，小乘弟子。他們也不簡單「漏盡阿羅漢」，漏盡就是見思惑都斷乾淨了，證到阿羅漢了。「阿若憍陳如、等」，憍陳如是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，首先到鹿野苑度化五比丘，憍陳如是其中之一。他們這些人，一共有「千二百人」，還有「發聲聞辟支佛心」，發心學聲聞學辟支佛的這些人。這些是

什麼呢？是出家的男眾「比丘」，「比丘尼」是女眾，在家男眾是「優婆塞」，女眾是「優婆夷」，「各作是念」。下面就是在會大眾起了疑問了，請看經文：

今者、世尊何故慙懃稱歎方便、而作是言。佛所得法。甚深難解。有所言說。意趣難知。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所不能及。佛說一解脫義。我等亦得此法。到於涅槃。而今不知是義所趨。

「今者」，這個時候。「世尊何故慙懃稱歎方便」，世尊指的釋迦牟尼佛，為什麼緣故這樣慙懃，這樣很懇切的稱歎這方便。「而作是言」，作上面那些話。作什麼呢？「佛所得法甚深難解」，佛所得的這個法，證佛果就得這法，這法是甚深，非常的深奧，非常深奧就是難解，一般人不了解。這個指佛所得的實智，真實智慧。這個真實智慧必須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這是佛的真實智。下面講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」，佛自己證到真實法，固然甚深難解。佛所說的，有所言說，凡用言語說出來的必然是有意思的，表達他的意思的，這個意思叫意趣、趣向。佛所說的言語，所指的趣向，趣向什麼？趣向就是叫我們聽的人，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。

再根據所知道的趣向，按照佛所講的方法去修行，然後才達到這目的。這種意趣難知，誰知道？很難知。

這兩句「甚深難解」指的是佛的實智。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」是佛所說的權智。實智難解，權智也難知，這是佛的兩種智慧。下面就講：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所不能及」，所有的小乘弟子，還有中乘的辟支佛所不能及，他們都是難知難解。「佛說一解脫義」，佛說的一解脫義，就是讓他們發生疑問了。「我等亦得此法，到於涅槃」，就是佛原來講的叫大家解脫，解脫什麼呢？小乘聲聞眾證了羅漢、出了三界，當然解脫了；辟支佛證道也出了三界了。他說「我等」，我們這些聲聞緣覺，都得到佛過去講的解脫法。我們都得到了，「到於涅槃」。到於涅槃就是二乘到了涅槃，小涅槃。他們不明瞭佛的大涅槃，他不知道，所以發生疑問了。「而今不知是義所趨」，佛現在講的甚深難解，意趣難知。我們過去聽到佛所講的解脫法，道理意義，我們也證了這法到涅槃了，現在說是不知是義所趨，因此發生了疑問。

這段疑問後面來講「而今不知是義所趨」，他們都是不得了的人，都是證了果

的人。證了四果出三界，得了涅槃了。而佛現在講，過去講的教他證到涅槃得了四果還是方便的話，是方便。既然是方便的話，那就不是真實的。不是真實，現在佛所說的是真實，什麼是真實？因此發生了疑問。

上面「各作是念」，以及是「不知是義所趨」。大家都沒有說出來，只在心裏這麼想。心裏這麼想，舍利弗怎麼知道呢？舍利弗在釋迦牟尼佛聲聞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有智慧就知道他人的心理，起什麼念頭他就知道。請看經文：

**爾時舍利弗知四眾心疑·自亦未了·而白佛言·世尊·何因何緣·慙
勩稱歎諸佛第一方便、甚深微妙、難解之法。**

「爾時舍利弗」。當舍利弗知道大家心裏有那疑問、有那念頭這心理之後，就說了，「知四眾心疑」，四眾指的前面四眾弟子，心裏起了疑問。「自亦未了」，除了四眾弟子，心裏起了疑問，舍利弗自己也未了。舍利弗雖然在聲聞眾之中智慧第一，但是他的智慧還不能夠跟大菩薩相比，他自己也未了，了了了然，徹底明瞭，還沒有徹底明瞭。因此「而白佛言」，因此稟告佛。

接著他就稟告佛了：「世尊，何因何緣」，以什麼因緣。「慇懃稱歎諸佛第一方便」，有什麼因緣，這樣慇懃切稱歎諸佛第一方便。這個「甚深微妙，難解之法」，這種非常深奧又微妙難解的法，這樣稱歎是什麼因緣？拿四眾心裏的懷疑，來稟告釋迦牟尼佛。

接著啟請釋迦牟尼佛為大眾開示，請看經文：

我自昔來·未曾從佛、聞如是說·今者、四眾咸皆有疑。惟願世尊敷演斯事·世尊何故慇懃稱歎甚深微妙難解之法。

「我自昔來」，這是舍利弗稱呼自己，我從昔來，昔來是自從跟佛學佛以來，「未曾從佛，聞如是說」，跟佛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佛說過這樣的真實，前面講的以前幾十年都是方便法，現在才說真實法。真實法講實智、權智，令大家都難以了解。但我未曾聽佛這樣說，「今者，四眾咸皆有疑」，在這會上，四眾弟子，大家都有這疑問。

接著就啟請了：「惟願世尊敷演斯事」，但願佛敷演就是開演，開演這種事情。「世尊何故慙懃稱歎甚深微妙難解之法」，舍利弗自己也代表四眾求佛，為什麼說這樣甚深微妙難解之法？請佛來開示。接著舍利弗就用偈頌來說了，請看經文：

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慧日大聖尊。久乃說是法。自說得如是。力、無畏、三昧、禪定、解脫、等。不可思議法。道場所得法。無能發問者。我意難可測。亦無能問者。無問而自說。稱歎所行道。智慧甚微妙。諸佛之所得。

「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，這個時候，舍利弗把大家心裏所想的疑問，請佛開示為大家解除這疑問。用偈頌來說了，「慧日大聖尊，久乃說是法，自說得如是力、無畏、三昧、禪定、解脫、等，不可思議法」。

「慧日大聖尊」，這是稱讚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那個智慧就如同日、太陽。

我們在這世間沒有什麼好比喻，就用太陽來比喻，「慧日」智慧這個日，「大聖」這樣的尊是釋迦牟尼佛。「久乃說是法」，經過時期很久，才說這種法。「自說得如是」，佛自己說得如是，指的「力」，佛的力量。「無畏、三昧」，這是什麼？「是法」指的佛的實智。「力、無畏」指的是權智。這是佛很久以來，在這個時候才說這樣的法。

「禪定、解脫、等，不可思議法」，佛的禪定、解脫：等等不可思議法。還有「道場所得法」，還有成佛時佛所坐金剛道場，所成的金剛大法。「無能發問者」，沒有一個人可以提出疑問，「我意難可測，亦無能問者」，這個舍利弗自己說，憑我雖然比一般人懂得多一點，但是對於佛難以測量的，既是難以測量，「亦無能問者」也沒有辦法問。

「無問而自說，稱歎所行道，智慧甚微妙，諸佛之所得」。「無問而自說」就是沒有人問，佛自己說出來。為什麼要自說？自說意思要教化眾生。「稱歎所行道」，所行道就是指的佛自己實行權智。這種智慧非常微妙。「諸佛之所得」，這是諸佛所

得。既是這種甚深微妙的實智權智，一方面佛自己所得，固然人家不了解，就是拿來教化他人、來度化眾生，人家也不了解，因此啟請佛要敷演了。

接著就講：三乘四眾弟子疑問。請看經文：

**無漏諸羅漢、及求涅槃者。今皆墮疑網。佛何故說是。
其求緣覺者、比丘、比丘尼、諸天龍鬼神、及乾闥婆等。
相視懷猶豫。瞻仰兩足尊。是事為云何。願佛為解說。**

「無漏諸羅漢」，都證到無漏法，都證到四果羅漢了。「及求涅槃者」，以及求現在證到涅槃的人。「今皆墮疑網」，現在大家都墮落在一片疑惑之中，這疑如同一個網。被網網住，大家迷惑不解。這疑的是什麼呢？「佛何故說是」，佛現在為什麼說這樣，這種真實的智慧，教化眾生的權智讓大家不了解起了疑問。

第一首偈子「無漏諸羅漢」是小乘。第二「及求涅槃者」，是行六度的大乘菩薩。現在講第二首偈，「其求緣覺者」，求是中乘弟子。還有「比丘、比丘尼、諸天

龍鬼神，及乾闥婆等」，中乘辟支佛，四眾弟子，天龍等等。「相視懷猶豫」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，互相看，看什麼呢？心裏有疑惑猶豫。猶豫這兩個字，本來是兩種多疑的獸，引伸意思表示心裏懷著疑問了，有疑問不能解，叫猶豫，大家心裏懷著猶豫。「瞻仰兩足尊」，心裏既是有猶豫大家就仰望，瞻仰就仰望，仰望兩足尊指的是佛。「是事為云何」，是事就是佛講的真實道理，為什麼？「願佛為解說」，但願佛為大家來解說。

上面講他人有疑問，現在就舍利弗自己說了，請看經文：

**於諸聲聞眾。佛說我第一。我今自於智、疑惑不能了。
為是究竟法。為是所行道。**

「於諸聲聞眾」，在這些聲聞弟子大眾之中，「佛說我第一」，佛說我在聲聞眾之中，是智慧第一。「我今自於智、疑惑不能了」。雖然佛說我是聲聞眾中智慧第一，可是現在我自於智，以我現在所得的智慧來說，「疑惑不能了」還是跟大家一樣有這疑惑，不能夠了然。不能了然什麼呢？「為是究竟法，為是所行道」，這個究竟

法——佛所證的果，所行道是佛過去種的因，究竟是如何呢？上面佛講的三乘都是方便法，現在講三乘各有因果。佛所開示，這個因果所講的都是兌現，大家照這樣修，有因必有果。而現在所說的是方便法，不是真實的。我們現在大家所證的果，豈不是、也就不是真實的？究竟是那一方面不真實呢？是因不真實？是果不真實呢？大眾不了解，希望佛給大家開示。

這是舍利弗向佛第一次啟請，為大家解釋心裏的疑問，前面有三乘四眾的疑問，剛才講他自己有疑問，後面還有佛子、菩薩的疑問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二講

佛口所生子・合掌瞻仰待・願出微妙音・時為如實說。

剛才念的偈頌裏面，還是繼續前次舍利弗向釋迦牟尼佛請法。請的是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四十年所講的都是方便法，現在講《法華經》了，才是真實法。講這真實法，從前面〈敍品〉一直到現在〈方便品〉，就讓靈山會上大眾了解這《法華經》講的真實道理。不能夠馬上就說，你馬上說出來聽不懂。聽不懂就毀謗、造業，因此在這裏面，佛一開始，不隨便把真實義能夠講出來，所以由舍利弗來啟請。啟請一次，佛說這個不能說。為什麼不能說？這意思太深了，講出來人家不懂。第二次、第三次一再的請。剛才念的，還是第一次請。

前面舍利弗看到，所謂看到，他心裏就知道在會大眾心裏起了疑問，舍利弗知道，所以在前面代替二乘的人，還有菩薩，各種身分來啟請。啟請到後面，還有兩段。這裏所講「佛口所生子」，這是佛子，佛子是菩薩眾，他們在懷疑。為什麼「佛

口所生子」呢？我們學佛人都知道，我們生命的命，一個是我們身體，色身的這個命是父母給的，有父母我們才有這命。另外是慧命，慧就是智慧，智慧這個命。沒有佛講這個佛法，我們慧命怎麼得來？就跟我們生命一樣，我們這生命沒有父母之緣，我們前一輩子不管在那一道，在那一道生命、壽命完了之後，那個靈魂到處飄蕩。要到人間來，靈魂到人間來，誰承認你是人啊？必須有父母之緣，入了母胎，他在母胎裏面，逐漸逐漸成為一個人，這個命是父母給的。雖然自己有靈魂是不錯，這身體是父母給的。那個智慧，當然也是我們本有的，本性上就有智慧。本性上有，但是我們無始劫來就是迷惑顛倒，自己有本性自己不認識。必須由佛開示這佛法，讓我們了解自己已有本性，這才開智慧，智慧就是慧命，是佛給的。這裏「佛口所生子」，佛子，指的慧命之子。凡是修菩薩法，懂得自己有真如本性了，按照這個佛法來求的話，這就是佛子。現在說這佛子，佛怎麼給的呢？佛說法了。佛用口來說法，佛子聞到佛法，他知道自己開發自己慧命，所以這裏講「佛口所生子」，這是菩薩。

「合掌瞻仰待」，大家都合掌，合掌什麼呢？掌，合掌代表一心。至誠懇切的心在那裏瞻仰，瞻仰就是仰望、等待，一心在瞻仰等待。等待什麼呢？「願出微妙音，時為如實說」，願世尊——指的釋迦牟尼佛，願佛說出微妙的音聲來，這個微妙音聲就是把《法華經》一乘法說出來。後面講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這一乘法是最真實的大法。這音聲是微妙音，「時為如實說」在這個時候要如實說，為大眾把真實的法說出來。如實說，原來是什麼樣的法、什麼樣的意義，照這意義說出來，這指的不是方便法。

接著第一次啟請，這兩首偈子算是一個總結。我們看這偈頌：

**諸天龍神等。其數如恆沙。求佛諸菩薩。大數有八萬。
又諸萬億國、轉輪聖王至。合掌以敬心。欲聞具足道。**

前面把四眾弟子，還有舍利弗自己，最後剛才講的那首偈子——菩薩眾，這些都有心理上的疑惑。因此在這裏總起來就說了，包括「諸天龍神等」，這個數目多少呢？如恆沙，如印度恆河裏的沙那麼多。「求佛諸菩薩」，求佛說這大法來。那些菩

薩數目多得很，講一個大數，「大數有八萬」，八萬大菩薩作個代表，詳細的講數都數不清了。「又諸萬億國」。萬億這麼多的國，這些國家太多了。還有「轉輪聖王至」，轉輪聖王，那些國家有很多轉輪聖王來治理。他們這些轉輪聖王出世，那人的壽命也長，一切天下太平的時候，包括那些聖王。這些人這個時候都到靈山會，這些大眾「合掌以敬心」，合掌就是合十，代表心理一心恭敬。恭敬為的是什麼呢？「欲聞具足道」，欲聞這欲就像一個人的欲望，人一有某種欲望那不得了，就被那種欲望牽著走。若把這欲望用在學道上面，那道心也是非常深刻了，他們欲聞，欲聞什麼呢？具足道。具是具備，足是充足，這個道指的《法華經》。佛要講《法華經》具足道是最圓滿這道，沒有任何欠缺了。前面講的阿含、方等以至般若，都還談不上具足，《法華經》講這道才是具足道。第一次啟請的時候，最後結論，大家都是像欲望那麼懇切，希望佛把具足道開示。

接著就是佛聽到舍利弗在啟請的時候，佛就告訴舍利弗不能講，為什麼不能講呢？下面這一段經文各位看看：

爾時佛告舍利弗。止。止。不須復說。若說是事。一切世間諸天、及人、皆當驚疑。

「爾時」就是舍利弗第一次請求完了以後，「佛」是釋迦牟尼佛。告舍利弗，就告訴舍利弗說：「止，止，止就是停止，停止啟請。免了，止，免的意思，免了不要再說了。」不須復說，不要再說了，你停止啟請。為什麼呢？佛說出理由出來。「若說是事」，若是要說出來，你想要聽的具足道，把這說出來的時候，一切世間，一切，包含「一切世間諸天、及人、皆當驚疑」，皆是全部的，驚是原來沒有聽過，現在聽這樣的道理，大家就驚慌了，疑，是起了疑惑了。這有很多道理在當中，因為在這以前，佛所講的都是方便法。現在要開權顯實了，現在把真實的法要說出來。果然真說出來的時候，沒有一個預備造成氣氛的話，大家會又驚又疑問，我原來聽的都不對啊，都是佛講的，為什麼佛到現在把原來所講的都推翻了？那我們四十年來聽的都白聽了，驚疑就指的這個道理。惟恐諸天人包括前面在會大眾都會驚疑的，所以佛告訴他免了免了，不要再說了，這個法不能夠很輕易說出來。

佛叫舍利弗不要再說了，舍利弗找出第二個理由出來，再啟請。再啟請找什麼理由呢？在靈山會上現在來的這麼多大眾，其中有智慧、有聰明的人很多，這些有智慧聰明的人，是過去世聽佛講法、學過佛的。他們現在根器非常利，利根的。這些利根的人，他們可以聽得懂。所以經文就說了：

舍利弗重白佛言。世尊。惟願說之。惟願說之。所以者何。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。眾生。曾見諸佛。諸根猛利。智慧明了。聞佛所說。則能敬信。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法王無上尊。惟說願勿慮。是會無量眾。有能敬信者。

說出宿根深厚的人，他們聽了明瞭，所以請佛務必要說。經文文字順一順看一看：「舍利弗」這個時候，「重白佛言」，重是前面第一次啟請的時候，這是第二次啟請。重，再度稟白佛言，白是稟告。佛是什麼呢？佛是「世尊」，是釋迦牟尼佛。「惟願說之」，但願世尊把這道理說出來，說一句還不算，再加重說兩句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呢？「是會」，這靈山會上。「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，眾生，曾見諸佛」，

在這會有數不清百千萬億阿僧祇的眾生，阿僧祇這數目都數不清的，還加上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的眾生，曾見諸佛。他們在過去世都曾經見過諸佛，不只一尊佛，經過多少尊佛。在這裏跟各位說一說，靈山會上，比如我們在座有蓮友到印度靈鷲山去參拜，靈鷲山就那麼大，道場也是那麼大，怎麼容納得下這麼多眾生呢？這個正是我們研究《法華經》的人要知道，我們心要開放。我們一般心理，只是我們講堂這麼大，有幾百個人進來就坐滿了。靈山會上，靈鷲山比我們這大得多了，但是怎能容得下這麼多眾生呢？這是我們凡夫眾生心理太狹隘了。為什麼狹隘？凡夫眾生這心被兩個假東西約束住了，被兩個什麼假東西呢？我想在座很多老菩薩都知道，一個是空間，一個是時間。空間，小的就是一個道場、一個房屋建築物。大的，可以從地球上擴展到虛空，這都是空間。這空間，小的道場，房屋固然是很小，就是整個虛空，也是渺小的。一著上虛空這個相，心量又縮起來了，看不見廣大的心靈世間。這虛空還是物質的、色的世間，這是空間。時間呢？由空間造成的，比如說我們地球上的時間，對著虛空這太陽，有太陽光線照著我們地球，什麼時候是白天，什麼時候是夜間，根據一明一暗的假相，計算出一個時間出來。你到太虛空裏

面，你看看時間在那裏？這是我們凡夫眾生破除不了時、空這假相，對於這句經文就不了解，就發生很多疑問。

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尤其現在研究法華，必須把時間空間這假相把它破除掉，心靈要開放。這一開放才知道靈山會上，再多的眾生都容納得下。再說其他一部經作比喻，維摩居士一文見方的房屋裏面，他裏面容納多少多少的大菩薩，算不清的大菩薩，也是要破除時空兩個假相，才能明瞭經的意義。所以這裏講，靈山會有那麼多的眾生，過去世曾經見過諸佛。這些眾生「諸根猛利，智慧明了」，諸根，眼耳鼻舌身，我們凡夫眾生眼只能看，隔了一道牆，牆外我們就看不到；耳雖然比較靈敏一點，也只能聽到一定的距離，在某種距離以外就聽不到；鼻舌身都是如此。這裏過去研究過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講入了定的時候，六根可以互用——眼可以聽，耳可以看。為什麼六根可以互用？凡夫眾生執著時空兩個假相，這六根就不管用，這作用太簡單太有限了。所以在這裏講「諸根猛利，智慧明了」，這些眾生過去他曾經見過諸佛，每見過一尊佛，他就學了很多佛法。他照著佛法去修行，所以「諸

根猛利」，不受諸根限制。「智慧明了」，開發智慧，這智慧從聞佛法來的。所以我們學佛必須要了解，開智慧怎麼開啊？我們不研究佛法，智慧怎麼開？開這個字，這個字讀看看，這智慧是本有的，我們原來自己不了解，學了佛法，可以把本有的智慧開發出來，所以他們智慧明了。「聞佛所說，則能敬信」，他們諸根猛利，智慧又非常明了，這了字，就是明到徹底。有這樣明了的智慧，他們一聽到佛所說的具足道，聞這大法他們能夠敬信。

接著就說偈子：「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，法王無上尊，惟說願勿慮。是會無量眾，有能敬信者」，這個時候舍利弗把上面啟請的話說完了以後，就說了：「欲重宣此義」，再度的把上面所講的意義再說一遍。用什麼呢？用偈頌來講。偈頌五個字一句，「法王無上尊」就是稱呼釋迦牟尼佛，成佛叫法王、至高無上的尊者。「惟說願勿慮」，法王請您只管說好了，但願法王不要考慮其他的信或不信，不要顧慮這個事情。「是會」什麼呢？在這靈山會上。「無量大眾」，這些無量大眾之中，他們有能夠聞到這個法，既恭敬又相信。「者」是能恭敬能相信的人，這些

人很多。

佛復止舍利弗。若說是事。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皆當驚疑。增上慢比丘、將墜於大坑。爾時世尊重說偈言。

止止不須說。我法妙難思。諸增上慢者。聞必不敬信。

佛叫舍利弗再止住，不能再說。「佛」就是「復止舍利弗」，佛再來止，叫舍利弗不要再說。為什麼？「若說是事」，是事指的《法華經》真實的法。要把真實法說出來的話，「一切世間天」，天道眾生，「人」是人世間人道眾生，還有「阿修羅」，這些眾生「皆當驚疑」，他們一定會驚疑了。這還不算，還有增上慢，慢是一般的傲慢。佛法講人人都有貪瞋癡慢疑，這是根本煩惱。慢的煩惱有淺有深不同，我們普通人，人人都有傲慢。但是有上慢，上慢不是普通人，世間那些讀書人他學了世間書，讀了不少，他覺得他懂，別人不懂，他這慢比一般人增上一些，增加了。學佛的人也是如此，我學佛我懂得佛法，那些芸芸眾生沒有學佛不懂佛法，好了有這些心理出現就是上慢。增上慢更不得了，增上慢，學佛用工夫，有了些小境界了，

得了某種境界出現，有些定功，甚至於證了幾分之幾的果了，他就覺得佛法已經證到了，佛所講的法，他證到了，叫增上慢。是不是真的證到呢？沒有真實證到。真實證到佛法，他就不敢有任何傲慢了。這個增上慢，後面有講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。沒有得到佛法定功，他說得到了，甚至於像印度那些學外道的，入了禪天了，把四禪的禪定工夫當作佛家的大定。再上四空天，四無色定，也誤會那大定，以為他得到了佛家的大定，這是未得謂得。證了初果或者二果，甚至初果二果都沒有證到，他以為證到了，自己認為證到就是增上慢。增上慢的人，他聽到佛講這大法，就是《法華經》所講的真實法，他要謗佛謗法，這是「增上慢比丘」。這個謗佛謗法，釋迦牟尼佛心裏慈悲，如果在這時候把《法華經》真實的道理說出來之後，前面是講世間天人阿修羅驚疑，當然是不好了，最嚴重是增上慢比丘。他一謗佛謗法，「將墜於大坑」。這大坑不是台中市大坑，這大坑是墮落地獄的那個大坑。謗佛謗法，自己沒有得到定功他說得了，自己沒有證果他說證果了，甚至於他說成佛了，這要墮地獄。

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」，世尊把前面一番話說完了再用偈頌來說：「止止不須說」，舍利弗，你止不須說。「我法妙難思」，為什麼不須說呢？我這法，《法華經》所要講的妙法，這真實法妙得難以思。思，用心思，思也思不到，難思。「諸增上慢者」，那些增上慢的人，「聞必不敬信」，一聽到我要說妙法的時候，他們必然既不恭敬又不相信。

佛把這個妙法說出來，那些增上慢人不會敬信的。下面舍利弗再請，第三次請。他怎麼請？請看經文：

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。世尊。惟願說之。惟願說之。今此會中。如我等比。百千萬億。世世已曾從佛受化。如此人等。必能敬信。長夜安隱。多所饒益。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無上兩足尊。願說第一法。我為佛長子。惟垂分別說。

是會無量眾。能敬信此法。佛已曾世世。教化如是等。

皆一心合掌。欲聽受佛語。我等千二百、及餘求佛者。願為此眾故。惟垂分別說。是等聞此法。則生大歡喜。

「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，世尊，惟願說之，惟願說之」，經文跟前面是一樣。下面就說：「今此會中，如我等比、百千萬億，世世已曾從佛受化。如此人等，必能敬信，長夜安隱，多所饒益」。

這個舍利弗又重新稟告佛：「惟願說之」。惟願說之前面一樣不用解釋。就說「今此會中」，現在靈山會，大會之中。「如我等比」，如我等像舍利弗講包括自己在內，像我舍利弗這樣一比較起來，跟我相等的這些人。舍利弗也知道他是《法華經》的當機眾，所以他講「如我等比」。我等比是說舍利弗雖然前面也有疑問，可是他過去曾經親近過多少尊佛，有這樣的宿根絕不會是增上慢的人，所以聞到佛的妙法，一定敬信。這個我等比一共有多少呢？「百千萬億」，這麼多跟我彼此相等的會眾。他們「世世」這兩個字，不但今世，過去世又過去世，數不清。他們在過去世，多生多世以來，「已曾」，已經曾經「從佛受化」，就是跟從佛接受教化。「如此人等」，

像這些人跟佛學、受佛的教化，他們「必能敬信」。他們聽到佛開示這樣真實法，必然能夠恭敬佛法，信這佛法。「長夜安隱，多所饒益」，長夜，指的人世間，佛不到世間來，不說這佛法，我們世間就是永久是夜間黑暗的。就是佛要把大法說出來，雖然在人世間但能長夜安隱。隱跟穩字是同一個字，在古時候，尤其在經典裏面都是用這隱字，隱當安字講，長夜安然的。穩字是禾字邊，是後來的字，隱是在隱密的地方，一個人在那裏有安全感，處在那個環境裏面，心裏很安然很穩妥的，所以安隱就是安穩的意思。「多所饒益」，得到這不少利益叫饒益。

舍利弗就說了：「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，舍利弗說在會上，這麼多過去曾經親近佛受過佛教化的人，他們能夠敬信。從這裏我們可以了解現在雖然是末法時代，能夠聽這一部大經大法，就證明過去學過佛，而且是大乘根機，才能夠接受這個大法。所以他重說偈言了。

「無上兩足尊，願說第一法，我為佛長子，惟垂分別說」，「無上兩足尊」就是尊稱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成佛是至高無上的，兩足尊是福慧兩足，福也是足了，

慧也是足了。學佛的人福慧雙修，不修福也不行，不修慧更不行，這兩者都要修，修到最圓滿了，成佛了，就是兩足尊，這是稱呼佛的。「願說第一法」，願兩足尊把第一大法說出來。我是佛的長子，這舍利弗自己稱呼，我代表上面所講的能夠敬信這些大眾。「惟垂分別說」，希望至高無上的佛，為大眾垂示，分別的針對能敬信的人來說。

「是會無量眾，能敬信此法」，在這個會上有無量大眾，他們聽到佛說第一法，都能夠敬信此法。「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」，至高無上的佛，已曾，就是已經。世世不只一世的，多世以來教化如是等。對於會上無量大眾，佛在過去，算不清是幾世了，世世都教化他們，就是前面講已曾從佛受化的。這些無量眾「皆一心合掌」，他們都是一心在那裏合起掌來，「欲聽受佛語」，希望能夠聽到佛的語。聽到佛的語，就能夠接受，接受之後，依照佛所講的去修行，所以欲聽受佛語。

「我等千二百、及餘求佛者」，我等就是舍利弗說，我們千二百五十人俱是常隨眾，這裏說是整數千二百。他們這些常隨眾還有其餘的求佛的人。「願為此眾故」，

把這些常隨眾以及其餘求佛的人，說出數目來以後，然後就是說出願望了，願望什麼呢？願佛為此眾故，為這些包括我們常隨眾，以及其餘求佛的這些在會大眾，佛為這些人「惟垂分別說」，惟垂就是垂示，在上的對下面的人、求佛法的人叫垂。分別說就是把真實道理用言語把它分別說清楚。

佛說這些話舍利弗統統明白，為什麼明白呢？舍利弗在聲聞眾中智慧第一。智慧第一，所以他明瞭在會大眾過去都聽過佛法的，所以現在聽佛開示大法一定能夠敬信。在我們中國，過去讀中國古老經書都了解這道理。過去那些私塾的老先生教中國文化那些書，包括四書五經，甚至於老子《道德經》、莊子這些經有很多經驗。比如說一接觸看老子《道德經》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看一下，然後就記得，這就表示證明絕不是這一生，才接觸這部《道德經》，必然過去學過的，所以現在眼一看，馬上明白就記得。讀四書五經也是如此，有的小孩子叫他背誦《論語》，很快就背熟了，因為他過去是學過的，所以佛法也是如此。很多學佛的人，他特別對某一部經感受非常深，非常愛好很有興趣，有的一聽到《金剛經》，對《金剛經》特別愛

好。有的聽到《心經》，特別愛好。至於聽到《法華經》，他以前雖然沒有學過的，現在一接觸《法華經》，還沒有自己研究，就看這經的本文，他就有很多的興趣。為什麼這樣？因為過去生學過，沒有學過不可能有這樣的歡喜心。

最後這兩句舍利弗說了：「是等聞此法，則生大歡喜」。是等，就是上面講的世世從佛教化那些大眾們，他們現在一聞到佛講這樣的妙法，「則生大歡喜」，一定能夠發生大歡喜心。歡喜心加個大字，專門指的這部經，聞到開權顯實的真實大法，這大法聞到就能成佛，成佛的大法這不是普通的。所以聞到這大法「則生大歡喜」，不是普通的歡喜。這大歡喜心一發出來，就是穩穩當當的，來向成佛大道邁進。在沒有成佛之前走上正路了，發大歡喜心，就在有生之年，人世間一切苦厄，包括身體所得的這些各種疾病，世間上一切天災人禍，在他的心理一掃而空，這就是真正發大歡喜心，跟各位說，就有這樣的益處。

前面講開三顯一，開設三權這方便法顯示出一乘的大法，前面是略略的講。從這以後是，再詳細的講。詳細的講，一共有三周說法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三講

爾時世尊告舍利弗·汝已慇懃三請·豈得不說。汝今諦聽·善思念之·
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

從這一大段開始，開三權顯一實，一實就是一乘的圓頓大法。圓頓的法就是《法華經》講的直接成佛的大法，成佛什麼？就是把我們自己實相，在這裏講實相，就是真如本性，把這一個顯示出來。顯示什麼呢？前面三權都是方便法，這方便法開演出來為的就是要顯示一乘法。從這裏開始，祖師就注解出來，一共有三周。三周就是《法華經》講的有本門、有迹門。本門是過去久遠以前，本來講《法華經》的本意。在靈山會上聽釋迦牟尼佛講這部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這些大弟子們來講，就本門來說過去他們那種境界，有的是大菩薩，那我們很難了解。除了本門以外，有迹門，迹就是釋迦牟尼佛這個時代，釋迦牟尼佛當時在印度八相成道，前面講的華嚴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最後講《法華經》，這裏都是迹門。在這個迹門度的眾

生也不是一律的，度的眾生有普通凡夫、有聲聞、有緣覺、有菩薩。菩薩的地位也不相等，藏通別圓，有通教菩薩、有別教菩薩、有圓教菩薩，很多。在這迹門裏面講，往下有三周，度化聲聞這一類的弟子。

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就是迹門，迹門度化聲聞眾的弟子分成三周。三周，什麼叫周呢？先是由佛說法，然後弟子能夠聽得明白，能夠領會了，能夠領解。領解以後再加以表述，然後再授記有這幾個階段，這叫一周。重要的就是佛證道說法，然後弟子們能夠領會、理解。一共有三周。第一周法——正式的說法，正面講佛法的義理。這種正規說法，上等根器的聲聞，能夠聽得明白，這個是誰呢？指舍利弗，在聲聞弟子之中，他是智慧第一。第二周是中等根器的人，不是正面說法，說譬喻，舉出譬喻出來。這個像迦葉這一類的弟子，他聽得明白。第三周是下等根器的人。聲聞弟子、聲聞眾之中，下等根器，學習能力在第三等的，所以在第三周裏面講因緣故事，下根的聲聞眾可以聽得明白。從這開始，分成三周說法。三周說法這裏是〈方便品〉，〈方便品〉以後，好幾品，幾乎佔了《法華經》的一半，都是講三周度

化聲聞上、中、下三品根器的。換句話說用這三周，把聲聞眾上、中、下三品的、三等根器的人，都能把他度化過來，讓他能夠了解《法華經》的一乘法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了：這裏開始第一周，第一周叫法說周。法就是佛說法，佛說法就是法說這一周，從這裏一直到〈方便品〉完了。〈方便品〉後面就是〈譬喻品〉，〈譬喻品〉前面一大段，一大部分，都是屬於這一周的。〈譬喻品〉後面一半就是屬於第二周了。我們先開始講第一周，這一周當機眾就是舍利弗，他一聽就領會《法華經》的一乘法。經文一開始就說了：「爾時」這個時候，就是前面舍利弗啟請，完畢了。「世尊告舍利弗」，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說：「汝已慇懃三請，豈得不說」，汝就是舍利弗，你已經慇懃三次啟請。慇懃是什麼？表示舍利弗一次請、二次請、三次請，每一次請的時候，都很委婉的，說出大家心裏有疑問。因為看見佛在靈山會上要講法華第一個最重要義理的時候，有瑞相顯示出來，他有疑惑。經過再三啟請，委婉的啟請叫慇懃，慇懃三次啟請。佛講「豈得不說」，就是怎麼能不說呢？豈當何字講，何能不說？釋迦牟尼佛就是准許了，准許要說這法了。

這個時候佛接著就說，啟請我來說，我要答應說了，那麼「汝今諦聽」，這裏注意，只講汝，沒講汝等，專門講舍利弗。你現在諦聽，諦聽什麼呢？專心的一心在那聽。聽的時候，心不要亂跑，不要想這裏、想那裏，一心要聽我這裏所講的道理。諦聽是聽得清清楚楚。聽清清楚楚，不能分心，一分心，就聽不明白。這大家念佛都有這經驗，必須全心貫注在佛號上面，這才是一心。如果念了幾句，心就往外攀緣，我跟某人爭吵了，這些是是非非的；或者到那遊覽，想到遊覽那地方，很美，雖然不算是不好，但實際上心裏亂了，往外攀緣了。所以在念佛的時候，不管這個心攀緣好的、攀緣不好的境界，都不可以。即使人家有困難我要趕快去救濟他，這原是好事，好事在念佛的時候也不能起來，念佛時起了慈善救濟的念頭也是分了心，也不算是一心。一心就是佛號一提起來，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不准攀緣任何境界。他諦聽也是這樣，佛在說法的時候，佛說一個字一個字，那個音聲叫舍利弗，你心完全跟著佛所講的音聲，在那裏聽。耳根這耳識不准聽外面一些境界，你要諦聽。這還不算，要「善思念之」。善是很妥善的，要思念之，「之」什麼呢？我跟你講的《法華經》義理。聽過之後，你要思考，思考之後要念，念是念茲在茲，

放在心裏，不要放棄了。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」，這是佛專門對舍利弗說的，吾就是釋迦牟尼佛說自己，我馬上為你（汝就是你，指舍利弗），佛說我為你分別解說法華一乘佛法的義理。

「汝今諦聽，善思念之」，這兩句就包括聞思修三慧。祖師分析得很好，諦聽，聽了就是聞，聞到佛說法華第一個義理。一心在諦聽，聽了之後，聞，一聞之後，就開智慧，叫聞慧。善思念之，善思，思是在那裏思惟研究。而這善字也跟諦聽的諦是一樣的，你要專心在那裏思，就在思這時候，就開智慧叫思慧。經過聞思、念之，這念之，念什麼呢？就是修了，用工夫修。用工夫怎麼修？就把佛開示一乘法，這道理經過聞，開了聞慧；經過思，開了思慧；現在就是把它付諸實行。實行怎麼實行法呢？念茲在茲。就把這個義理，《法華經》講的妙理，就是實相妙理，也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念頭就放在這上頭。放在這個上頭，那就是修慧，就是修。這個跟我們念佛是一樣的，不過他念的是什麼呢？念的是實相妙理，念的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我們念佛是念阿彌陀佛。

阿彌陀佛有事念、有理念，事念就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誰在念？我在念，所念的佛就是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。事念念到工夫好，就能進入到理念，理念什麼呢？我能念的這個念頭，與所念的阿彌陀佛打成一片。打成一片，你要知道阿彌陀佛，他有應身、有報身、有法身，由事念到理念的時候，跟阿彌陀佛佛號打成一片，直接跟阿彌陀佛法身結合融為一體。阿彌陀佛的法身跟我的法身，我們大眾的法身，沒有兩樣，一個法身。這道理明白之後，我們念佛，我們自己心裏有數，我們是這個境界。這個道理明瞭之後，普通法門講得再高，沒有這麼直接。我們要辨別一下，他們普通法門講，你念佛，你要念自性彌陀，要念唯心淨土。自性彌陀講的錯不錯呢？不錯。就是我剛才講的念到理一心，由事持到理持。到理一心不亂的時候，就我的法身跟阿彌陀佛的法身是一致，自性彌陀。唯心淨土，法身就是包含身土一如的，普通法門是講這個。但他不講中間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報身、應化身。我們念佛的人，平常工夫好，我的念頭跟佛感應，臨命終的時候，心不顛倒，就能感應阿彌陀佛來接引，那是什麼呢？那是應化身。他們普通法門應化身就不講了，他就有意把我們念佛法門變成普通法門。我特地講出來，讓大家好好

辨別一下，以後聽外面人家講這理論，他講歸他講，也不能說他說錯了，他說的是不錯的，而是印光祖師所講：他們執理廢事。執著這個理，廢除事實上的工夫，要明瞭這個道理。所以說到這裏，我特別把它說出來，我們念佛法門，不要聽外面普通法門說這些話。普通法門有些境界很高的，有的是從國外來的，各宗都有。祖師禪的禪宗、密宗、研究教理的那些各宗，他們講的道理也是非常深。為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講的法當然好，但是特別注意，他們只講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，那就執理廢事，這要分清楚。

在這裏就是諦聽，是聞慧，善思是思慧，善念之就是修慧，聞思修三慧，憑這個三慧，就能了解《法華經》講的一乘法，就是開發自己的實相妙理，也就是真如本性。我們研究這個理，明瞭這個理了，自然知道我們念佛的境界。我們境界為什麼要持名？為什麼要先事持呢？我們要照這樣修的話，絕對不是這一生能夠成功的，在靈山會上，追隨釋迦牟尼佛，來聞這個《法華經》的那些聲聞眾弟子們，講最高智慧的舍利弗，那裏是這一生才遇到釋迦牟尼佛？是多生多劫就遇到釋迦牟尼

佛，聽佛講這法門，那是本。我們看不到那個本，那時間、那個劫數遠到多麼長，不可思議。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因為普通法門時間這麼長遠，我們希望這一生就能成就，那就換環境到極樂世界。極樂世界，事實上有那個世界，我們就到那世界，一到那個世界，一生就能成就。這《法華經》講這道理，在我們娑婆世界，不知道要幾生幾世幾劫才能成就。我們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能成就。我們了解這個好處了，那我們為什麼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？他們普通法門發心行菩薩道，生生世世到人世間來，一方面求自己成就成佛，一方面度化眾生，這是大菩薩自行化他，說的道理不錯。但是我們現在自己量量自己的能力，我們一生辦不到，所以必得事理都要把握住。

雖然這麼說，我們念佛的人，當然不能執理廢事，聽見外面普通法門人講，只講理、不講事，我們要小心，我們不要跟他學。另外我們學法華也知道，自己不是這一生才接觸《法華經》，過去你想想看，釋迦牟尼佛就算在他那個時候靈山會講這《法華經》，後來到現在，有兩千五百多年。這個經傳到中國來，也很久了，中

國祖師講《法華經》，也不是一個人，也很多地方都講。我們一想，不是這一生才學法華，過去就聽過的，才有這善根，能夠聽這個法華，才能聽得下來。聽得下來有什麼好處呢？固然說我們現在學念佛法門，要發願到極樂世界，可是我們在娑婆世界，明瞭《法華經》一乘佛法這個最高的妙理，現在知道了，念佛不會退轉，再呢？工夫容易進步。到了極樂世界的時候，還要念佛。必須明瞭這個道理，明瞭這個道理成就非常快。所以我們在這裏學法華，不是這一生才開始學的。現在學了，明瞭法華這個理，我們現在念佛，不受一切外緣影響，決定是不會退轉，這就了不得了。再說明瞭這個理，往生之後在極樂世界這品位絕對不會很低的，為什麼呢？了解這個道理。到極樂世界一生成佛，一生成佛，還是明瞭這道理才能成佛。這也要了解得的受用，那是不可思議。接著下來就講到不契機的，不能接受法華義理的，有五千聽眾就離開了，這經文我們看看：

說此語時。會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五千人等。即從座起。禮佛而退。所以者何。此輩罪根深重。及增上慢。未得謂得。

未證謂證。有如此失。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爾時佛告舍利弗。我今此眾。無復枝葉。純有貞實。舍利弗。如是增上慢人。退亦佳矣。汝今善聽。當為汝說。

「說是語時」，釋迦牟尼佛講了上面言語之後，「會中」，就是靈山會上。「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」四眾弟子，前面是出家二眾，後面是在家二眾。這四眾弟子數目有多少呢？有「五千人等」，說個大數，有五千多人。「即從座起」，就從他們自己靈山會上座位，各人從各人座位上起來。「禮佛而退」，大家五千人來禮佛，然後退席了。

這些人禮佛而退，為什麼呢？經文說「所以者何」，釋迦牟尼佛就問，五千人眾，這樣大的法會上他們退回去了，為什麼呢？經文說「此輩」，指的五千人等。「罪根深重，及增上慢」，這五千人之中，他們的罪根深而且重。怎麼講是罪根深重呢？祖師就注解出來了，是什麼呢？生在我們的娑婆世界五濁惡世，五濁這個世界，這五濁指劫濁、命濁……等等五濁是五種障礙，非常多。這些五濁障礙多，叫做罪很深，

有了障礙才會造很深的罪。根是什麼呢？聲聞眾修的小乘，修的小乘就執著小乘法門。比如說，聽到阿含，講藏教的四諦法門，他就拿小乘佛法，就執著這個。執著這個以後，佛講這大法，他就不接受了，這種執著就是障礙。佛的大法，把它障礙、把它蓋住了，這叫根深。罪根深重是罪很深，他的根也是那麼重，根是根器，根器指的聲聞眾是小乘，小乘根器執著非常重，障礙了大法。「及」就是連帶的說，有「增上慢」，慢加上慢，再加上，增上慢，那就不得了。我們一般凡夫眾生都是有傲慢心，貪瞋癡慢疑六種根本煩惱，這是增上慢，是學小乘法，才有增上慢。為什麼呢？祖師在這裏講，修小乘的，自己工夫好，先證到初果，證了初果，就不會犯戒了，可以說是有了保障了。初果之後再證二果，二果之後再得三果，三果得了之後，那可以居住在五淨居天，在五淨居天就是要證四果，等著要證四果。初果得來都不容易，二果不容易，三果更不容易的。他們那些增上慢人，未得三果，他就說他得了三果了。這是一種，未得謂得，增上慢「未得謂得」。還有「未證謂證」指的是什麼呢？三果以上再證到四果，從初果到三果還是修小乘學，還有得學。為什麼呢？還有四果還沒證。證到四果，無學了，畢了業了，這增上慢人「未證謂證」，沒有

證到第四果，還沒到無學地位的時候，他說我證了四果，我不用再學了，那在佛門當中算是畢了業了，這種人叫作「未證謂證」。還有甚至於證到三果說自己證了四果，那是工夫問題，工夫不到，這也是不對的。還有一些，甚至於誤會了，色界有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他有四禪天定功的時候，四禪天定功大家知道，四禪天是世間禪，還是有漏的。他就誤認為四禪為四果，你看看這差到那裏去了。這都是叫作增上慢人，「增上慢」就是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。

接著就說「有如此失，是以不住」，有這麼多的過失，這過失可不是小的過失，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上面講罪重，怎麼來的？罪重由五濁障礙來的，這障礙很重。再是根很深，根器只小而否定大法，不接受大法。這個根器，這就是從執著來的。再，就是最後講的，講什麼呢？增上慢，一個是障，一個是執著的執，一個是增上慢的慢。障、執、慢三大失，指的這三種。由這三種失，「是以不住」，不住，他在靈山會上坐不下去了，聽不下去了，所以退席。

接著說「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」，這五千在會的那些四眾弟子，退了以後，或準

備要退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默然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也不制止他們，由他們去。什麼道理呢？下面就說了：「爾時」，就在五千人等退的時候，佛就告訴舍利弗，「我今此眾，無復枝葉，純有貞實」，他們這些罪根深重以及增上慢的這些人退去以後，剩下來，在會上，除了那五千人，這些在會的大眾，「無復枝葉」了。無復，就是不再有枝葉了。枝葉什麼呢？形容比喻的話。一棵樹，這樹的作用是什麼呢？樹幹才管用，那枝枝葉葉沒什麼大作用。人家取木料，這材料主要是樹幹。它這枝葉，你拿它來作器具沒辦法作，表示這些人，他罪根那麼深重，他在佛門裏面，他能夠成什麼大器？不能成大器。退了之後，枝葉就沒有了。「純有貞實」，貞，是表示樹的幹很直。實，是實實在在的，得到它的大根大本。得到了，把這些枝葉去了以後，現在純有的就是貞實，能夠接受這大法了。佛又告訴舍利弗，他說「如是增上慢人，退亦佳矣」，像這樣增上慢人退，退了也好，佳，退了正好。

為什麼佛沒有制止五千人眾退席，而且說「退亦佳矣」，這是一個。再說前面開三顯一也講，不過那是概略地講，很多意思沒有出現的，所以五千人眾沒有退席。

必得等到這裏，要詳細講解了，五千人眾退席了。所以前面沒有退席，到這裏才退席。是因為前面意思沒有那麼明顯，這是第一層。第二層，在這裏，他們如果不退的話，這些增上慢人，增上慢自己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他一聞到佛講一乘佛法這妙理的時候，他就毀謗。一毀謗這大法，那個罪就不得了了。所以佛看見這些五千人眾退的時候，不加以制止。而且還說「退亦佳矣」，退了正好。為什麼呢？退了之後就靈山會來講「無復枝葉」，小裏小氣的那些根器的人，把他清出去了。這清出去，這祖師注解出來，佛用他的威神讓他們出去的。佛用他的神通，等於是清場，把他們清出去，有這意思在這裏面。為什麼呢？讓他們在裏面繼續聽下去，他一定是造罪的，一定是謗法的，所以是退亦佳了。退亦佳的時候，剩下來，像舍利弗在這裏，還有未到舍利弗這種境界，其餘的聽起來都是還能接受的，所以在這裏退亦正好。

對於這五千人來說，雖然現在退了，他們才不會謗法。但前面也聞了一點點，也聞到了，也給他們種種善根。這在《法華經》裏面講，好像一個長者，把最寶貴

的珠寶放在兒子的衣服裏面，這兒子不知道家裏那些好處，長者把珠寶放在他兒子的衣服裏面，這是比喻的話。讓他知道，雖然沒有完全聽，知道一點點，最後到因緣成熟了，他還是能夠接受這個大法。

佛這個講完以後，他說「汝今善聽，當為汝說」，就是告訴舍利弗，你現在好，好聽，我就為你說這大法。請看下面經文：

舍利弗言·唯、然·世尊·願樂欲聞。

「舍利弗言」，舍利弗聽佛允許為他說這大法，他說「唯」，就是答應了。「然」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」，我願意非常喜樂的，希望聞到佛開示法華，這樣一乘的妙義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四講

佛告舍利弗。如是妙法。諸佛如來、時乃說之。如優曇鉢華。時一現耳。

「佛告舍利弗」，佛就是釋迦牟尼佛，告訴舍利弗，舍利弗在小乘弟子之中，他是智慧第一。按照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前面十四品，都是講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當前說法的靈山會上那些大眾，在那時候的大眾聽了佛法。佛講這法，前面十四品都是講迹門，迹就是比如人走在地上，腳踩在地上有個印子。鳥獸走在地上，腳也有印下那印子那叫迹。迹就是當前可以看得出來，這是迹門。比迹門更深遠一點的講本門，本是本來的。這意思就是說釋迦牟尼佛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，出現到這世間來，那是迹門。在這之前，釋迦牟尼佛什麼時候成佛的？我們凡夫眾生，我們數不清以前的時候，那太多太多了，釋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那是本門。要想知道釋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本門，佛在這前十四品都沒有講，到後面才提示出來。在前十四

品講述門的時候，分層講，就度化小乘弟子聲聞的來講，第一部分，小乘弟子中智慧第一的，專門對智慧第一的人來講；這個講過以後，次一等的還是小乘弟子，最後再次一等的。現在是對舍利弗講的，舍利弗他是小乘弟子中智慧第一。所以往下這一段，就是針對舍利弗講。因為以他的智慧，佛講這道理，他能夠了解。所以佛告舍利弗。

「如是妙法，諸佛如來，時乃說之」，妙法就指這部經，這部經的題目叫《妙法蓮華經》。這個妙法，法包含一切法，妙呢？普通講，其他的經，講這法有分別的，在這《妙法蓮華經》講這妙法，前面講有十妙，十種都是妙，無一法不妙。這種妙法，「諸佛如來，時乃說之」。妙法，現在正是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講的妙法。講諸佛意思是什麼呢？不但釋迦牟尼佛現在要開權顯實了，講這妙法了，就是諸佛其他的十方世界已經成佛的，包括過去古時候佛，他們在說法的時候，也說這妙法。但是說這妙法，要有時候的，所以是「時乃說之」，必須到那個時候，才能說，時候不到，說了也聽不懂。比如前面的經文，大家都看到「會中、有比丘、比丘尼、

優婆塞、優婆夷五千人等，即從座起，禮佛而退」，就在佛要答應舍利弗講這妙法的時候，在位的就是在座的五千多人，五千多人包括出家的二眾、在家的二眾，他們從自己座位上起來，禮了佛，然後就退了，他們不聽了。為什麼禮佛而退，不聽呢？他們聽也聽不明白。聽不明白，勉強而聽，他們不相信，他們會毀謗會造業的，這業一造，這不得了，要墮地獄的。釋迦牟尼佛很慈悲，知道這些人聽不懂，佛就運用他的神通道力，就等於把這五千多人，讓他們走、離開，他們那些人離開之後，佛在這時候才講。這個妙法不容易的，就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說法，前面講了四十年了，到現在才講，才開始講這妙法，講這第一個真實法。所以這個真實法，我們在座的諸位都有善根，而沒有善根，就跟那個五千人一樣的，就算是佛當面來講，大家也聽不進去。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裏，研讀這部經，雖然不是在靈山會上，可是研究這經是佛所講的，能夠聽得下去，這就證明善根深厚。聽得下去，能夠聽一句甚至聽一個字，能夠從這一個字之中，了解這個妙法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幫助大家學佛，終身受用不盡，它就有這樣的好處。

接著說比喻的話，既是諸佛說這妙法，要時候到了才說，這就看出來釋迦牟尼佛自己在靈山會上說這妙法，正是時候。正是時候就可貴了，拿一種花來比喻，「如優曇鉢華，時一現耳」，優曇鉢這個華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就是靈瑞這兩個字。前面比如說釋迦牟尼佛放光現出種種的瑞相來，優曇鉢華就是印度文的字音，翻成中國文字這華叫靈瑞華。

這個華，「時一現耳」，時一現，一現就是在一定的時候，才能開出來，開這華，現出來了。這時指的是什麼呢？三千年，這優曇鉢華三千年才開一次華。一現是比喻的話。那就是說佛說這個《法華經》好不容易，三千年的時間，我們學佛的人才能遇到。遇到這個妙法，才能學習，過了時候就遇不到，所遇的那都是方便法，遇到真實法就這麼困難，三千年一次。

佛經裏面，凡是用比喻的話，它都有表法的。所謂表法呢？比如說用優曇鉢華來表示佛法。優曇鉢華表示什麼樣的法呢？祖師注解出來了，叫我們用觀心的方法來研究，所謂觀心，就觀自己的心性。從這裏用觀來研究的話，這裏優曇鉢華講的

就是中道妙觀。什麼叫作中道呢？天台宗講止觀，止是止，觀是觀，兩個分開講。講觀是觀心，觀心有步驟的：先作空觀，把世間萬法，觀空了。世間萬法怎麼觀空？我們凡夫眾生，怎麼空？雪公，就是雪廬老人，他老人家在詩裏面，就有觀空法。比如說〈野寺〉就是空觀，這首詩的詩眼就是一個「空」字。開頭：「昆陽垓下跡俱空」，兩漢開國的兩大戰役，決定前漢後漢這天下，這在雪公看起來，空啊，那樣轟轟烈烈的事情到後來有沒有呢？那事迹有沒有呢？空了，沒有了。第二句講「野寺歸鋤三兩農」，第三句「不許依天鴉作陣」，鴉是烏鴉，烏鴉代表什麼呢？代表世間迷惑顛倒的凡夫眾生，不了解萬法皆空的這些人。這些人並不是專門指我們這些人，古代那些帝王，像前漢的劉邦，後漢的光武，包括被前漢打敗的項羽，後來的王莽，這些人，他們就像烏鴉在天上作陣。陣是什麼？兩軍作戰時擺的陣式，不許他們作陣，就是依天，依天這兩個字，各位看看怎麼講法呢？這依天也許別人有別人的解釋，我的解釋依空，依這天空。天空什麼都沒有，萬法本來是空的。那些人要擺下軍隊仗陣來把對方打敗，自己建立天下，你不了解空，你來作戰。詩人雪廬老人就說，不許你們這些野心分子在世間跟人爭天下。依天就是依空，這還是空，

還是照應前面那個空。最後什麼呢？你憑什麼不許？第四句「沉沉暮靄數聲鐘」，野寺這鐘一敲，叫大家醒一醒了。醒的什麼呢？醒了萬法皆空，還是空，這首詩就是真空觀，所以雪廬老人他的詩就是佛法。

講詩我們容易明白，講經舉出事情就很難明白。為什麼？境界轉不過來。雖然講到世間什麼都空，理論也說得出來，一遇到人與人之間利害衝突的時候，他爭得比任何人都要強烈，一步也不肯讓人。你這樣學佛，你不但這一生學不成，千生萬劫也學不成的。必須要了解萬法皆空，然後真空觀作成功了。再觀有，有是假法，萬法皆假的，它有種種現象，空假、假觀，看的一切事情如夢如幻如泡如影，看世間萬事都是如此，假觀成功了，才中觀。中觀就是空假兩者，既不偏於空又不偏於假，中道，兩者都不偏。中觀在這裏講妙法就是中道觀，這一觀觀的是妙法。這靈瑞就是用中道的妙觀，可以用這中道妙觀，通達一切法。通達一切法，然後到真實法、到這實相。實相就是真實的相，世間萬法都是假相，唯有這個是真實相。真實相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真如本性，天台宗講是實相。用中道妙法觀，通過一切法，

而直接到這實相，就是到了真如，這叫作靈，靈瑞的靈。

這個靈字由這中道妙觀通到實相了，既是通，作這妙觀，作了有了工夫的時候，就會蒙佛來授記，就接受佛授記給他。授記就是你什麼時候證到什麼果位，最後最好的授記就是你在什麼時候成佛，這在後面有〈授記品〉。能夠得到佛授記，那可不容易，有這靈、靈通，通是通達，靈瑞這靈字，他能夠通達得到佛的授記。再呢？由佛授記了，那就好了，他就一直往前面修，修到最後就能證到佛果。證到佛果，像這優曇鉢華，所以優曇鉢華這幾個字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就是靈瑞華。靈瑞華用靈瑞表示，用中道妙觀，可以通達實相，能夠得佛跟他授記，最後能夠證到佛果。表的這個法。所以聞到這個法可不容易，就優曇鉢華三千年才遇到一次，那就證明佛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恐怕不比這時間短。佛這一次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，來成佛，來表示出來的，其實他過去久遠劫以來已經成佛了。就這一次表演也不容易，靈山會上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，我們現在研究的是把佛當年講這法，用文字記載下來，我們從文字裏邊來學習。這就看我們，一定是有善根，才有這個因

緣，能夠接觸這佛法，接觸這部經。有了這因緣，還要靠自己好學，虛心往裏面深入研究。就是接觸《法華經》每一句，甚至每一個字的，我們深入往裏面研究，那個意思無窮無盡。果然我們以這樣的態度來學，照樣能得到這妙法，從這裏我們也能夠開悟。

說得這麼重要，這妙法好不容易聽到的。下面就是佛告訴舍利弗說了：

舍利弗·汝等當信佛之所說·言不虛妄。

這一句的意思，是釋迦牟尼佛告訴舍利弗你呀，和你們大家，這指的跟舍利弗智慧差不多的，能夠聽到佛講的法，能夠了解，才是這麼說的。「汝等」，你們大家「當信佛之所說，言不虛妄」，佛所說的是釋迦牟尼佛自己稱呼他自己，前面所講妙法，就像優曇鉢華一樣，三千年才遇到一次。為什麼呢？這妙法這理，講這道理，非常的深奧。這個道理比前面釋迦牟尼佛四十年所講的道理都要深入，前面所講都是方便的。沒有那些方便法，現在就馬上直接講這真實法，沒有任何人能夠懂，所以由前面四十年講的這法門，大家聽了之後，從那裏顯示出來這個理很深，現在要

講這道理跟前面都不一樣的。所謂真實法，就一個說法，沒有其他那些法。其他前面所講的，這樣說那樣說為了大家聽不明白，他用種種方法，從多元的、多方面的來解釋，無非是顯示一真法。在這裏要講最妙的法，跟前面都不一樣，這法，佛所講的，言是不虛。不虛是一絲一毫的虛假、虛妄都沒有。這是釋迦牟尼佛在告訴舍利弗，這是確確實實一點虛妄都沒有，全是真實法。既是真實法，所以是要信。在這裏勸舍利弗，勸在會的大眾，因緣成熟了。因緣成熟是成熟，還要從那裏注重呢？從這信字，不相信還是沒有辦法，一定要信。

這裏為什麼要勸法會上那些聽眾？就聲聞小乘弟子們，勸他們信。我們想，為什麼要勸信？後面有比喻的。祖師注解把後面比喻在這裏說一說，這比喻是什麼呢？古時候有一個人很貧窮，離開他的家很久了，也不認識自己家了，家裏老父親也不認識了。他家裏老父親，非常富有的，家裏錢財自己數都數不清，各種珍貴的寶物太多太多了。有一次，這老者，看到貧窮的兒子在外面沒得吃，什麼都沒有，一看我的小孩怎麼落難到這樣，趕快派人把小孩子叫回來，這小孩一看不敢來，然

後叫人趕快把他抓回來，愈是抓回來，那貧窮小孩愈感覺不得了愈害怕了。老者看這不是辦法，就放他走。放走以後，怎麼辦呢？就暗暗派人穿著也是破破爛爛的衣服跟窮人差不多，跟他接近說：你這一天在外面做苦工多少錢？他說：我一天錢很少。老者派去的這人就說了：我介紹你，有一戶人家，你只要肯勤勞工作，給你好幾倍的工資。這窮子說：好，就去吧，你去的時候，就替老者做家事。做什麼家事呢？掃掃地，清除清除家裏面那些灰塵，洗刷洗刷這些事情。久而久之的因緣成熟了，再叫他管理家裏這些金銀財寶，等於叫他管理家裏財產。他這職位更是升級了，管理雖然那麼多，在這窮子，他的兒子心裏說不是他自己的，還是老者家裏的。必得到最後因緣成熟了，老者才告訴他，也告訴他家裏人，這真正是我的兒子，我家裏所有錢財寶物全部交給他，由他來繼承。那就是真正妙法，比喻這個佛法。釋迦牟尼佛把這妙法，交給在會的大眾。在這以前，要直接把妙法交給聲聞眾，就像那貧窮小孩不敢接受，那裏敢相信？到這時候，那窮人在老者家裏管錢財寶物，就隔了一層，還是不相信家裏財產是自己的，如果要相信是自己的，老者就直接給他了。所以在這裏講佛法，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汝等當信佛之所說」，講妙法，到這時候

你要相信，這個妙法都是你們自己的。以前你不敢承受，講四十年都是引導你，讓你一天一天跟真實妙法接近，到現在你還不敢完全承受，你首先要相信，相信是真相妙法，是自性中所有的，這就好辦了，所以在這裏勸信。

這個勸相信實在重要，這信字在佛經也講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，信就我們學佛人來講，是學道的根源。學道學佛要有功德，信就是功德之母，一切功德都從信字裏面生出來的。所以馬鳴菩薩著作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，起信叫我們開發自己的信心。信什麼呢？信自己有真如本性。為什麼這樣難呢？這什麼學問都要研究，不肯研究不行。研究還要虛心去研究，不是說我們一看這經，這文字，一看就明瞭了，不是這個講法。信是什麼呢？比如說我剛才舉的例子，雪公那一首詩叫真空觀，真空觀，我們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就怕遇到現實利害的境界來了，信遇到利害現前的時候，通不過，經不起考驗，那信字就沒有。那個真空，真正深信萬法皆空，這世間你一看，一切一切都是歸到本體，都是歸於真空裏面去。既是這樣，對於這個理、這真理，對於這個真理深信不疑的話，在世間，比如說個人，自己與他人有什麼小的利

害不能夠放棄？就是雪公寫的詩裏面，楚漢相爭的時候和後來漢光武跟王莽作戰的時候，自自然然不用爭。除了這個以外，每一個朝代，古時候中國的、外國的，那一個國家都是如此，遇到這個境界現前，他就不相信了，當然歷代帝王不必說他沒有學過佛，純粹是凡夫俗子，雖然後代人都覺得這個人是大英雄，了不起的，實際上都是凡夫俗子，這不足以談論他們。就是學佛的人，遇到把天下讓給他，這不得了，把天下讓給我，求之不得，或者自己原來在政治上有了地位了，保持這地位，還想再繼續競選，有這觀念的話，那你學佛，學的年歲再久，從小孩子學，學了滿頭都是白髮，像這樣也沒有用，不能入門。境界轉不轉得過來呢？轉最重要的是要相信，相信世間萬法皆空。這個就是前面講的四十年方便法，你一相信，這妙了，一相信到現在講真實法，前面那些方便法都是一真一切真，全部都是妙法。覺與不覺的問題，真正發了大心，一覺悟的話，都是妙法了，這要能信。深信不疑，這境界就能轉。

萬法皆空這是一邊的，還要觀萬法皆假。萬法皆假，普通凡夫就被假相把我們

纏縛住了，生死不能解脫。學佛把這假法都觀察清楚了，世間一切假法都了解了，生死怎麼來的怎麼去的？怎麼了？成了佛以後，對於自己、對於一切眾生，都能了解從那一道來，到那一道去，成佛以後自己生死自主。這兩者一空一有，然後中道把空有兩者合起來妙觀，妙觀才能直接的開發自己真如本性。自己真如本性開發出來有什麼好處？這個由空觀不執著世間萬法，不執著就成就自由了。有妙觀可以說法度化眾生，眾生所知道這個法，他沒有不了解，眾生的生死他也了解。自己度化眾生，這一生在那一道？度那一種眾生？將來到那裏？有成就的人他都知道。為什麼都知道呢？自己真如本性開發出來，本性裏面說空是寂然不動的，歸到本體；說到有，什麼都可以有，只要自己證到實相，證到自己真如本性，你要什麼有什麼，生死都能自主，世間這些，隨便可以變化。凡夫俗子不能變化，他被假相纏縛住了。成了佛的時候要變什麼就有什麼，這才是真正得大自在。這種真實法我們工夫不到，從信字可以往裏面研究，沒有信字就談不上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第三十五講

舍利弗·諸佛隨宜說法·意趣難解。所以者何。我以無數方便、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辭、演說諸法·是法、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·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

現在我們看舍利弗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叫舍利弗，上回說過了，從〈方便品〉到後面還有針對舍利弗來講的。舍利弗在聲聞眾弟子之中，他是智慧第一，所以在這一部分，講這個法他能夠了解，在這裏針對他說，「舍利弗，諸佛隨宜說法」，諸佛，釋迦牟尼佛說不但我是這樣，凡是已經成佛的那些佛，他們要說法，說法什麼呢？「隨宜說法」，宜是聽法學佛的人，那些學佛的人，他的根機不同。有上等根機、有中等、有下等的，各不相同，佛說法，也隨著機宜來解釋。這個上中下三種根機，天台宗有很多分析了，比如說那是逐漸逐漸的，那是合乎藏教的、通教的、別教的，這都是根機的不同。最高是圓教弟子，那不得了。概括講上中下三等的，諸佛隨這

機，那一種根機應該說那一種法。說那一種法為的是什麼呢？既是方便法，藉著根機不同，說不同的方法，就是把他引導到真實法。

比如說釋迦牟尼佛在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其餘的講了很多，有阿含、有方等、有般若，最初一開始就是華嚴，這都是隨機說法。方便的方這個字，你要寫成篆字就知道了，是兩條船併在一起，兩條船併在一起，它乘載的能力很大，可以度化很多的眾生，從生死海到涅槃岸。這方是一個工具，你沒有這船，眾生在生死海裏面，怎麼脫離這生死海？必須要這船。這船是比喻的話，就佛在世講這法，用言語講出來，言語就是方。後來弟子們把佛的言語，用文字記載下來也是方。我們今日之下要學佛，不研究經典怎麼知道呢？這經典都是方，這叫方便。有了方就便利了。這個方便，諸佛都用言語把其餘那些法門都說出來，用意就是引導他了解《法華經》第一等的道理，就是《法華經》的妙意、妙法。所以說是「意趣難解」。為什麼要隨宜說法呢？為的諸佛要說《法華經》，這妙法你要問禪宗祖師，什麼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你會了沒有？會的是什麼？會就是說意會，你的意思能不能領會到真

實的法。意趣，你這聽佛說法的人，對那個真實的法，也就是妙法，很難領會的，很難領會就難以了解。為了真實的法「意趣難解」，所以先要隨宜說那些方便法。

接著就解釋「所以者何」，這一句就是解釋前面意趣難解。佛要講真實的妙法，意趣難解，為什麼意趣難解呢？經文問一句「所以者何」，下面就解釋了。「我」釋迦牟尼佛自己稱呼自己，「我以無數方便」，以就是用，我用了無數數不清的方便法。還有「種種的因緣、譬喻言辭、演說諸法」，這釋迦牟尼佛自己拿他用這些方便法說出來，說那些諸法。就是解釋前面諸佛隨宜說法，為的是要引導聽法的人，要能夠會歸到意趣難解的妙法。這諸佛隨宜，釋迦牟尼佛拿他自己來說出來，說出來解釋諸佛為什麼要用方便法。

接著就說「是法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，這就把前面諸佛隨宜說法，釋迦牟尼佛自己用無數的方便說這諸法，為什麼呢？接著就講：是法不是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諸佛才能知道，以上是一個小的結論。

這解釋前面，意趣難解真實的妙法，所以說是法。這個《法華經》的妙法，「是

法」這個法是什麼呢？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思量就是我們普通人用自己思想來考量，來衡量來研究，這就是量。分別，更淺一點，比如我們第六識就是分別意識，第七識是思量識，這個法不是思量也不是分別所能解的。我們普通人第七識在那裏思量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只知道第六識的分別心，這分別心是虛妄分別。這虛妄分別一般研究心理學的人，他不知道這虛妄分別是那一種心理的作用？只有佛法分辨得很詳細，第六識也就是意識，它是虛妄分別的。一般人我們看認識這個東西，認識那個東西，人類社會各種所辦的事情，各種假相，我們一般人不過是研究認識這些假相而已，辨別也好，什麼也好，都是那些假相。對真相，比如說你第六識，你這思想意識再怎麼細密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沒有辦法接觸到真實的法。真實的法是什麼呢？叫作無分別。認識真實的法，要用無分別智，無分別智不是用言語來辨別，也不是用思想在那裏研究。

凡是能夠研究、能夠分別的話，那些相都是假相。假相什麼呢？有生的有滅的，不是常久的，都是無常法。根據這個解釋，各位想想看，我們處在這個環境，小的

環境一個家庭，大的環境是社會，人事上面的環境，講自然的環境，我們這地球，地球外面有太虛空，太虛空有多少像我們地球的這種星球，數不清，這個都是無常法，都是假相。假相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？由父母生出來的，各位聽了就奇怪，人是父母生出來的，這天地日月星辰也是父母生出來的嗎？就是父母生出來的。禪宗叫你參，什麼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，禪宗叫你參不跟你解釋。我們研究教理的人可以解釋，天台宗講：有見思惑、有塵沙惑、有根本無明。這個見思惑、塵沙惑、根本無明，從初淺的到微細，微細到根本無明最初的一念之動，起了一念不覺，起了三細相。三細相最初就是業相，動一動，一動就有業相，然後有見分、相分了，有境界相。業轉現，第一是業相，第二是轉相，第三是現相，這業轉現是從無明來的。天台宗講，我們學佛的人，見思惑斷了以後還有塵沙惑，塵沙惑斷了以後，就把無明一層一層斷，斷到最後，生相無明也斷了。那天台宗也講，這個時候登上涅槃山頂，登上涅槃山頂辭別了、拜別無明的父母。父母未生前是無明，無明就是我們眾生的父母，山河大地一切都是無明生出來的，由無明這父母生出兒子女兒，他們的思想都是虛妄分別心。你想想看，斷了生相無明了，我們學佛人把自己本性才

完全開發出來了。

有父母才有這生命，有生命，有生就有死，才有生死。辭謝了無明父母就是無生，從此以後就是無生，無生就是不生不滅了，就見到自己自性了。這個自性無處而不在，你覺悟的時候，那裏都是自己的本性。這個本性，要問問看，誰能夠用他的虛妄分別能夠了解？你不但用言語文字不能夠了解、不能辨別，就是用自己思想來想像，也想像不到。你一想像就著了相，一著了相，那相都是無明生出來的假相。這個了解了，「是法」，就是妙法了，指的我們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，這個法不是思量分別所能了解。為什麼？只有斷了最後的生相無明，全部這些都破除了，就覺。覺有一層一層的覺，有始覺、有分證覺、有究竟覺。生相無明一破除，就是究竟覺，叫大覺。普通講佛是大覺世尊，「唯有諸佛」，唯有大覺世尊的諸佛（凡是成佛了，都是大覺世尊），「乃能知之」，他們才能夠知道。要注意「知」這個字是什麼呢？不是講思量分別，知，它是真的，這個知是真知，這個知不是分別來的。

這就說明《法華經》所講的真實妙法，不是用思惟分別能夠學好的，能夠了解

的，必須諸佛才能知道，諸佛什麼呢？諸佛他有無分別智。所以我們學佛，凡事不要用虛妄分別。現在有些學佛的人，他在世間受了一些教育，文字也有相當的造就，他就一本一本書著作出來了。你著作要是符合經義也好，只是他憑他的分別心，虛妄分別心寫出來，寫出來講的佛法，但實在是邪說，邪知邪見的。我不必詳細說，各位看看外面的那些著作，你就知道了，那就是用虛妄分別心寫出來這個書，說是弘法，其實是謗法，在座各位總要把這個辨別清楚。真實法不能夠用虛妄分別心來研究，我們起心動念都是虛妄分別，那怎麼辦呢？唯一的辦法，根據經、根據祖師注解，這就不會錯誤的。祖師注解，比如說經文每一個字或是每一個名相，翻成中國字有一種按照原來梵文的音譯出來的，有的沒有把意思譯出來，為什麼呢？它這名相含的意思很多，你要翻成中國的意思，翻一種而掛一漏萬，所以含多義的這些名相，它就按照這個音譯過來就好。祖師在注解經的時候，在講解的時候，他選擇這個名詞用在這部經裏面，他就把經文上下意思把它對照起來，在這裏應該作這個解釋；換一部經，在另外一個地方又作另外的解釋，他是這個意思，所以經文裏面含義多得很。為了這個原因比如說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都是虛妄分別心，既是虛妄

分別心，不可靠。我們只有根據祖師的注解，從這裏面研究，不會錯誤的。

剛才我提到有人，他寫了很多書，他毀謗祖師注解、毀謗現在各道場講經說法的高僧大德，在他看來這些道場、這些高僧大德都不行，比不上他。甚至祖師注解也不對，只有他寫的書才對，你看看狂妄到什麼程度，問題就出在他相信他自己的虛妄分別，祖師注解，各道場高僧大德所講的，他一概不相信，都否定。這個造業不得了，各位年輕的學佛人，他這些書在外面流通，可以說是暢銷書，你看看就知道，辨別一下。因此，我們研究佛經，無論是研究普通法門各宗，禪宗也好、天台、法華這些各宗，都是普通法門，特別法門就是淨土法門。無論是普通法門、是淨土法門，你總得憑祖師注解的經典，這才可靠。離開經典或者是否定祖師注解的，那都是邪魔外道講的話。這一定要辨清楚。

我們今日研究經的時候，難處在那裏？過去祖師注解都是文言文，拿《法華經》來講，最具權威的就是智者大師，智者大師以後，他的弟子還有好幾種注解，智者大師注解的以至於明清之間蕩益祖師，他把智者大師的注解簡化簡化，成為《會

義》，也是文言文寫的。所以今日之下，我們一般年輕朋友要學佛，是比較難一點。各位你真正要發心，自己要求成佛，也要幫助人家成佛，就要行菩薩道。你要發心行菩薩道，必得要深入經藏，自己研究經典，深入經藏第一個工具，你要在文言文上面下工夫，自己寫不出來沒關係的，能夠寫出來當然更好，寫不出來，最低限度把古人的文言文能夠看得懂，那你這受用就無窮了。所以雪廬老人一開始在台中弘揚佛法，他是除了講佛經，也講儒家的經典，另外開辦國文補習班，叫大家學文言文，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。你們現在在學校讀書，學校課本還有文言文嗎？既然有文言文，你不要像現在教育家們，文言文不要了，大家國文課本一律用白話文就好了，這些話你不要相信。你要真正想弘法利生行菩薩道，文言文多讀幾篇，讀多了，祖師注解的經，連經的本文，你才有辦法、才有能力能夠看得明白。

接著就講了，為什麼真實法這麼難懂，必須說方便法？因為不是思量分別所能了解的，必須成佛以後他才能知道。成佛之後，知道是知道，佛自己知道就好了，為什麼還要到世間來呢？就拿釋迦牟尼佛來說，釋迦牟尼佛那裏是這一生才成佛？

而且這一生成佛，凡夫眾生研究佛教史，只看到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，在他的國家一棵菩提樹下成佛了，這個成佛是現老比丘相，凡夫眾生心量有限，只能看到現在的相。而實際上，大菩薩看到的不是在菩提樹下一般人看到那個相，而是那個萬德莊嚴的報身佛。那個我們凡夫眾生看到的報身佛，就像我們房屋的小螞蟻看台灣玉山一樣，你問螞蟻你看到玉山了沒有？牠絕對不相信，你就把牠拈起來，帶到玉山去牠也看不到。我們凡夫眾生對於報身佛就是這樣子，看不到。再說凡夫眾生看到佛的身，大菩薩看的是報身佛，這報身佛也不是這一生能夠成就的。這部經講他本地的時候，本地是他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多少劫數？我們凡夫數都數不清的。所以他成了佛，現在就問那麼久遠時候都已經成佛了，成佛自己可以享受了，生死問題解決了，為什麼還到世間來呢？佛，絕對不是凡夫眾生虛妄分別心所能了解的。不但佛我們不了解，中國聖人，孔夫子我們也不了解。孔夫子聖人也不是這一生才是聖人，他也是多生多劫以前就成了聖人，你要問孔夫子你已經成了聖人，您為什麼在春秋時代又到這世間來，為了什麼呢？這總要問一問。這裏各位看一看，下面經文就講了：

所以者何。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、出現於世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，妙法諸佛他都知道，諸佛知道就好了，他為什麼又到世間來呢？佛說：「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」，這一條非常重要。佛是成了佛以後，他自己分段生死，變易生死都了了，都沒有了，就剛才講的，天台宗講的登上涅槃山頂，拜別了無明父母。生死沒有了，他為什麼還來？生生世世再到世間來，為的就是「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」。這就說明佛不斷地到世間來，我們中國孔夫子聖人也是不斷的到世間來，從前儒家也是這麼說的，佛家也是這麼說的。佛不到世間來，世間是一片黑暗的。太虛大師作的〈三寶歌〉：「人天長夜」，佛不到世間來，人天就是長夜是黑暗的。儒家也是講：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。所以佛到世間來，就等於天明了，叫人家醒了，這是比喻的話。到人間來就是教人家開智慧，解決生死問題。孔夫子到世間來也是一個目的，也是把長夜的黑暗，把它驅逐掉，叫世間人醒過來，覺悟過來。覺悟過來，儒家也是教人家了生死，一致的。所以大乘佛法到中國來，就很快推行出來，為的是中國孔夫子把大乘佛法，鋪路鋪得

很好。其他南傳佛法它不是，它盛行是小乘法。所以看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」。

「以一大事因緣」這意思就很深了，請看第九張講表最後一段，各位拿出來對照看看。最後一段講「出世義釋」，出世的意義就講佛出現於世，他有什麼意義呢？釋就是解釋，這張表就解釋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它的意義。

這個表就是把這句話，一個字一個字分開來解釋，「一大事因緣」先看「一」字，一是什麼呢？就是一乘法，這經後面也講到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、亦無三」，二、三都是方便講出來，講二講三，還有講五講七講九，那些法為的就是方便學佛的人，能夠了解這個一乘法。所以一乘實相，一乘法講的就是實相，實相就是真如本性。這個實相是不思議的境界、不思議的智慧。境指的它的真實理體，智由理體發出來的作用。這種不思議的境界、不思議的智慧，都是指的實相。這實相，《法華經》講的一乘法，就是叫我們學這一部《法華經》的人要了解。我們現在凡夫不了解，不了解後面有講的，佛到世間來，就是「開示悟入」，把這法門「開」開來，

開開來還不算，還要指示學佛的人，指「示」，然後學佛的人還能夠覺「悟」，覺悟還不算，最後還要能夠證果，證就是「入」，開示悟入，這後面講。現在講「一」，這是一乘法，佛到世間來，就是把一乘法讓我們能夠了解，了解一乘法就知道我們自己有實相、有真如本性。

這一乘法不思議境界、不思議智慧，有簡單的說、有詳細的說。這根線牽下來各位看看有「廣」有「略」。「廣」是詳細的講，廣什麼呢？無量的法門。「一」，無量法把眾生世間，依報山河大地這些環境，全部把它包含在裏面。這無量法是什麼呢？歸於一，無量法就是一個法。比較好懂的說：一般講十法界，十法界包括正報、依報，比如說人道的正報，人類所處的依報環境，其他各道如此，菩薩都是如此。這一切法無量，數都數不清，歸到一個法，一法就是一乘法，把這個歸於一，萬法歸一。換一個名詞講一講：萬法就是無量法，無量法就是一法。怎麼是一法呢？就是你研究佛法的人你要覺悟，覺悟什麼？無量法能夠會歸到一法上去，詳細說是把無量的法，萬法會歸到一法。

那麼「略」呢？把它概略地講，概略講前面講十妙法，前面講有十種妙法就是一妙法，這多麼簡單，這一妙法就指的真實——我們自性的妙法。再概略的說，再把它分一分，分四種。四種什麼呢？「教行人理」，教法就是三藏十二部這些經典所說的，最後就是一乘法。行指修行的人，修行人是大菩薩，大菩薩法是修行的。人是什麼呢？為了這人，他能夠了解佛所開示的這個妙理，就是實相，對這種人說的。理就是指的諸法實相。分開說有四種，這四種分別講了之後，還是歸於「一」，教行人理還是圓融一體，就是一個自己的妙法。

一大事因緣，這一，這個意思是這麼講法。「大」呢？看表「其性廣博無際」，大就指的諸法實相，也就是我們自己，每一個人都有的真如本性。這個真如本性這個性是廣博無邊際，沒有邊際。《楞嚴經》所講的「盡虛空徧法界清淨本然」，無所不在的，這是廣博無際的大。

「事」是「諸佛出世化導儀式」，釋迦牟尼佛出世、其他一切的佛出現到世間來，他教化眾生、引導眾生來學佛，引導眾生，特別是學《法華經》這個實相、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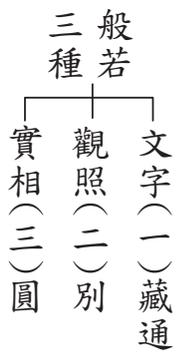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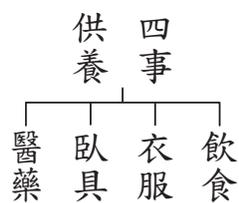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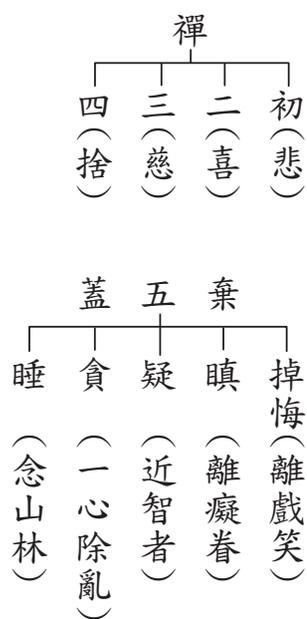
這個法，種種的儀式，這叫「事」，事情。事情與前面「大」是不相同，大是講它的性質，三藏十二部這教理它有它的性質，這事是儀式。

「因」是什麼呢？「眾生善根有此機感」。眾生善根，這根機、這善根發出來了，有了這善根，能夠跟《法華經》相應的時候，就能感應佛到世間來說這部經。「緣」就是佛那一方面講的，「諸佛」，一切佛，他到世間來就是「乘機應赴」。就是因為眾生的善根發出來了，有善的根機在那裏感，諸佛就應了，正好應著眾生在那裏感，這叫作感應，這是因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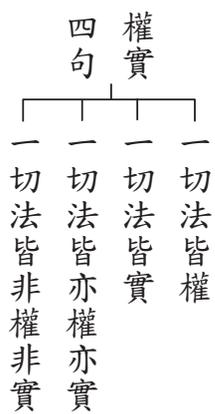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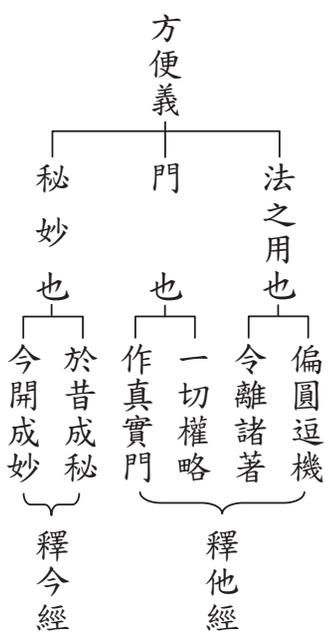
佛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佛到世間來這因緣，他的用意就在此。後面還要詳細地再分析，佛為了這一大事因緣到世間來，目的是使眾生開示悟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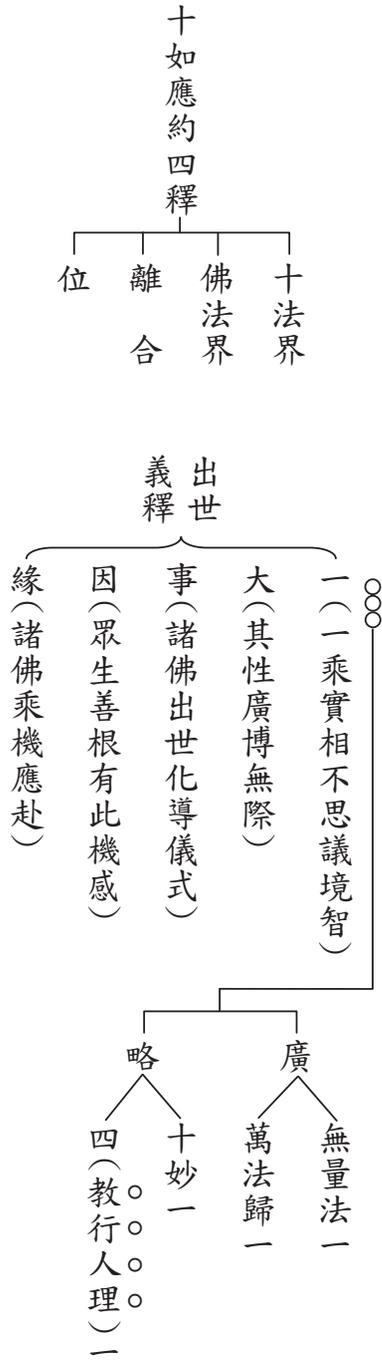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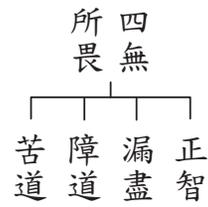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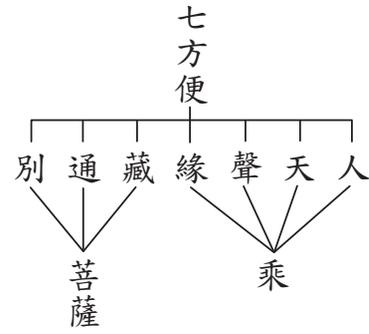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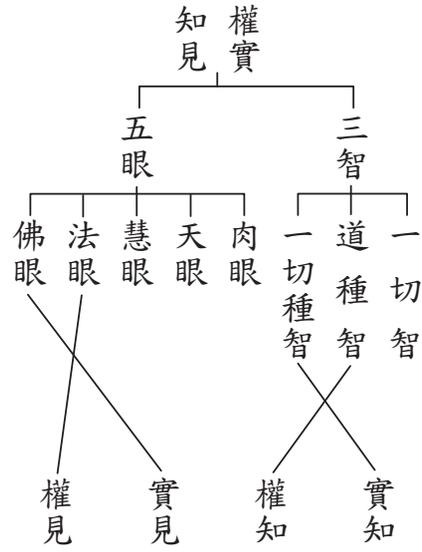
妙法蓮華經講記(二)

妙法蓮華經講表 (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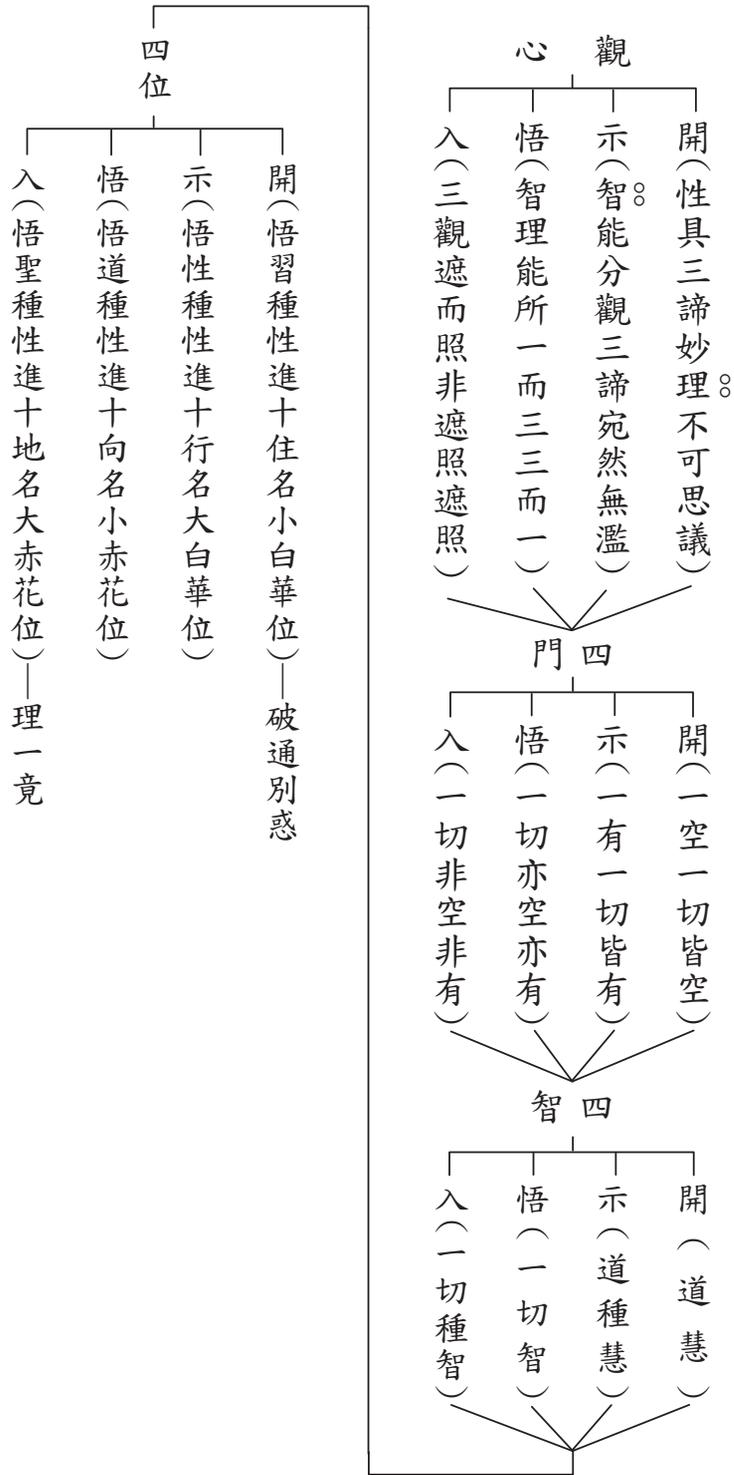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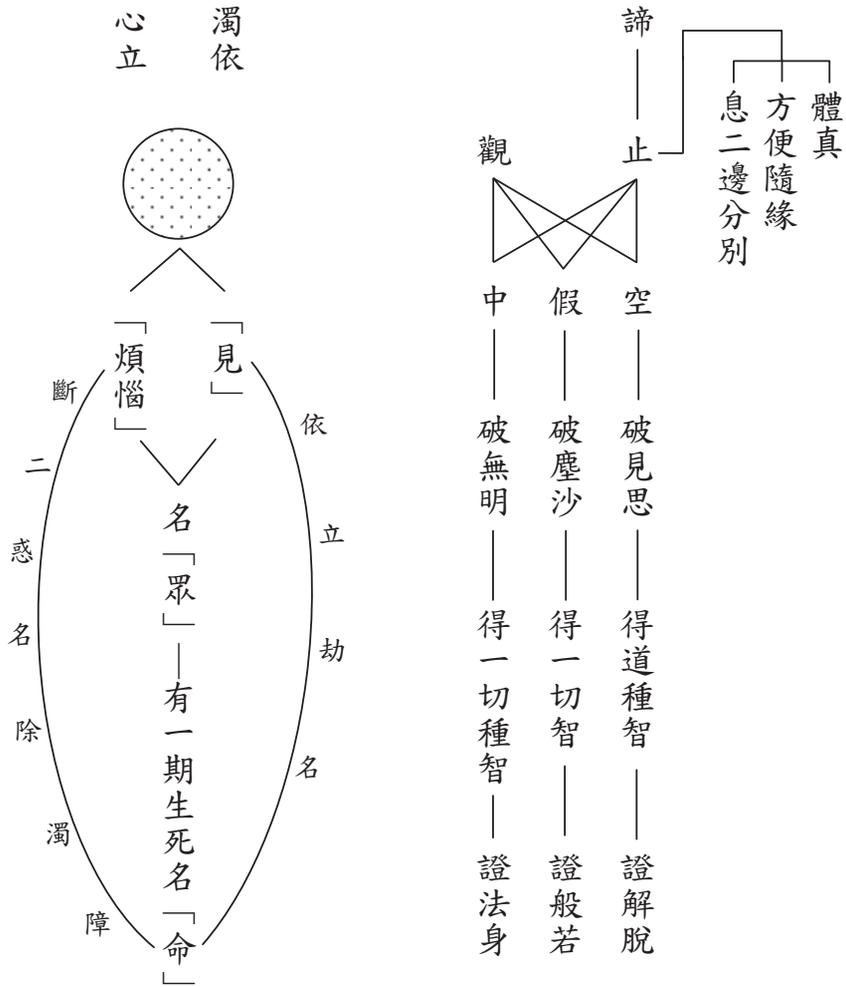
◎方便品




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十)





(此不能直說一乘實義
因障而不了)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二）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妙法蓮華經講記 / 徐醒民講述. -- 彰化縣花壇鄉：
雪明講習堂，2015.06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5814-81-6（第2冊：平裝）

1. 法華部

221.51

104009864